

[校園，友誼，純愛]那夜晚上，我 又被鎖在學校內（永不爛尾）

作者: 久田未來

第一章 某個懶惰的學生

一樣的走廊，喧鬧的班房，成群的學生，一切一切的光景對於他來說是如此的熟悉，又有絲許的煩厭。

這種矛盾的心情充斥在他的身心各處，於是他也沒有打算去面對，反正對他來說，生活就是如此的樣子。

現在是，將來也必定如此。想到這裡，他就感到身心疲憊，身子就慢慢的軟下來，整個人倒臥在桌子上。就這樣，時間慢慢流逝，黃昏也將漸到來。絲微的光絲滲到了他的眼簾內，不情願地打開了那雙眯得像是線一般的眼睛。

而然，在眼光的餘光照到了那個漸漸步近的人。

他緩緩地接近桌子，也猶如平日一樣，到這個時候便會出現，輕輕踢踢他的桌子，找他閒聊個幾句。於是今日也是如此。

「嗨，彬哥，再不走的話就會像上次一樣，被鎖進學校裡了哦。」

「呃...都這個時間了阿...辛苦班長每次都來叫我..」

就這樣稱呼他們吧，彬哥和班長，他們兩人算不上是朋友，但也算得上是能搭個嘴的伙伴。班長感覺到彬哥比平日還要更沒生氣，突然調皮一笑，像是想到什麼的。

「吶...彬哥，你每天都不離開，應該不是因為什麼家裡關係不好，或者是等著女孩子經過關心你吧？」

班長語畢，卻忍不住笑意，大聲地笑了出來。也許是彬哥睡糊塗了，他只是擺出一副無奈的樣子。

「沒..沒啦，只是因為...回家也沒有什麼事好幹，不如就順便小休一下，免得跟別人逼巴士。」

彬哥說得結結巴巴的，這又逗得班長再次大笑一番。

「曄...彬哥，看來你也滿寂寞的呢，要不找個女朋友，怎樣？」

看來彬哥已經懶得理會他。

「呃..你今天特別累也是因為昨晚在洗手間顧著看女朋友吧！」

「才不是！」

彬哥終於抵抗不住，站起身來否認班長這些無謂的推測。

於是兩人就不斷說著一些有的沒的，分針也慢慢往後郁動，看來他們今天又得八時才回到家了。

也許，這些就是彬哥唯一感受到的生活吧。

是拯救，還是私慾？

這天，在熱鬧的市集裡發生了一件小插曲。一名婦人跑得氣急敗壞，正在追著那倆仿似永遠不會拉近距離的黑色電單車。

乘在上面的男人穿著一身全黑衣帽，電單車的後座掛著一個看起來非常奢侈的手袋。

男人跟電單車的車身仿佛融合了在一起，遠處看過去就像是一個黑影在奔跑。

男人微微抬起護目鏡，往後一看，發現婦人早已消失在視線範圍，他只是輕輕冷笑，重新向剛剛得到的「戰利品」看了一眼。

看起來像是一個專業強盜的他，經驗告訴他，在這裡加速的話，不會再有人發現他剛剛所做的一切。於是，他便開始臥下身軀，準備加速。

男人回想起剛剛自己的完美計劃，能在電光火石之間搶去手袋，現在更加是全身而退，不禁沾沾自喜。

突然，好像有什麼不太對勁的事發生了。

男人臉上出現了恐懼的表情。

「混帳。」

「人渣。」

「所以說人類..沒救了。」

這樣的細語不斷在男人耳機徘徊。

他知道自己不是幻聽，很清楚聽到剛剛的話。

令男人恐懼的不是其內容，而是為什麼突然自己會聽到這樣的聲音，而且現在還是在駕駛中，極度專心的情況下，男人開始覺得有點害怕，反正婦人也不再可能追到自已了，倒不如先停下整頓一下心神。

但是電單車沒有停下的意慾，儘管男人不斷剎車，但是情況沒有任何改善。

漸漸電單車的行軌變得飄忽，男人帶著極度驚恐的表情，與電單車撞向路邊的石壘。

他身躺於血泊之中，左腳鮮血直流，看來是卡住了。

流露著痛苦神情的他，慢慢將視線投放到一邊染上鮮血的手袋上。

「噠。」

「噠。」

「噠。」

一聲又一聲的腳步聲，迴響在他的耳邊。

一個人。慢慢有一個人進入了他的視線範圍。

男人用盡氣力，把頭抬起。眼前的，只是看起來毫無意樣的女孩子。

不對...她的身後..帶著一對翅膀。

「像你這樣骯髒的人，還倒不如都死光好了。」

少女慢慢轉過身去。

「算了。」

語畢，少女便從男人的視線範圍消失，再沒有出現。

隨後不久，警車和救護車的警報聲充斥著整個城市。

渺小自卑的他

「你知道嗎？昨天有個小偷被抓了！」

「好像是因為...電單車失事吧，搶劫前還不檢查清楚，真夠笨...」

「本來在光天化日搶劫已經夠笨了吧！」

似乎因為昨天市集的事件，班房都傳出一陣又一陣的討論。

此時的彬哥罕見的把身子坐直，看似一臉專心地翻著一頁又一頁的雜誌。

雜誌看起來非常普通，只是一本隨處可購得的體育新聞雜誌。

但是平日懶散的彬哥竟然會因為閱讀什麼的而打起精神來，難免吸引到一些目光。

但彬哥像是沒有在意，繼續翻看他手上的雜誌。

當然，班長也是其中一個在意彬哥的人。

「噢，彬哥，在看些什麼呢，難道是裡面還放著另一本奇怪的書嗎？」

也猶如平日一樣，班長又再走到彬哥身旁，說著些有的沒的。

彬哥眼睛卻沒有離開雜誌，只是隨意說道：

「好像是吧...」

「真沒趣...」

班長感覺自己像是被敷衍一樣，轉身就走。

「對了，我下午有事要做，六時左右應該不在這邊，你照顧一下自己吧。」

像是叮囑一般的話語，對於其他人來說應該也算滿耐人尋味的吧。

「砰！」

隨著清脆的開門聲而來的，是這班的班主任，陳老師。

聽說他很嚴格，也非常不喜歡懶散的學生。

對於他來說，這樣的彬哥絕對被視為眼中釘。

「彬。」

果然，陳老師進來馬上喊出彬哥的名字，但彬哥卻不為所動，繼續把眼睛盯在雜誌上。

此時班上的氣氛已經從剛剛的嘈雜變得...一片寂靜。

眾人好像是期待著什麼事發生，又像是害怕著陳老師似的。

彬哥感受到異樣的目光後，終於把雜誌給合起來，緩緩地站到陳老師面前，輕輕點頭，轉身便打算離去的樣子。

兩人只是對望了兩秒，奇怪的是，陳老師卻沒有像眾人像想一般的一樣憤怒。

陳老師只是輕輕將目光移開，輕聲的道：

「彬，等下放學我會來找你。」

但他只是輕輕停下腳步。

「陳老師，你下課後得去帶領羽毛球校隊吧，改天吧...我先去一去洗手間。」

從彬哥的口氣中，只是感到一點的失望。
想必他們之間必定發生過些什麼。

「彬，到底你想要的是什麼？」

因為如此，在場的人都像都鬆了一口氣。
彬哥只是隨便的洗了一下臉，凝視著鏡子。
水珠隨著臉龐流下。

「彬，到底你想要的是什麼？」

他回想著剛才的問題。
對他來說，每天只是重覆著一樣的事，沒有任何一點的意思。
可笑的事，他沒有自己的興趣。
如此的他，到底活來幹什麼？
那他想要的，是底是什麼？
只到想裡，彬哥不禁笑了一聲，對自己的無病呻吟感到可笑。
反正這就是現實，只要沒幹出什麼大事，就只是跟別人一樣，但他連「夢想」也沒有。
不，也許他也曾經有過。

再次盯看鏡子裡的自己，是多麼的可笑，渺小。

婷兒

少女的步姿非常優美，她哼著歌，輕快地演習著她的單人華爾滋。她看起來心情像是非常高興，帶著滿臉笑容，來到這所極為宏偉的建築物前。對比起其外觀，名字卻只是極為簡單地被刻在其門戶上，名為「神殿」。內部的裝修也非常誇張，一張一式到尾的紅地毯，金碧輝煌的裝飾品，如果是第一次進到這裡來，必定嚇得目瞪口呆吧。但這樣的情境對少女來說早已見怪不怪，也無損她的好心情。

「咦，婷兒，今天心情看起來很好阿？」

旁邊的女孩子問著，原來這少女名字叫作婷兒。於是婷兒就禮貌地停下，答著：

「對阿，剛剛到人間幹了些好事呢，父親正叫我過去，期待著他給我些什麼獎勵！」

興奮的婷兒愈說愈激動，好像急不及待的樣子。

「都幹了些什麼好事呢？婷兒？」

搭嘴的，是一個身型巨大的男人。他，應該就是婷兒口中所說的「父親」。婷兒看到他尋找的父親大人竟然直接過來找她，對她來說根本就是件好事，連腳下功夫也免了。於是她便口若懸河地道：

「父親大人！剛剛我不就到人間嘛，想要完成你交付我的差事。完成後打算回來事，卻看到一個敗類偷別人的東西，於是我就把他給抓起來了！」

婷兒自豪滿滿地說，但男人臉上卻沒有浮現什麼開心的表情。

「那婷兒，你是用了什麼手段呢？」

婷兒突然臉色鐵青，像是有口難言似的。

「快說！」

「好啦...不就改動了一下他的車輛嘛，令他沒辦法剎車而已，這樣的人給他一點教訓也沒問題吧？」

「萬一他死了呢？」

男人憤怒地咆哮著，打斷了婷兒的話。婷兒像是被嚇到了的樣子。男人看到婷兒這副樣子，只是微微地嘆了氣，把身轉過另一邊去。

「本來我們就不應該干涉現世的事..若果因為我們而害死誰的話...那我們與魔鬼又有何別？」

「反正他又沒有死...」

婷兒小聲的說著，但只換來男人的瞪眼。

「你知道人與天使的最大分別嗎？」

婷兒回答著：

「不知道，我只知道人當中會有些害群之馬，我也只是想他們過得更好一點阿！」

男人只是輕聲地說：

「天使一天觀察過萬個人，但從不自己參與事情，事後孔明總是簡單的。但人卻不是這樣，人正正不是完美的，所以面對困難時才會煩惱，會做錯。那個男人就算沒有被你抓著，他自然也會被人類所定的法例所抓到，一生受到責備，他逃不了多久的。所以阿，相比起我們，當人辛苦多了。」

婷兒回答著：

「父親大人，這我可不同意。也許這次是我過份了，但世上總是會有這種人渣，我們的責任就是改善人們的生活，能活得自由，安全。」

「但是你從一開始就沒有說話想要幫助那個婦人。」

婷兒像是嚇著了似的。

原來男人一直清楚著事件的來龍去脈。

「結果你只是把憤怒發洩了，沒有改變到些什麼。」

只見婷兒慚愧地低下頭來，一言不發。

對於婷兒來說，得到父親的讚賞可能是她的動力源。

可是被責罵的她，卻只有永遠講不出口的不甘。

一直努力為父親工作，一直毫無微言的自己，因為這樣的事被父親否定，對她來說，可必是不可接受吧。

突然婷兒的腳下像是開了個洞似的，隨後內裡發出極為刺眼的光線。

她像是嚇到了般，但身體卻動彈不得。

「父親大人！這..！這你是要幹什麼？」

男人帶著些咽喉聲，說著：

「婷兒，作為一個天使，你已經為我做得很好了。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你的成長，明白到天使的責任。」

「為什麼阿父親！我已經..我已經盡力了！你為什麼還要這樣對我..我只是想得到你的關注而已阿...！」

」

「不，婷兒。你想要的不是我的讚賞和關注，只是我的苛護而已。一個無法獨當一面的天使，又怎能為人帶來幸福呢。」

只見婷兒聲淚驅下，把拳頭緊緊握著。

「那...那我該怎麼辦呢？」

「找到，你真正想要的東西。」

「我將會送到你人界。而你的任務就是把你口中的壞人解決。」

「但..但我應該怎樣做？」

「把這些絕望的人，從所有的開始之前救出來，這樣的話，你也能明白到自己那缺乏的東西了吧。」

光線愈來愈光烈，婷兒的模樣也變得更加模糊。

「我不明白阿！父親大人！」

「你到達後，將會有一個新的身份，而每個人的記憶都會被作出調整，他們會被設定為認識你的。當你明白到一切的時候，我會把你接回來。」

「我不要阿！父親！」

婷兒用盡力氣吼叫著，但男人沒有看過他半眼。

想到這裡，婷兒思考著。

自己哭的原因，是因為被父親責罵，還是因為自己，要從這個任意讓自己胡鬧的溫室中離開呢？

改變人們？我真的能做到嗎？

我想要的東西...是什麼呢？

這樣的問題一直徘徊在婷兒的腦海。

剎那間，光線消失了。

婷兒也隨著光線的消失，化成一點又一點的微塵。

留下的只有那個站著的男人。

班長留的巧克力

寂靜的晚上，靜得只能夠聽到時鐘的滴答聲。
回神過來，彬哥發現班房裡只餘下自己一個。
看來他又忘神了，就從那個時候一直睡到現在。

「幹！我忘記班長今天有事要做，不會來叫醒我了...」

彬哥懊惱著自己的大意，但是現在他睡夠了，肚子卻一直扁著，離早上還有整整十個小時。但一想到就算離開課堂，學校大門還是被牢牢的鎖著，他又無力地倒臥在桌子上。

「我...到底在幹嘛。」

人總是這樣，明知道事情的後果，明明不希望一切由這種結局收場，但偏偏到了一切完結時才來後悔。

彬哥隨意伸手摸摸抽屜，找著有什麼能幫忙的。
咦，他好像摸到了什麼，一個像是方型盒子的東西。

「難不成是班長留了巧克力給我吃嗎？」

彬哥立即打開手機的手電筒，誰料只是一份普通的便利紙。
上面還寫著「小彬彬記得自己照顧自己喔！班長」
還帶一個伸出舌頭的調皮表情。
只見彬哥沒有感到高興之餘，還馬上把其捏成一張廢紙，隨手就把它給扔了。

抽屜裡餘下那本，普通的體育雜誌。
對於別人來說，也許就是那種永遠在便利店都會找到的普通書刊。
但對於彬哥來說，這一期的雜誌卻令他百感交集。
封面的內容是，天才羽手球手獲學界冠軍。
還印有他高興捧起獎杯的照片。
彬哥緩緩取出自己的銀包，看著那張很久很久以前放進去的照片。
照片裡，在彬哥旁邊的，就是那個天才羽毛球手。
四年前，彬哥因為受傷而放棄了打羽毛球。
現在無力握起球拍的手，只能抖擻地捏著照片，回想著當初喜歡打球的自己。

「有時我會想想，自己不打球後能幹些什麼。想著想著就變成這副德性了。邊想著要改變，卻邊變成這樣子了呢。最後就只會一天到晚睡覺，像是個廢人般。若果我連這個溫室也失去了的話...」

這樣的東西在彬哥腦海的某個地方不段浮現著。
不願去想困難的事，不願去面對難關，正正就是在溫室的人吧。
想必「溫室」就是指給予你責任的「學校」。
想著想著，自己也將要離開這個地方，失落的感情難以掩蓋。
那個名為結束的哀傷，令一向對所有事冷感的彬哥也有些許動容。
這時彬哥突然回想起陳奕迅唱的粵語殘片，好像沒有什麼關連的兩件事突然被串聯在一起。

「想想那舊時日子 像褪色午夜殘片 任何情節 今天多一種意義」

如此的旋律被輕輕哼出，在空無一人的課堂裡顯得格外響亮。
彬哥也奇怪地笑了。

「若果我也能...像班長一樣為別人做些什麼就好了。」

很快彬哥就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路，不再想些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

「咦？」

一些雜亂的腳步聲不斷在門外徊響，感覺好像愈來愈遠的樣子。
突然，課堂的門被急燥地打開了。
這所學校因為已經十分殘舊，課室的也還沒有被裝上鎖頭，因此其實是可以自由進出的。

「什麼嘛，班長果然不會扔下我一個人的。」

感到心頭大石放下的彬哥像是條懶蟲一樣放鬆地癱在椅子上，閉上雙眼休養一下精神。

「噠。」

「噠。」

「噠。」

「班長你來救我了嗎！太感動了...」

彬哥滿臉高興地，想著晚上回家得要好好帶著感激班長的心情入睡。

「你，這種時間在這裡幹什麼？」

這把聲音...是誰？
彬哥驚訝地張開雙眼，把手電筒照到那個人身上。

「幹嘛？好刺眼！」

眼前的，是一個黑髮的少女。
看起來很像在哪看過，但對她的印象像是空白一般...

「我認識她...」

「你到達後，將會有一個新的身份，而每個人的記憶都會被作出調整，他們會被設定為認識你的。當你明白到一切的時候，我會把你接回來。」

少女回想起男人對她說的最後一句話。
彬哥只是擠出了一句話。

「你是...婷兒嗎？」

陌生的晚上

尷尬的氣氛充斥在他們倆之間。
對婷兒來說嘛，眼前的這個人壓根她就不知道是誰。
對於彬哥來說，他只是感覺認識這個人而已，這種奇怪的感覺卻令他更加混亂。
於是兩人就一直在那個角落對視了大約五秒。
若果班長在的話大概又笑得半死了吧。

「欸..這是什麼情況？」
「我還想問你耶！你這種時間在這裡到底在幹什麼啦？」

婷兒沒有加以思索，便直接向彬哥作出反擊。
雖然她的語氣很強硬，但她內心卻被恐懼和不安所佔據了。
不知道何時才能回去，更重要的是，她現在只是個普通人，完全沒有搞清楚現況的情況下，令到她更加不知所措。
這一切一切都反映在她身體的顫抖上。
當然，彬哥也察覺了她一直很生硬的動作，以及那雙，充滿血絲的眼睛，明顯就像是剛剛才哭過來的樣子。
話說起來，這也應該是彬哥第一次與這個女孩子對話吧，想到這裡，這種不協調感就愈來愈明顯。可能是彬哥心思比較細密，總是把心神放在這裡無關痛癢的細節上，但他知道，現在應該就先安撫一下眼前這個女孩子。
於是他就鼓起勇氣，直言：

「那個...你沒事吧。」
「我好得很！」
「但你聽聽你的聲音...都這麼沙啞了，聲音也抖個不停呢...」
「...這是被你的手電筒弄成這樣子的啦！趕快離開這裡吧。」
「真是的..」

經過這樣普通的對話後，婷兒好像也慢慢冷靜下來了。
但她依然一頭霧水，把絕望的人從一開始前便拯救出來？那到底要幹到什麼時候呢..？那個人又到底會是誰？

「若不會是..這個男孩子吧？若果這樣就糟了...剛剛還讓這個男孩子看到我的醜態，現在要確立一個高低關係實在太過困難了...」

這樣的想法慢慢浮現在婷兒的腦海，此時彬哥又見到婷兒坐在一邊喃喃自語。彬哥只輕聲嘆氣，看來這晚得與這個...奇怪的女孩子渡過了。
一個普通的晚上，對他們來說卻是長得很。
而且是前所未有的長，因為要跟一個基本上是完全不認識的人渡過，不協調感充斥在他們之間。
而少女只是把頭扭到一邊去。
彬哥偷偷地看了看這個女孩子。又大又圓的眼睛，高挺的鼻樑，微薄的嘴唇，加上一頭烏黑的長髮，看起來絕對可以稱之為一個美女。
但現在她只是板起臉孔，像是苦惱著什麼似的。
彬哥想了又想，終於決定鼓起勇氣向她搭搭話。
不就那個嘛，反正那個女孩子一直在那邊也沒什麼事情幹，找點東西談吧。

事實上，只是彬哥對她生了點興趣，找些原因行動而已。

「那個...你這個時間在這裡幹什麼呢...」

換來的，只是一片寂靜。

彬哥也只是投以苦笑當作是給自己的回應，真可憐呢，這個男人。

突然少女瞪大眼睛，像是想到了什麼似的。

她想起了，她父親所說的話。

「把這些絕望的人，從所有的開始之前救出來，這樣的話，你也能明白到自己那缺乏的東西了吧。」

眼前的這個男孩...是她需要拯救的對象嗎？

反正對她來說，只要完成任務就能離開這個鬼地方，不止是這個課室，是指整個世界。

於是她也不加思索地開口問著：

「喂，你最近有什麼煩惱嗎？」

彬哥像是摸不著頭腦般。

「你突然間是怎麼了...」

「別問了！快說，你有什麼事令你很困擾的嗎？」

各種揮動羽毛球拍的畫面穿插在彬哥的腦海中，但對於彬哥來說，要跟一個不認識的女孩說這些有的沒的，好像也不是那麼的合適。

結果他微微眯起兩眼，邊抓著頭邊說：

「沒有啦...像我這樣人會有麼什麼煩惱..哈哈。」

「是嗎？為什麼你要說謊呢？」

彬哥被這突如其來的話給嚇到，立馬張開雙眼。

眼前的，是那塊接近完美的臉孔。

不禁令彬哥後退兩步。

「嘛，只是覺得你把自己不開心的地方給收起來很奇怪啦。」

「為什麼你會這樣覺得？」

「只是天使的直覺。」

「什麼東西...」

彬哥覺得眼前這個人實在有點奇怪，不禁把她與腦中的班長的形像給重疊了起來。說起來，也許只有他們會跟我講這麼多話吧。

「總之啦，如果一天，你有什麼不高興很痛苦的話，來跟我說吧！」

皎潔的月光從窗外射了進來，像是一條無形的分割線，把兩人的位置給分割開。

兩人的視線也漸漸的對接上。

彬哥像是個啞巴般，也不懂擠出半句話。

於是他就把視線給別過去，緩緩地抬起頭，凝視著秒針的郁動。

「還有五個小時才天亮阿...」

對，他只是懊惱著這樣的東西。

完美跟不完美

「吶...話說你怎麼會坐在我旁邊？」

彬哥又再懶洋洋倒臥在桌子上，只是身邊比平時多出了一個少女。

「座位表不就這樣編的嗎？」

結果他們就談了些沒什麼營養的東西，一整晚就過去了。
彬哥看到她那理所當然的態度，反上作出回擊。

「不可能！我記得我昨天明明就有試過把兩張椅子併起來睡覺！你怎會有可能是坐我旁邊！」
「把椅子併起來這樣事情也能夠做得出，你也是個奇才呢。」
「說回來...感覺總是很奇怪，到底我真的認識你嗎？」

彬哥的話正中婷兒的死穴。
婷兒打了個抖，她正想著，是底自己是否被發現了？

「嘛，彬哥本來就是個奇怪的人，看他昨天又被鎖在學校就明白了。這個月第幾次了？」

搭話的是班長，於是婷兒又因為這樣而得救從而鬆了一口氣。
而彬哥也把矛頭從婷兒移到班長身上，再用瞪眼以示自己的不滿。
突然班長把頭拉到彬哥的耳邊，輕輕說著。

「說起來...之前都沒有發覺原來你身邊坐著個這樣的大美人！以前一直都覺得婷兒沒什麼特別呢？」
「你不覺得有點奇怪嗎？」
「奇怪的是你啦，珍惜一下機會吧。」
「喂，在講些什麼有的沒的。」

忍受不住被無視的婷兒終於開口講話。
正當她想繼續說的時候，卻被自己止住了。

「對了...這個另一個男孩應該叫他什麼呢？戴著個紅色名牌...應該是個比較高級的人物。叫他會長應該沒有問題吧。」

這樣的小提示不斷浮現在婷兒的腦海。

「唉，會長，你得告訴這個男的，我坐在這裡是一直以來的事...」

語畢，但只是兩人對視，然後輕輕一笑。

「哈哈，現在連我也覺得奇怪了呢，婷兒你睡糊塗了。」

班長邊搖擺著身體邊笑著。

「我是班長啦，會長是比我厲害萬百倍的人喔。」

婷兒像是起了些興趣般，繼續追問著。

「他是怎樣的人呢？」

「他喔..成績好，運動也很好，為人友善，長得還滿帥的。總之就是很厲害啦。」

聽得頭頭是道的彬哥只是點著頭，但婷兒卻打斷了班長的話。

「那他是一個快樂的人嗎？」

「廢話！」

結果上課的鈴鐘打響，眾人也隨即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很快老師就進來點名，還特別提到了另一件事。

「下個月的開放日...我需要一個可靠的同學為我管理一下物資，有人推薦嗎？」

隨即一個男學生馬上站了起來。

他長得十分高大，他的行動贏得了全班的掌聲。

「會長好帥阿...」

「這下開放日要變得有趣了！」

「會長果然阿，太全能了！」

這樣的討論聲充斥在整個班房。

當然也傳到了彬哥的耳中。

這一切都被彬哥那看著。

彬哥受不了這樣樂也融融的環境，太不適合他了。

於是他便隨便借了個尿遁，稍微找個可以歇息的機會。

響亮的腳步聲在整個走廊迴響，引導著他的腳步。

一個完美的人被一個談不上完美的人所看著，正是那個情況。

看著他朗朗上口地談詞，溫文有禮的談吐。

就連眼前的男廁，也被掛上「維修」字樣的當眼掛牌。

「真是他媽的完美。」

習以為常的眼神

婷兒經歷了半天的上課日。
四小時過去了，秒針緩緩地郁動。
她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問題一切並未明朗，腦袋需要處理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帶著焦躁心情的她，現在卻只是平靜地看著黑板。
她思考著。

「老師們到底在說些什麼阿？」

看來，她完全無法吸收任何知識。
而在座也有另一位沒有吸收到東西的人，也就只是在婷兒旁邊而已。

「喂...喂，阿彬，老師到底在講些什麼？」

只見彬哥稍稍把頭轉過去，用眼神示意著「別煩我」。

「真派不上用場...」
「人們學的東西的這麼奇怪的嗎？」

那也難奇，讓一個沒有接觸過數學的人明白什麼是正切，餘弦只不過是天方夜譚。
這一切一切都反映在婷兒的臉上。
這次糟了，剛上課時老師好像說了要找一個人來回答問題。
婷兒第一次祈求著上天，祈求著自己的父親，希望老師不要叫上她。
於是她不敢抬起頭，希望就這樣把一切都糊混過去。
但是婷兒始終總是放不下心來，「小小瞧一眼」的想法出現在她的腦海。
於是她便慢慢地抬起頭。
在抬起頭的那個瞬間，婷兒想起了，父親以往掛在口邊的一句話。

「千萬不要相信自己腦裡的第二句話。」

因為婷兒，在髮端之間，看到了老師的眼光。

「完了，一切都完了。什麼事都沒幹成就要在這群人面前出醜。」

看著熟睡的彬哥，婷兒覺得一切都沒有意義了，可笑，一切也是如此的可笑。
早知道，她也睡覺好了。
凝視著旋轉的電風扇，一切都好像變慢了，時間像是被凝住似的。

「老師，這題我來答吧。」

一句話把婷兒從那個被凝固的世界中拉扯出來。
舉手的不是他人，正是在課室的另一端，擁有著自信神情的會長。
只見他用粉筆乾淨利落，把一個又一個的數字刻寫在黑板上。
一句比什麼都還要響亮的「正確」換來了全班的掌聲。
如果要說班上的風雲人物，會長毫無疑問就是那個人。

大概所有人都以他為目標吧。
在那個背影另一端的婷兒目不轉睛地看著會長。
看來她已經把會長當成救命恩人了。
只是對比起班上愉快的氣氛，老師的態度顯然有點分別。
只見他整理著衣領，徐徐道出。

「對了，同學們很抱歉，上星期的考試你們很有可能需要重考。」

突然出現的這句話瞬間把氣氛改變，陣陣嘩然的聲音起伏不斷。
在這個環境下，彬哥也只好把眼睛張開。

「原因是改好的考試卷無故失蹤。」

冰冷的字眼一個又一個鑽入了彬哥的耳膜。
抬起頭來，只見所有人的視線，都集中在彬哥身上。

獨腳金會有被注目的一天嗎？

「怎麼回事？」

「除了被偷以外...應該也沒有其他可能性了吧。」

「只有他才會待到半夜還不離開的吧？」

這個他，無疑是指彬哥。

在搞不清楚情況下的他，只是用著驚恐的目光看著其他同學，但議論的聲音並沒有隨之消失。

「我..？偷了試卷，怎麼可能...昨天晚上我一直和婷兒在一起...」

「對了，婷兒為我作証不就好嗎？」

「不是的！昨天晚上，我跟...」

像是要把什麼說出口似的，但又卻停了下來。

「婷兒不就會被一起被懷疑了嗎...？」

想到這，彬哥突然回想起自己的身份。

別說高分了，彬哥甚少在考試中獲得合格的分數。

懶惰，無能，隨便，這樣的印象都深深刻在了所有人的記憶裡。

這樣的自己，應該把婷兒拉下水嗎。

應該說，婷兒會為自己作証嗎？

此時此刻，在課堂的另一端，兩個人的眼神對上了。

會長與彬哥第一次正面看見了對方。

完美與次品。

溫室裡各式各樣的花朵維繫著生態，有著熊蜂傳授花粉。

被憧憬的對象，最美麗的花朵，不就正在眼前嗎？

獨腳金還是只能靠寄生。

美麗的花永遠也是那麼的奪目。

而然其他害蟲，只有在被剷除的那一刻才會被注視著。

來說說吧，一個人存在的價值。

自己也有曾成為過艷麗的花嗎？

如此的問題，令人難堪的影像不斷浮現。

「彬，我對你很失望。」

這是陳老師最後一次對身為羽毛球手的彬哥講的話。

要被當作小偷了，連最後的誠信人品也將消失。

無法打羽毛球的他，沒有興趣沒有夢想沒有能力，到底害怕著什麼呢。

到底，還有什麼值得被奪去的呢？

說穿了，也許只是不願面對一切的想法。

只見他緩緩地坐下，低下頭來。

將終，彬哥最後那身處的溫室也快將被奪去。

無力的笑聲，絲微的抖擻。

彬哥，就是害得把全級得再重考，以及一個犯罪的小偷。

「等下！我可以做証，昨天我跟這個男的一起，他沒有偷東西！」

一把比任何都要響亮的聲音蓋過了一切。

只見婷兒站了起來。

此時，彬哥想起了，婷兒對自己講過的話。

「總之啦，如果一天，你有什麼不高興很痛苦的話，來跟我說吧！」

婷兒也只是跟隨著自己的信義而行動。

「把這些絕望的人，從所有的開始之前救出來，這樣的話，你也能明白到自己那缺乏的東西了吧。」

考驗

到底是害怕著什麼呢？

對他來說，所有東西像是沒有意義的樣子，這樣不是更加沒有牽掛嗎？

為什麼他在那個時候還會怕，失去羽毛球的他不是早已經是一具空殼嗎？

那為什麼還會有一個毫不相干的人來維護他呢？

這副德性不是更適合自己嗎？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阿？」

「那你沒有做，又為什麼不澄清阿？」

「也沒有用吧，反正學校的密路電視只有被裝在校口跟教員室外面，如此的環境下只會拍到一個奇怪人偷走了東西，沒有辦法證明那不是我。」

彬哥只是向天俯望。

「嘛...反正校方已經說了不會報警，只不過停學已經是免不了的，哈，也是一樣啦，在學校跟在家也是一直在睡，哈哈。」

「所以這樣被冤枉你也覺得沒有問題了，對嗎？你智障喔？」

「矣？」

顯然彬哥被嚇到了。

「在我的世界裡，黑白分明，為什麼要一個沒有做錯事的人為一個做錯事的人頂罪？這種事很平常嗎？」

「這也沒有辦法吧..？」

「這不是有沒有辦法的問題，而是我們需要去解決這件事。」

婷兒的眼神添了幾份認真，稍稍嚇到了彬哥。

無奈的情緒驅使著彬哥，於是為了逃避那凌厲的眼神，他又再次把頭轉開。

「阿，那個阿，不好意思，把你也卷進來了。」

「嗯，你知道就好。」

「你..禮節上說的話應該也該否認一下吧..」

「不要婆婆媽媽啦，該說的話就該說，我會虛心的原諒你，把事情解決後再說吧。」

「被你說教的感覺很奇怪..那該說說吧，怎樣解決事情？」

婷兒挺起胸膛，自信滿滿地點了幾下點，像是有什麼大計劃的樣子。

「很簡單阿，把試卷找出來，把犯人給揪住，證明我們清白，方法不就擺在眼前嗎？」

彬哥的眼神失去了希望，雙目無神，像是一副沒有靈魂的身體。

他，大概是對世界失去希望了。

「唉..你明白嗎？你剛剛說的事就是沒有可能做到，我才會打算放棄阿！」

「咦？」

彬哥好像想到了什麼，他低下頭來思考著，假如試卷是昨晚被偷的話...

婷兒擺出一臉疑惑的表情，不解彬哥在想些什麼。

「晚上...一樓的樓梯還會被拉上鐵閘..那個小偷，如果是昨晚偷試卷的話，就一直跟我們身處同一個環境。」

縱使沒有存在的理由，還能夠成為這溫室內的一份子嗎？

縱使手上握的不再是球拍，也能歇盡全力掙扎一次嗎？

「也許應該認認真真做次事，也許是浪費力氣。」

但是我...那怕少少也好，我能再為一件事付出努力嗎？」

想著想著，婷兒把手搭在了彬哥的肩膀上。

「把那混帳給揪出來，讓他體會一下你的憤怒吧！」

四年前，他還是一個男孩

來說說一個男孩子的故事吧。

那年他才十三歲，說不上是什麼品學兼優的學生，但也總算是個彬彬有禮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羽毛球校隊的王牌。

全校都得知他那手精湛的球技，如此的一天，他終將被委以參加校際比賽的先發球手。

本應這是值得高興的事，他也應為此事而感到自豪。

為著他所喜愛的運動努力，這不是一件好美好的事情嗎？

男孩不斷試著說服自己。

但此時此刻，他的手卻是無比的顫抖。

球拍就那樣掉到了地上，「鏘」的一聲令他清醒過來。

眼前的，是一雙又一雙眼睛，無形又沉重的眼神。

男孩明白自己的身份，他是王牌，他得努力，他要拼命，他需勝出。

「勝利」就是他唯一的目標，其他一切都無任何意義。

因為，這是他唯一能被欣賞的優點。

也許，他忘記了一開始打球汗水流遍身體的那種爽快，與對手互相欣賞的那種喜悅，還有結束後那令人感到自豪的感覺。

現在只有勝利能蓋過一切。

很奇怪呢，人這種生物，喜歡一種事情，最後總是會慢慢變質，忘記了所有的開始，追逐著那看不見盡頭的海洋。

而在那海洋中的，正是這份少年。

離比賽的日子愈近，他就練習就愈密繁，每一擊揮拍猶如機械一般。

咦，他是因為什麼才開始打球的呢？

當興趣變成一種責任時，就是會如此的痛苦嗎？

「反正，我只要贏就好了吧？」

此時羽毛球碰到了羽網，輕聲的掉到了地上。

劇痛閃過男孩的頭腦，失去平衡的他狠狠地倒在了地上。

腳裸鼓脹地腫起了，男孩子想伸手去抓回那塊球拍，那它卻像是遙不可及似的。

一行清淚流過男孩的臉龐，那充滿稚氣的面孔看起來不再堅強。

也許這就是大人口中的，「唔捱得」吧。

賭博

由於試卷事件，學校已經立即搜索全學校同學的書包跟儲物櫃，當然是沒有任何發現。而彬哥是犯人的聲音也愈來愈大。

在這種時候，彬哥和婷兒在一旁認真地討論著證明自己清白的可能性。

「一樓的樓梯會直接被上鎖，那說明犯人一定不能夠逃走，而且唯一可能性就是他在學校開放時間一直待至晚上...」

「那是說你自己吧...」

「我不是這個意思！」

看見兩人在認討論著事情，班長也悄悄的加入了對話。

「噫！小偷先生和婷兒，你們在說些什麼呢？」

班長調皮地問著，彬哥只是給予他一個無奈的表情說著：

「班長你這個玩笑真惡趣味...」

婷兒見狀，也沒興味加入他們的對話，只是普通地講著：

「嘛，想說跟他一起把偷試卷的人給抓出來而已。」

「嗯，始終我也不覺得彬哥有興趣偷試卷呢。」

「怎麼感覺我好像被偷婊了的感覺..」

隨著他們的玩笑結束，婷兒隨手拿了張紙，把重點都先寫在紙上。

首先，一樓的樓梯必定是鎖著的，所以犯人只能夠在學校開放時進入，等待至早上才離開。這樣一來，犯人是學生的機會就十分高。

另外，試卷的去向同樣十分重要，於是婷兒便拖著頭，苦思地在紙上用筆來回著。

「如果把犯人已經把試卷銷毀的話...抓到他的機會就十分低了...」

婷兒擺出一個不明白的樣子。

「為什麼阿？」

班長馬上自信地托了托眼鏡。

「因為阿，如果試卷已經不見了，證據已經消失了，那他也再沒有可能出現。因為現在我們抓住他的機會只有他重回現場，而他重回現場的原因，只會因為試卷這證據還存在。」

說過後，婷兒頭上的問號卻更多了。

「誰會這麼笨阿？回來幹嘛，我覺得一早銷毀了...」

「不可能，犯人不可能把試卷銷毀掉。因為學校有煙霧感應器，不可能這麼張揚地銷毀試卷。」

聽到彬哥這充滿智慧的發言，兩人像是恍然大悟一般。

「所以，他一定會把試卷收在某個地方，然後自己躲起來，等待早上才把試卷取回來，放學的時候就像平時一樣，再到其他地方把試卷銷毀。」

班長點了點頭，緩緩地走到彬哥身旁，說道：

「那如果那個人不是學生，什至他..打算把試卷放著不管，又或者...他純粹想要把罪名推到你身上呢..？」

彬哥只是把眼閉起來。

「那，我只能賭一賭他會回來找試卷了。」

由始至終，彬哥更在意的，是犯人的動機，為什麼要偷走一份模擬試的試卷。

是因為知自己的成績差，希望重考嗎？

那犯人就會是成績向來差的人...？

難怪彬哥會被矛頭指著，正正他就是這樣的人。

或者這就是犯人想要令他們想的方向。
正如彬哥所說，這是一場賭博，如果犯人根本不是學生就一切都完結了。
此時，彬哥的心中卻是那樣的冷靜。
在心中凝重地說著：

「今晚，一定要把你抓住！」

明天的顏色

晚上的學校，沒有一絲的燈花，看起來格外令人感到恐怖。
在這樣的晚上，學校裡卻還有人相未離開。
那個名為緊慎的心情，引導了他回到了這個地方。
做著那種不符合他的事情。
他什至還要把腳步放輕，想著可能會有誰聽到的可能性。
但這次跟上一次已經不一樣了，因為是第二次回來，緊張的感覺也全失，也不會像上次一樣這麼急燥。
他慢慢摸進六樓，那層中六和教員室所在的樓層。
輕聲的腳步慢慢地前進...在如此的環境，他的吸氣聲也格外清楚...

馬上拿走...馬上拿走...
這樣的句子不斷徘徊在他的心裡。

到了，終於到了。
眼前的這塊維修牌，對他來說多麼的礙眼。
也因這塊牌，他今天得再回來這個鬼地方。
他緩緩地推開男廁的門口，一片漆黑的世界，令他感到好不心寒。
但他還是打開了微弱的手電筒，照亮著眼前的情況。
只見這個穿著黑色外套的男人，偷偷地摸進了第二格廁格。
他又站上了廁板，把水箱的頂蓋掀開。
果真，一大堆濕透了的試卷被放在裡面。
但圓珠筆的筆跡同樣是清楚可見。

目標安全達成。

緊慎的他還把廁板上的絲微的鞋印給擦掉。
接著他只要把試卷放到書包裡，明天再帶走就沒問題了。
反正...反正今天已經搜書包了...
明天大概不會再搜了...
想到這裡，男人好像又有點猶疑，但是他還是快速的把試卷用膠袋給包起來，小心翼翼的放進書包裡。
「躲在廁所裡實在是太笨了，明天一定會有人來維理，望見我在裡面不就不攻自破嗎？」

於是他就慢慢逃出廁所，把一切還原。

「哈...」

男人突然發出詭異的笑聲，他想忍住，卻無法按耐。
如此的竊笑令人感到心寒。

「噠。」

咦？
男人立即收起了他剛剛那輕挑的表情。

怎麼回事？我剛才是聽到了腳步聲嗎？
他問著自己這樣的問題。
四處傳來的腳步聲，他害怕。

他手心的汗已經沾滿了那對勞工手套。
隨著腳步聲愈來愈大，一把聲音繼而響起。

「該住手了吧，會長。」

那雙瞳孔所映照的，是彬哥和婷兒。
男子慢慢地轉過頭來，他青筋暴現，面目猙獰，相反，他咀巴卻沒能說出半個字。
在思考嗎，在害怕嗎？
想必，是已經無法說出半個為自己辯護的話了吧。

彬哥慢慢往前走了幾步，打破了這個僵局。

「昨晚，有一件事我一直都很在意，門外一陣又一陣的急燥腳步聲是底是什麼回事，我起初還認為是婷兒的。但當我把一切都串連起來的時候，已經解釋一切了。那晚，你躲在學校，把試卷給偷走，但你知道失竊試卷後，學校絕對不會簡單了事，一定要全校學生檢查，令你無法把試卷收走。於是你就把試卷收在了學校的某個地方，直至晚上才回來取回這份試卷。很不巧，你收藏試卷的這個男廁，因為維修而被封鎖了一整天，所以要等到這種時間才能偷偷地進去取回來。因為全校只有這個地方，會令你這晚回來取試卷。若果你收藏試卷的地方不是這個男廁，你的計劃早就完美完成了，那我就會剛好成為你的代罪羔羊，對吧？會長。」

婷兒像是恍然大悟一般。

「哦！所以你才說這個是一場賭博吧！」

「對，還得全靠會長有原因令他必須回來銷毀這一切，而不是放著他不管...」
「都給我閉咀！」

突如其來的大吼，令兩人都為之一驚。

「對...是我偷的，又怎麼樣？你們到底懂個什麼？」

會長無力地坐在地上，頭沉沉地垂下，傳來一陣又一陣的咽喉聲。

「你知道嗎...我是必須的阿，必須考到最好的成績，才能獲得推荐信，才能升到更好的學校！這是不能錯過的機會阿...為什麼...為什麼我那一天會失準阿...若果試卷消失...我就能再獲一次重考的機會...這一次，這一次我一定不會失手...」

突然會長的眼睛通紅，瞳孔收縮。

「這樣吧...你們幫我保密好嗎？反正只是大家再考一次阿！沒太多損失吧...彬哥彬哥，我求你了，我不能失去這次機會...我的爸爸媽媽一直...一直都期待著我的表現...」

聽到會長這話，彬哥卻有些動搖，也許，他也是被逼的，又是一個被壓力壓垮的人。美麗的花總會有枯萎的時候，也許一切也只是鏡花水月，完美也許也從未出現。不論如何，對於彬哥來說，會長無庸置疑是比他出色多的人。但他卻把眼前的這個會長，與四年前的自己所重疊了。這就是要離開的殘酷嗎，會長已經離我們有多遠了呢？

彬哥有千言萬語在心，卻無法說出任何一句。伴隨著會長的哭求，換來的，卻是婷兒一句無情的話語。

「哼，你別太自我中心了，你要兩百個學生去同意你這個任性的要求，還想把罪名推到別人身上？這樣的你還想得到原諒，別太傲慢。」

婷兒依照著自己心中的道德尺所說話。的確，婷兒說的話絕對正確。那到底這些人又應該何去何從呢？

也許...生存的意義從來也是如此的模糊。大家都只是想依附著一種事情而生存。依附著羽毛球的彬哥，依附著父親的婷兒，依附著學業的會長。如今，他們將陸續遇上挑戰，而他們自身的選擇引導到今天的結局。

既然如此痛苦，如此的悲慘，何苦，一開始要進入這個溫室，進到這個幸福得令人感到殘酷的地方呢，得到是如此的喜悅，失去是如此的痛苦。

如此的問題暴現在各人的腦內。

「對不起..！」

會長突然站了起來逃跑。

「喂，站住！」

婷兒馬上大吼，隨即馬上追逐著逃去的會長。會長用盡全身的力氣狂奔，突然卻被什麼給抓住了。

「會長，別跑太快阿，我會抓不住你的。」

會長背後的，是班長。

「你讓我等好久阿，會長。」

會長卻沒有回應任何一句話。他用力想甩開班長的手，卻被緊緊抓住了。於是他竟然把背包脫下，狠狠地揮了班長一拳。班長被這突如其來的襲擊所嚇到，被打得鼻血直流，眼鏡也掉到幾米之外。

會長借此機會，順手把背包抓起來，瘋狂奔走。

此時，彬哥和婷兒卻在較高的樓層，不斷追逐著會長。

「阿彬，其實我們為什麼要追他呢？反正一樓不是鎖著的嗎？」
「明天早上會有維修工來修理男廁！前樓梯這晚沒有被鎖上！」

於是兩人更用盡全力奔跑，不能讓他跑掉。

其實大家也知道，包括會長，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跑掉，就算這晚他逃掉，明天結局也是一樣。不，從他這次考試失手，他所有的「明天」沒有任何分別。

但他，只是想要逃離那個地方，逃避是一種壞事嗎？
尋求著安慰的他，眼珠一點一點的落下。
他做錯了，確確實實的錯了。
若果再做一次，結局會怎樣嗎？他會去偷試卷嗎？
若果他這次沒被抓住，他將來會否做得更錯呢？

不知不覺，會長已經跑到學校的圍牆，只見他拿來張椅子，全靠他那發達的運動神經，雖然勞工手套落得被磨穿的下場，但他還是爬出了牆外。

「會長！」

一聲大喊，會長慢慢地轉過頭來。

「會長...我...」

彬哥說不出一句話。
並不是彬哥不想斥責他，而是，他不知道該怎去面對一個跟自己面對同一個問題的人。

此時，會長卻回話說：

「彬哥，對不起，我確實錯了。我不會逃避，明天我會回來自首，如果一切可以重來...也許，我們能夠成為朋友。」

聽到這句，彬哥難免動搖。
雖然婷兒堅決要把幫助人和懲罰犯罪的人，但看到會長這個樣子，她也確實試過，令所愛之人失望，那種可怕，令她不敢想回想。
要就此作罷嗎？
也許吧？

此時遠處傳來一陣聲音，是一個身穿藍衣的巡街警察。

「先生？我想問你在幹什麼？」

不應該的，實在不應該的，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會遇上警察。
沒事的，跟他解釋一下應該沒問題的。

抬頭一看，那響著無情「滴滴」聲音的紅色行人燈。

會長，露出了極為恐懼的神情。
接著，他飛奔了出去。
一記無情的煞車聲，在整個街道迴響。

那一幕，深深的刻在了所有人的腦裡。
隨著倒下的會長。
婷兒也許沒想過吧，人的死亡是如此的冰冷又無情。

此時此刻，背包的中試卷飛散於一地。
而右上角只是普通的寫著一個又一個數字。

那片無法觸及的天空

那夜晚上，會長因車禍而入院了。

「我們...呃，那個晚上嘛，就大家想要玩碟仙所以沒離開了，結果發生那種事情...」

不過不一樣的是，大家都異口同聲的，沒在口供中把事情和盤托出。

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同情心？還是因為大家覺得會長入院是自己的過失？

也許這個答案並不是那樣的重要。

可能只是因為把會長當作了自己，想要自私一下而已。

但是始終試卷是從會長的背包裡找到，所以會長最後也落得被停學的下場。

而會長現在...人還在醫院。

對於這種意外，對於在場的彬哥，婷兒，班長更是打擊不少。

畢竟看到了那種畫面。

回到學校，大家也免不了有許些尷尬。

睡的睡，聽課的聽課，調皮的調皮。

但是唯一不一樣的，是大家一直認為的東西有些許改變。

此時此刻，婷兒就正坐在那個沒人知道的地方，吃著那只不過六元的營多撈面和膠杯清水。

這幾天以來，會長口吐血沫的畫面佔據著她的頭腦，無法減去。

生命的重量，確實是那樣的沉重。

「那個騎電單車的人...也許我也太過份了。」

「什麼騎電單車阿？」

婷兒轉過頭去一看，搭話的竟然是自閉的彬哥。

「偷偷摸摸的看著人家，你還真好意思阿。」

彬哥只是隨意笑笑，就在她身旁坐下。

「會長...不知道怎了阿？」

「誰知道，要了解就自己到醫院去。」

彬哥對這番毒辣的話語無法對應，又只好擺出無奈的表情。

抬起頭看，那塊藍天，是多麼的美麗，不禁令人想去探尋一下。

也許，那美麗的一切，永遠無法觸及。

但以美好的結局為目標，又是否令人可笑的呢？

婷兒也同樣也看著天空。

「吶，你以前不是說過有什麼煩惱不高興的事就跟你講嗎？」

「啊...嗯。」

「真隨便阿。」

「人阿，總是要依符著什麼才能生存的吧？不論是人還是事物。」

「我現在覺得，應該是說有著目標吧，也許不是那個目標消失了，而是打擊太沉重人無法站起來而已。」

說到這裡，彬哥好像有點被打擊到。

「嗯。又或者可以說是被逼上絕路，就會令那個人改變吧。」

彬哥想起了那個倒下的自己，和那個倒下的會長，逼上絕路絕對是貼切。婷兒好像有點嚇到了，扁著咀說：

「這個說法太狠毒了啦。」

而他們只是笑了笑，婷兒又繼續享用她的午膳。

「喂喂喂...」

咦，突然又多出一個人搭咀。這次是班長，但他臉...卻貼上了好幾塊創可貼。

「你們都沒有打算來關心我嗎，怎麼我都好像只有挨打的份？下次見到會長我一定會報仇！」

看到班長那笨極的樣子，兩人同聲歡笑。

「吶...放學，一起去看看會長吧。」

彬哥和班長沒有回應，只是輕輕的點了頭。

第一章後記

hi，各位，今次係我第一次鼓起勇氣試下自己動手寫下故事
個過程真係令我好享受，
雖然個故事講唔出咩大道理，但係希望大家覺得有D親切感。
其實係咁既，我個故事重有好多野想講，
所以希望有睇既大家可以一直睇落去，如果有意見有野想講請盡情講！
我一定會睇曬嫁，希望大家真係可以睇得開心同投入！

Thank you.

第二章 追逐著某人的那足跡

夏季已逝，天氣同樣開始轉涼，男男女女同樣換上新的裝束，穿著那一套套獨有風味的冬季校服，那身白襯衣配上黑色百摺裙，再戴上那朵不花巧的蝴蝶結，令各位女同學看起來添了好幾分成熟的味道。

在這樣的日子，離開放日也愈來愈近，校服開始充斥著忙碌的氣息，走廊，操場，禮堂，無不一見一箱又一箱的裝飾品，大家都為著宣傳自己的母校出盡了全力。

在這樣的一天，在學校的某一個課室，一個女孩子奪門而出，好像趕著去什麼地方似的。身穿著黑色皮鞋的她，看起來跑得相當不舒服，但她竟然還是流露著興奮的表情，像是期待著什麼。絲微從窗外滲透進來的陽光與她的身影交合在了一起，看起來有點刺眼，但無疑，她絕對是一個正在燃燒著自己青春的女孩子。

她個子看起來不高，但相對地她擁有一條看起來十分醒目的馬尾，還有那塊看起來小巧的小咀，高挑的鼻樑，些長的眼睫毛令她的眼睛看起來更大，算不上是個美人，但總算是個看起來十分可愛的女孩子。

過了些會，她的步伐開始慢慢停下，喘著氣確認著眼前的課堂。但她並沒有立即進去，反而是緊張的用姆指擦了擦左手手心，吸了一大口氣後，她終於鼓起勇氣，扭開門鎖，站進那一扇門。

「前輩好！」少女精神地打了個招呼。
「咦，阿盈你來了嗎？」回話的，是一個看起來比阿盈年長的學生。戴著一副看起來斯文的眼鏡，身上掛著一個醒目的紅色牌，有點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臉上還是貼著一張創可貼。

少女也注意到此事，擔心地問道：

「前輩你還沒有癒合嗎？沒大礙吧？」

只見男生笑了笑，擦擦鼻子。

「不是啦，只是昨天又不小心被刮了。」
「要小心點阿...」說過後，少女又把笑容掛上臉上，把雙手放到身後，輕鬆的走了幾步。

「喂...班長放到這裡就行了嗎？」門外的是另一個男同學，看來是幫班長送貨的。
「喔！彬哥辛苦了，放到這邊就可以了，愛你喔。」

說過後，彬哥轉身就走，還帶著看起來一身酸痛的樣子。
少女見狀，問道：「是前輩認識的人嗎？」

「嗯...是我的，朋友。」

說起來，少女突然想起認識前輩這兩星期以來，都不清楚他身邊有什麼人呢。

「前輩，想不到開放日委員會還滿忙的呢。」
「嗯，好想好好睡一覺。」

自會長入院後，開放日委員這個職位便懸空，於是班長便自然的代替了會長，為開放日努力工作。

但萬萬想不到的是，掛著物資管理頭銜的這個職位，比他們想的都還要忙碌許多，不但需要寫下入貨單，填好帳簿，光是裝飾品都已經能放滿整個課室，有時更需要出錢出力，自己動手腳去製作飾品。更不用說要幫垃圾分類，還要自己去扔這回事了。就這樣，物資管理部就交由中六的班長，及中五的阿盈兩人一起來管理。時間將已過去兩個星期，大家同樣努力工作，為著開放日建立成一首最美好的樂曲。

在這樣的日子，有兩個人百無聊賴坐在那個花園旁的長椅，吹著一陣又一陣的悶氣。

「到底，大家都在幹嘛？」婷兒問道。

「上年也不就這樣嘛...幹得死來活去，結果還是沒半個人來。」

婷兒頭頂又再冒出幾個問題。

「就連我最後能睡覺的課室也奪走，想要把我趕盡殺絕阿。」

「你也該找點事情幹，不要這樣整天浪費人生。」

「我才不想讓你說，數學可以考個零分的學生。」

婷兒看起來十分不服氣，但，的確她考了個零分。結果兩人還是什麼都沒幹，就一直坐在那邊吹著悶風。突然他們的身後出現了另一個人，把兩張傳單塞到了他們的手中。轉過頭一看，竟然是大忙人班長阿。

「噢，是大忙人耶。」班長則笑笑的說著。

「對阿，看到你們這樣我都羨慕了呢。」

彬哥卻沒有理會他，把目光轉移到剛剛班長塞給他的傳單上。

「免費...學樂器？」

班長則滿意地笑道：

「嗯阿，反正你們這麼閒，不如去學點東西吧，反正不用錢。」

「不要啦，看起來好笨。」

誰不料彬哥還未說起，班長已經轉身就走。彬哥看起來完全沒有興趣，但婷兒反而看起來十分有幹勁。

「你...不是打算去學吧？」彬哥只是冷冷的問道。

看來婷兒是認真的。
於是大家都在努力地工作。

戀愛的果實能夠開花嗎？

張開眼來，眼前的依舊那塊陳舊得發黃的天花板。
骯髒得令人感到雞皮疙瘩。
每天日積愈累的工作量令他的身體感到有點不勝負荷。
就如平日一樣，抓起了那副乾淨得反光的眼鏡。
走出客廳，依然是空無一人。
於是他就到廚房裝了點自來水，打開爐頭隨意加熱一下。
水蒸氣令他的眼鏡佈滿了凝結起來。

他就一直望著那鍋熱水，慢慢的滾起水泡。

「爸，要吃點嗎？」

他徐徐的捧出一碗熱騰騰的公仔面。
咦，原來房間裡還有另一個人，但他看起來沒有打算給予任何回應。
他就一直側身躺那邊。
那也沒辦法了，看起來對於這個男孩子來說，應該是習慣的事。
只見他一下又一下把面條送進口裡，又慢慢把眼鏡脫下。
看來終於是受不了水汽了。
但看到的，卻是他那雙，雙眼通紅的眼睛。
客廳裡只充斥著吃面條的咀嚼聲音。
吃過後，「唰」的一聲，男孩子又熟練地把碗筷清洗好，又小巧的甩了兩下。
把頭髮刷好，又把那塊紅色當眼的牌子勾上毛衣。
木門咿咿作叫，隨即被關上。
這就是一個男孩子的早上。

今天，學生們同樣為著開放日而工作著。
來到了那間課室，那間被掛上「物資」室的房間。

「前輩！」

看來班長還帶著點矇矓睡意，直接打了個呵噉。

「阿...阿盈，今天這麼早就在工作喔。」
「是阿，你看看今天又來了幾箱彩粉，不過我已經填進記事本了，所以不用擔心喔。」
「辛苦了，真可靠呀。」
「前輩今天看起來很累呢，怎麼了。」

聽到這樣，班長馬上使勁擦擦自己眼睛，想讓自己清醒一點。

「是這樣嗎，可能昨天睡不太好吧。」

阿盈聽到後馬上擺出一個擔心的表情，徐徐把手上的東西都放下。
她又突然伸高手，撥開班長的前陰，一手捂在了他的額頭上。

班長當然也被這突如其來的關心給嚇到。
過了數秒，阿盈才放下手來，露出滿意的笑容。

「看來，前輩你沒有生病呢。」

班長看到她那個笑容，突然滿臉通紅，看起來更像生病了。
也正常的，每個男孩子被做這種事，有所動搖是很正常的。
又或者是班長不熟悉面對這種女生吧，連他日常的幽默感都全失。
班長愣了幾秒，又見阿盈臉上還帶有些許紅暈，又突然後退幾步，笑著說：

「前輩，一起繼續努力工作吧。」

唉阿，雙人的心都跳得好快阿。
雖然是工作總能冷卻熾熱的心，但卻無阻這對男女的心情。
也許，阿盈在這兩星期喜歡上了這個有趣的前輩。
而班長，又在剛剛突然對這後輩生了點興趣呢。

「前輩，若果不開心的話，就跟我說吧，我一定會聽的。」

「嗯。」

隨著時間的過去，開放日的形狀也大致有個藍圖了。
每一個班房都會用作展示各科目，學會及學生作品。
像是設計與科技，家政。
至於學生嘛，可以說是這次開放日的主角了。
全因中六的學生被邀請到台上表演。
像是班長那一班，就決定採用班舞。
最後節目的完結時，還預定邀請樂團到來表演。
看到這裡，都感受到一陣又一陣工作的味氣。
人總是會忘記美麗背後的辛勞。
在這樣的日子，當然大部份中六同學都紛紛投身進了練習。

但偏偏在某個花園的長椅上，總是會有一個人又吹著悶風。

「...怎麼連婷兒也跑去學結他了。」

彬哥只是坐在那邊，為他那雙坐久而麻痺的雙腳做一下伸展運動。

紙皮箱裡的禮物

「婷兒，你的手好巧阿！」

三四個人圍著婷兒同聲歡笑。
不一樣的是婷兒身上多出一支鮮紅色的電結他。
婷兒臉上也掛起著幸福的微笑。
對她來說，撥動弦線這種東西想必是很新奇吧。

「畢竟..以前都沒有樂器這種東西嘛。」

可能只是純粹天堂沒有這種東西吧。
但是看到她那雙小巧的手現在已經能夠靈活地在琴頸上四處挪動。
也真為她的天賦感到佩服。
始終能把手指拗到那個程度呢。

與此同時，不止婷兒在接受挑戰，就連班長他們兩個也要面對新挑戰。
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大個紙皮箱。
稍稍掀開後，好像聽到了絲微的叫聲。

「喵..喵！」

好像是一隻小貓喔。
阿盈看到這可愛尤物後，雙眼像是發光一樣，立即伸手進去把小貓抱起來。

「前輩前輩！是小貓呢。」
「哈，想不到來扔垃圾卻發現了這隻貓呢。」

小貓體型不太大，卻擁有乾淨的白色毛發和圓滾的黃色眼珠，看起來可愛極了。

「看來牠是被扔了呢...」
「太過份了，這麼可愛的貓竟然要扔掉。」

突然小貓又吱吱作響，不像喊叫著，像是想要什麼似的。

「牠...應該是餓了吧。」

阿盈這樣說著，班長立即明白阿盈的意思，自信的托托眼鏡。

「嗯，我去買點東西回來。」

於是班長就這樣跑開，留下阿盈跟這隻小貓。
阿盈目不轉睛的看著這隻貓的雙眼。

「小貓阿，你為什麼被拋棄了呢，你的名字是什麼呢？」

結果小貓只是閉上眼來，邊「喵」的叫著一邊用一記一記粉拳敲打著阿盈的手。阿盈有些愕然，但又立即露出幸福的笑容。看她們互相捉弄著對方，趕回來的班長也看得有點著迷了。

「阿盈...我買了點水和些小魚乾，趕快給牠吧。」

誰料阿盈只是把身轉過去，面對著班長，再用眼神示意著班長。這大約是說著，叫班長自己餵這只貓咪吧。班長也許覺得有點難為情，但是也是照做了。沒辦法，對於班長來說，也許阿盈跟這隻貓一樣難以應付。於是班長就稍稍彎下身子，把撕開的小魚乾慢慢放進貓咪的口裡。只見牠慢慢的咀嚼了幾下，然後又突然發出滿足的叫聲。看到這幕，班長也難得的露出的快樂的微笑。

阿盈都把這一切看在眼內。她想著，如果這個瞬間可以停下來，會有多幸福呢。看起來，他們就像對父母一樣。絲許的甜蜜感覺充斥著阿盈的腦袋。第一次可以這麼近看著前輩的臉。從第一天起，就被他那個高大的身影，能幹的才智所吸引著。她又像個慈母一般，輕輕撫摸著貓咪，柔軟的毛髮包圍著她那手掌。

「前輩，不如我們把牠放到房間裡去吧，反正也沒有人會來檢查的。」

只見班長思考了一會。

「嗯，也是呢，把牠放在路邊也太殘忍了。」

兩人的同理心得下滿足下，就慢慢把這只小貓捧回課室裡。看來，兩人的工作又將會增多一件令他們分心的事了阿。

黃昏些黃的光線又照到那個花園的長椅，但那兒已經空無一人了。不一樣的是，在走廊多了一個人在四處徘徊。他那身頹廢的氣息，實在令人無法不認得他。原來他只是在考慮要否參加樂器班而已。於是他就站在那個鼓房的外面。那個瞬間，他幻想了自己在台上灑著熱血，揮動鼓棒的表演。

「喂，到底我在想些什麼阿。」

他立即為自己剛剛想的事感到羞愧。突然，那道房門被打開了。他跟彬哥那雙眼對上了。

「呃，是想參加鼓班嗎？」

還未給予的名字

那張黑黑圓圓的鼓椅，雖然沒有大家最愛的旋轉功能，但最少它是軟的。對於彬哥來說，他最愛舒服的東西了。但偏偏眼前這巨物卻是會發出巨響的，這是一種矛盾阿，矛盾。所以說，彬哥莫明奇妙的，就進來了這個課室，又很理所當然的，參加了他的課外活動。

「阿，那個，要參加鼓班是吧...其實你也是第一個來學的。」

「欸，是這樣嗎，我還以為很多人會來的說。」

只見那個男生抓抓頭，又到處走了幾步。

「嘛，來學樂器的大家都想要表現自己啦，那打鼓的通常也在比較後方，可能這種興趣班就沒太多人有興趣了。」

對於這種出風頭，音樂性的話題，對彬哥來說意興缺缺，說穿了，他只是想要找點東西幹而已。但他見男生又好像滿期待教學一般，於是他竟然很識趣地把話吞回肚裡。

「那隨口問一下哦，哪種班最多人參加呢？」

「當然是結他阿。」

只見彬哥苦笑，因為他腦中已經出現了那個身穿搖滾服裝的婷兒了。咦，那樣穿其實好像也不錯喔。當他想著這些無謂的事情時，男同學已經把樂譜放置到他的身邊了。

「嗯，既然是興趣班，我們就直接學點簡單的歌曲吧。」

他翻了又翻看了又看，終於看到一頁他覺得滿意的了。

「呢首是The Cranberries的Zombie喔，應該滿合適你的。」

「Zombie？喪屍嗎？」

「嗯，怎了嗎？」

「哈哈，那還真合適新手的我...」

而彬哥覺得自己好像又被偷婁了，雖然只是慣性的感覺。不久，課室裡就不斷傳出連續的鼓聲。在各自的音樂課室，編寫著自己的樂曲。就這樣，為晚上的來臨拉下了序幕。

自那只貓咪放進部屋以來，阿盈就沒再工作過。

「阿哈哈，小貓貓，最愛你哦。」

只見阿盈躺在地板上，一時捧起著小貓，一時就抱著牠翻滾。

「喂阿盈，快點工...」

班長卻打斷了自己的話，看到她們這麼高興，也不忍心成為程咬金。於是他就繼續埋頭苦幹，填寫著那本好像永不會完結的帳簿。

「呐小貓貓，你叫什麼名字好呢？」

說過後，阿盈又再到處翻滾。

「小霞？小遙？還是普通的叫奶茶，還是碗仔翅呢？我會收服你的喔！嘿嘿！」

「怎麼都是吃的...」班長在心裡吐槽著。

多得阿盈不斷的翻滾，班長只在能活動的範圍只有右上角鋁窗的旁邊了。

「呐小貓貓，你叫什麼名字好呢？」

說罷，小貓咪竟伸出舌頭舔了阿盈的手指幾下。

「阿哈哈，不要啦，好癢。」

又過了好久，她們終於停下來休息了。

「前輩阿，你家中養動物嗎？」

「嗯..沒有阿。」

「我從小時候呢，一直都好想養小動物，但是媽媽不喜歡，我就一直都不敢講。」

阿盈話語中帶著些失望的情感，班長別過頭去看看她，她也慢慢的把身子坐直。

「所以...雖然我很喜歡這只小貓，但可能我也沒有機會養牠了。」

「嗯，過了這麼多年，要不找個機會跟你媽媽說說，說不定她會讓你養呢。把你的訓練師牌照和精靈球給她看應該也就沒問題了吧。」

阿盈被班長說的話所逗笑，輕輕把自己亂了的頭髮梳直。

「前輩你在說些什麼亂七八糟阿的。」

班長見狀，放下手頭的工作，走到阿盈身旁。

他伸出手去摸摸小貓，小貓只是閉上眼睛，舒服地發出「咕嚕」的聲音。

「畢竟沒有人會見看這只可愛的小貓還不動容的阿。」

阿盈聽到後，像是十分認同一般，只是輕輕點了頭，又把手放到貓咪的手中。

過了不久，貓咪就滿足的睡著了。

看著牠那睡臉，對於阿盈來說可是已經十分滿足。

但她更希望的，是能夠帶牠回家，一起過生活，名正言順成為牠的主人。

「不知道牠長大後，會不會樣子很惡呢，又或者會像個女王一樣，每天都整理自己的毛髮，還會向我

撒嬌呢？」

想著想著，時針已經快搭到那個八字。
窗外照進來的光線也只留下微弱的月光了。
班長也開始收拾物件。
於是阿盈也站了起來，拍了拍裙子。
又慢慢的把小貓放到她的毛衣上，又幫牠蓋上自己的校襖。

「再見囉，小貓咪，明天回來我會幫你改一個最好的名字的！」

說罷，兩人便一同離開班房。
原來從外面看，這個課室真的不得了阿，基本上從走廊看進去的話，都是一片完整的米黃色。

「這道門...能關上嗎。」
「用力一點應該可以吧。」

於是阿盈就稍施陰力，用力試著可否把門關上。
班長則是打了個呵噉，看起來很累似的。

「阿盈，我先去地下了。」

班長說過後，轉身就走。

「欸？停一下嘛，前輩。」

阿盈就用力把門強行關上，接著就跑向班長那個方向。
帶著愉快腳步的她，就這樣又完結了一天。

月光映照下的學校相當漂亮，熟睡中的貓咪被那月光滲進了眼簾，不情願的張開了眼睛。
又大又圓的月亮，不禁讓人想去追逐。
留下的，只是那一件溫暖的校襖。

那種名為錯誤的理解

床邊的，是一個看起來神情相當和悅的女人。
手上抱著一個睡著的嬰孩，他像是已經熟睡了一般。
女人來回輕撫著嬰孩，他的表情看起來相當安心。
這一切都被在旁的那個男生看見。
當然，那個女人也注意到那個男生。
於是他們的視線慢慢的對上了。
但男生只是不斷向後退著，像是不敢再看著女人一樣。
而女人只是愈靠愈近，愈靠愈近。

「呀！」

一聲慘叫，班長卻被自己的叫聲給嚇得異常清醒。
但不一樣的是，他全身顫抖個不停，也冒著冷汗。
他馬上把抽屜給打開，翻騰著裡面的東西。
而裡面有的，只是一包又一包用塑膠袋裝著的藥片。
他開始愈找愈急，不耐煩的他，竟把整個抽屜給拔了出來。
藥片被傾瀉在地板上。
他那雙手也抖得愈來愈明顯，又過了一會，他把四顆藥片直接塞進咀裡。
「咕唔」一聲，就把其吞下。
藥效似乎相當明顯，班長稍作休息，就像平日一樣，走出客廳。
但不一樣的是，客廳今天卻不再是空無一人。

「爸...」

男人只是不斷把蕃薯的皮給剝下來，剝完就放到碗裡。
梳洗過後，班長也坐在男人的身旁，開始吃蕃薯了起來。
是多久了呢？多久沒跟爸坐在一起。
一個吃完，就接另一個。
熱騰騰的蕃薯非常香甜，刺激著味蕾。
班長其實也知道為什麼，男人今天竟然會與他共桌吃飯。
因為，今天是他母親的忌日。

「以前阿，你媽媽最愛吃蕃薯了，就算是懷著你那時候，她每天還是會吃蕃薯。」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桌上的食物也被吃得一乾二淨。
接著男人便伸手，從銀包裡取出那張，稍黃的照片。
男人的手掌相當的大，指縫間充斥著那名為年月的痕跡。
手掌上面的紋理也早已被工作所磨走，只留下一塊又一塊看起來殘破不堪的乾硬死皮。
而照片上面記錄的，是一對男女幸福地抱著一個嬰孩。
說著，男子就將相片置在桌子上，隨手把一包紅色包裝的萬寶路塞進口袋裡。

「我去上班了。」

「嗯。」

班長剛伸手看看那一張照片，他們的表情的確是相當幸福呢。
雖然照片上所沖曬的，的確是自己跟他的父母。
但他卻對這沒有任何印象。
要說為什麼的話。

因為，他的媽媽在他出生的那一天，已經死了。

「騙人...怎麼會這樣...」

阿盈無法相信眼前的事。
課室的門被打開了，而地上只留下她昨天沒有拿走的毛衣跟校褸。
看著這景像，阿盈才猛然想起，昨天她並沒有確認門是否關緊才離開。
小貓，大概是從門縫離開了。

「糟糕了糟糕了糟糕了糟糕了糟糕了...」

阿盈邊跑邊懊惱著自己的大意，一想到小貓可能會遇上意外的可能性，阿盈就心急得快到流下淚來。
她用盡力氣，跑遍學校每個角落，每個小貓有機會出現的地方。
但卻是毫無回音。

「對了...不如到校工那邊打聽一下。」

阿盈萌生出這樣的想法，明明她知道的，她知道不應該這麼大意的。
但卻讓小貓跑掉了。

「呃，請問，這早上有看過大小大概這樣，白色毛髮的貓嗎？」

阿盈用自己的手掌試著表達小貓的身型。
校工只是回想了想，回道：

「有的確是有...」

阿盈像是找到生機一般，眼睛流露著期待的神情。

「但我們已經打了電話給漁農處，把牠給收走了。」

那對雙眼，瞬間失去了神情。
阿盈難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小貓被收走了嗎，那是代表什麼意思？

沒錯，阿盈知道那個答案。
那個令人覺得殘酷的答案。

「小貓將被人道毀滅。」

回到學校，班長只是看到那個坐在一旁，絲毫不動的女孩。
班長也認為有點不對勁。

「阿盈...你怎了嗎？」

「對不起...對不起阿小貓....」

話中帶著些咽喉聲，淚珠一滴一滴落下。
班長應該也察覺到了，小貓大概是走失了。

「明明...明明答應過牠，要收養牠的...」

說過後，阿盈開始失控，一行又一行的清淚流下。

「明明...明明還得為牠給想一個名字的...」

「呀...」

只是充斥著無力的嘶吼和啜泣，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無情。
回想起那溫馨的畫面，阿盈高興的抱起小貓玩耍。
小貓消失後，一切將成為泡影嗎。
如此的想法流露著於班長的腦海中。
班長也不禁有些動容。
緩緩走到阿盈的身旁陪伴著她。
只是，在旁安靜的，陪伴著她。
時間又不清楚又過了多久。
這裡再也聽不到小貓的撒嬌了。
兩人只是同坐在地板上，看著旁邊那包還未吃完的小魚乾。
阿盈的眼角還帶有些紅腫。

「阿盈，今天是我的生日呢。」

「對不起...前輩我現在真的沒那個心情...」

「也是我媽媽的忌日。」

這句話打斷了阿盈的話。
只見班長低下了頭。

「所以阿，我從來也沒有慶祝過生日，也不知道媽媽是什麼樣子，什麼聲音。」

「前輩...」

「所以我一直都很害怕，我覺得自己害死了媽媽。所以從小開始爸爸就跟我距離很遠，也只有這天才會跟他說話。每年到這了這天，我總是會發同一個夢，就是夢見媽媽抱著我，我不知為什麼，總是會很害怕，害怕得醒來手還在顫抖。所以每年生日我都會到學校南校舍天台那邊吹風，讓自己冷靜下來。」

說過後，班長只是露出相當哀傷的神情。

「前輩...為什麼會跟我講這些東西？」

班長只是笑了一笑。

「你不是說有不開心的事就跟你說嗎？」

阿盈聽到後，看起來有點不太懂回應，只是把視線投放到地板上。

「有可能是，看到你跟小貓玩耍的畫面，看起來有點像媽媽跟孩子玩耍一樣的感覺吧。始終我也沒有感受過，始終是我殺死媽媽的。」

「不可以這樣講話！」

阿盈突如其來的喊話，卻有點嚇著了班長。

「我想你媽媽一定不會這樣想哦！媽媽總是會為兒子驕傲的，怎麼可能認為是你殺死她呢？」

「阿盈...」

「你抱著這樣的心態，一生都會被困在裡面，你應該抱持的，不是愧對之心！而是感恩之心！」

但說過後，班長的臉色，卻鐵青得令人感到詭異。

「是這樣嗎...嗯，謝謝你，阿盈。」

「前輩？」

阿盈就這樣看著班長的背影，愈走愈遠。

「好像很久，沒跟你們坐在這邊談天了呢。」

花園的那張長椅上，坐著那三個人。

班長，彬哥，婷兒。

因為開放日，他們好像已經很久沒一起談過天。

彬哥扭開可樂的樽蓋，隨便飲了一口。

「沒辦法嘛，你那邊事情這麼多。」

「嗯... 明天開放日過後，一切都會完結。」

「吶，班長，我跟阿彬都有在學樂器喔。」

班長的反應卻是比平時平淡。

「想不到彬哥，竟然會去學呢。」

「怎麼我又被標籤了...」

婷兒只是笑笑，拍了拍彬哥的肩膀。

「誰叫你的確是這樣的人。」

在這平淡的對話間，婷兒和彬哥都感受到，班長不太對勁。

全因他那哀傷的表情，那副，像是放棄一切的表情。

「吶，班長你怎麼了，怎麼看起來臉色不太好阿。」

「嗯，我沒事，反而我搞清楚了一些，一直以來令我混亂的東西。」

彬哥和婷兒同樣擺出不解的表情。
班長也沒打算解釋清楚，只是站了起來。

「明天的天空，必定是最漂亮的。」

只是留下一句難以理解的話，轉身就走。

「吶，班長，等我們樂器技術比較好了以後，一起參加個表演的什麼吧。」

婷兒大喊著，而班長只是以一句輕聲的「嗯」回應。

不知不覺，班長已經走到校舍的另一角，獨自的看著那片藍天。
他從銀包裡取出那張，自己跟父母最後的合照看了又看。
媽媽的眼神裡充滿著希冀，高興的表情難以掩蓋。
看到這裡，班長突然冷汗直流，馬上把視線移開。

「感激之心嗎...對，明天之後，一切都會完滿的結束。」

班長這樣想著，突然後方傳來一把女孩子的聲音。

「前輩！」

班長回頭一望，原來是奔跑過來的阿盈。

「是阿盈嗎？怎了。」

阿盈聽到班長的話，頓時安心下來。

「剛剛看見你突然走了，嚇了我一跳...」

「喔..我沒事。」

但現在此刻，不對勁的是阿盈，他逃避著班長的視線。

「我想過了，可能我剛剛講的話有點不太好...始終我不太清楚前輩的事。」

「不...阿盈你說得對。」

「所以！」

阿盈的話打斷了班長的話，兩人的視線也對接上。
她的那雙眼，跟照片上的女人一模一樣。

「所以...所以我希望...」

班長臉色突然變得相當奇怪，往後退了幾步。

「不要...」

「我希望接下來的日子...」

「不要...」

「能夠...與前輩...」

阿盈，跟照片上的那個女人合疊了。

「能夠...與前輩...你日後一起...面對！不論是小貓的事...還是你的事，我都想知得更多。」

「不要...」

「我喜歡你，前輩。」

「不要呀！」

班長的一聲慘叫，他像是失去理智一樣掩緊耳朵。

直接從原處跑走。

一陣冷風吹來，幾塊楓葉落下。

站在原地的，只是阿盈。

她只是無力的跪下，握著那張漁農處的個案號碼卡。

她心目中，那個與班長跟小貓一同再玩樂的畫面，是否在此時此刻化幻成泡影了呢？

即將碎裂的拼圖

那對父母，看著自己剛剛出生的兒子，難掩其高興的情緒。

「親愛的，你看阿...多麼可愛呢。」

只見婦人用手指逗著嬰孩，他也高興的不斷「嘻嘻」的叫著。

「老婆...你現在身體還很虛弱，先躺下休息一下吧。」

「才不要呢，我得多看看這小寶貝多幾眼。」

說過後婦人又咳了幾聲。

男人馬上扶著婦人慢慢躺下，但她的手還不願放開這小寶貝。她的丈夫見狀，只是苦一苦笑，把頭湊到婦人旁邊，笑著道：

「還得為他取個名字呢。」

「嗯，是呢。」

婦人左思右想，又過了好一陣子。
突然她也像想到了什麼似的。

「嗯，我想到好主意了。」

見婦人隨手的在紙上寫了幾個字。

男人見後看起來相當滿意。

可惜的是，溫馨卻總是無法長久。

一切的一切，都被那聲無情的「吶」聲所終結。

不幸地，婦人去世了，

這個家庭也就永遠缺失了那一片拼圖。

幸運的是，兒子卻相當聰明伶俐，把學業完成得妥妥當當。

但對於這個男人來，兒子卻永遠無法補上這一片拼圖。

他的心情是如此矛盾，明知道兒子是他唯一應該所守護的，但看到他卻想起他最愛，而又無法再回來的人。

自始，兒子再也沒有問起過自己的媽媽。

而每當到他的生日，也是他最痛苦的日子。

直至一天，男孩終於崩潰了。

那年他十四歲的生日，他忍受不住自己的情緒。

一直帶著愧對之心生存的他。

是他，是他把整個美好的家庭破壞了。

那天他狠狠地用鏢刀把自己的身體割出一條又一條傷痕。

奇怪的是，他終於覺得舒坦了。

血液流下的那個瞬間，他終於覺得自己從一切的罪惡中解放出來。
是為什麼呢？是因為覺得自己在贖罪嗎？還是只是純粹用肉體的痛楚是蓋過自己的心裡的痛楚嗎？
那個時候，他所顯露出來的笑容，卻比一切都真摯。

隨著紙炮「嘯」的一聲，開放日終於在這一天正式開幕。
沒想到的是用學生表演作為賣點的開放日，比較上年，來客竟增加了不少。
大家看起來都十分享受這天的活動，所有的裝飾品更添了幾分細膩。
校內外因此也充滿了熱鬧的空氣。

唯一不一樣的是，那個物資管理室，那個曾經充滿笑聲的課室，現在卻空無一人。
沒有人再願意再為那裡開燈，在那個地方工作，談天。

但有一樣永遠不會改變的是，大家同樣望住的這一片天空，彬哥，婷兒，阿盈，班長，大家一同望著
的這一片天空，是如此的無瑕。
真想讓讓人跑進去探索一番。

隨著每一班級的中六同學陸續出來表演，大家的氣氛也愈漸高漲。
彬哥跟婷兒就坐在最後的那個位置，看著自己的同學使出渾身解數，展現著自己動人的舞姿。

「吶，真能幹呀。」
「怎麼你說得好像事不關己的樣子...」

但始終彬哥也許被日常的溫馨所感染了，他卻不太習慣身邊沒有班長嘈吵。

「嗯，等下去找班長來，一起看樂隊吧。」

婷兒卻擺出一副嘲笑的咀臉。

「唉呀，阿彬還會懂想念別人阿。」
「不啦，就那個有點不習慣而已。」

他們突然想起了昨天班長離走的那個表情。

「吶，阿彬，不覺得班長有點不對勁的嗎。」

彬哥很乾脆的答著：

「嗯，我...我也從來沒有看過班長那個樣子。他最近也不再愛講話了。到底我們，現在距離有多遠了呢？」

婷兒只是笑了笑。

「來吧，直接去找他吧。」

「阿彬，你確定是這裡嗎？」

眼前的只是一所關上燈的課室，明顯沒有任何人在裡面。

「我肯定，前幾天我才幫班長抬了點東西。」

「班長不在工作的話，又會到哪了去呢...」

彬哥突然回想起，那天班長身旁還有一個女孩子。
說罷，眼前這個不自然在徘徊的女孩子，正正與他腦海中的印象符合。

「吶...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阿盈立即轉過頭來，看起幾眼彬哥，又想了幾想。

「阿...你是前幾天，幫前輩忙的那個人？」

「阿阿，對就是。呃，那個你有見過你說的那個前輩嗎...？」

只見阿盈露出失落的表情，雖然她立即擠出了微笑，卻無法蓋過她的失落語氣。

「今天...今天還沒有見過，現在我就是來找他的。」

「他好像不在...你知道他會到哪去嗎？」

「這個我也不太清楚...已經找過前輩的家人了嗎？」

「嗯，託過老師問了一下，他爸爸說好像一早就出門了。」

彬哥和婷兒聽到看起來相當失望，因為他們已經不知道可以到哪找到彬哥了。

「那個...請問你們也是有要事找前輩嗎？」

「沒有，只是...只是昨天跟他談話時...覺得他有點不對勁，有點擔心而已。」

聽到後，阿盈露出相當傷心的表情，始於昨天還是被甩了。

「總之先到處找找吧。」

「糟了，還沒有聯絡到樂隊嗎？」

後台共有十多位同學不斷撥打著電話。

「這下真的糟糕了，現在才無法聯絡上表演家賓。」

「總之先多打幾多電話試試，不然再直接打到他們公司那邊！」

負責的老師不禁用雙手掩著臉，看起來非常煩惱。
在這種時候，待會出場的樂團竟然還沒有聯絡上。
此時一位女同學卻站出來說：

「不然，老師，我們只能...只能找同學來表演了。」

說過後，女同學就直接離開，飛奔而出。

「對了，前輩你們所說的不對勁...到底是什麼？」

「昨天，就班長一直擺出很奇怪的臉色...還說自己搞清楚什麼東西。」

婷兒普通的描述著，但看起來沒有什麼頭緒。

「對了，阿盈你昨天有跟班長講過些什麼嗎？」

「嗯...昨天班長跟我說了很多他家裡的事...說自己一直很愧對他自己的媽媽...然後我就跟他說...應該感激自己的媽媽，結果...最後前輩還看起來很可怕的样子...」

彬哥擺出驚訝的表情。

「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們不知道嗎..？前輩的媽媽...已經去世了阿。」

此時彬哥想到了，那恐怖的結末。

「嗯... 明天開放日過後，一切都會完結。」

「嗯，我沒事，反而我搞清楚了一些，一直以來令我混亂的東西。」

「明天的天空，必定是最漂亮的。」

什麼完結，什麼天空？要搞清楚些什麼？

一副副班長的神情不斷浮現在彬哥的腦海中。

他那個表情不是失望，不是傷心，不是失落，而是心意已決的表情。

「這下子糟糕了，班長可能打算去自殺。」

在那個空無一物的天台，一個男生坐在其邊緣。

目不轉睛的看著這一片藍天。

「果然，今天的天空，真美麗阿。就跟我最愛的媽媽一樣。」

比誰都要堅定的她們

阿盈向後退了幾步，驚訝的用手掩住自己的咀。

「前輩你們... 在講些什麼？我不明白阿？」

「他說過了，你讓他搞清楚了一點事情。」

彬哥沒有繼續說下去，只是轉過身去。

「他還說了，今天一切將會完結。如果他的出生令到他的媽媽去世的話，他大約也是一直帶著愧疚的心生活的吧。但現在...如果一切都變為感激之情，也只能夠報恩了。代表著，他會把性命當作禮物，還給那個...已在不再存在的媽媽。」

阿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原來班長一直想著這樣的事。

「那個時候...沒說那句就好了...」

阿盈著急得哭了起來，無力的跪下了。

在旁的婷兒終於忍不住了，她緊緊的抓住彬哥的領帶。

「阿彬，為什麼你還能這麼冷靜阿！那是班長阿，我們的朋友阿，如果真的像你說的那樣，我們現在就應該去找他！」

但當婷兒看到彬哥那鐵青的臉色後，卻慢慢的放開了他。

「我...我當然擔心他阿！但我根本沒有任何頭緒他到哪去了阿！」

彬哥一顆又一顆的淚珠湧出。

結果，這幾天以來，婷兒和彬哥發現自己根本對班長沒有任何認識。

不清楚他一直自己背負著如此的傷痕。

一片又一片與班長相處的片段浮現，他的笑聲，他為彬哥留下的零食，調皮的玩笑。

「我這...到底算什麼朋友嘛...」

而他只是無力的蹲下。

婷兒更是感受更深。

她所被授予的使命，不是要救人嗎？

結果自己卻是站在原地，卻沒法救到自己重要的人。

這也許就是人的無力吧。

沒法救到會長，現在就連班長也得失去嗎？

「婷兒，你是這麼容易無力的天使嗎？」

婷兒想起來了，自己站在這裡的原因。

想起了人類的那份無力。

「事後孔明，總是簡單的，所以當人比較當天使辛苦多了。」

對，現在這一刻她是無力的，沒有方法走出困境。

但身為天使的她，儘使現在她沒有能力，但如果她比誰都要早放棄的話。

那她到此的目的又何在呢？

對。

對。

對阿，天使應該做的事是什麼？

「對阿，我該做的是，是幫助人阿。」

那怕只是一點的鼓勵，只是一點的希望。

「怎麼我們都把他當作已經死了呢？」

只見婷兒慢慢走到阿盈的身旁，輕輕握著她的手，為她擦去眼淚。

「阿盈，現在我們間，最熟悉班長的只有你了。」

阿盈聽過後，又更加激動的搖著頭。

「不..我是害班長的人阿...怎麼可能！」

「就算是那樣，就算你真的害了他，事情總會一天會發生，如果..如果你真的重視他的話，現在不行動就太晚了。難道你跟他這兩星期的相處，一切都是假的嗎？如果不是這樣，我們的責任，不就是把他從那個地方救出來嗎？」

不論婷兒，彬哥，還是阿盈，都被那個名為自責的枷鎖給困著。
迷失著那個應該解決的目標。

對於阿盈來說，班長更是他第一個喜歡上的男孩子。
遇上這樣的事，她比起誰也不願意。
但那把解開枷鎖的鎖匙，就緊握著在他們的手中。

不是虛假的，不論是一起相處的回憶，一起跟小貓玩的時光，還是對他的感情，全都是千真萬確。
她缺乏著勇氣去承認這一切，這一切都被班長的那一句哀嚎給扼殺了。
但此時此刻，婷兒又再給予她這份勇氣去承認一切。

那她，到底還有什麼理由去拒絕呢。
答案是沒有吧。

阿盈也擦擦自己的眼淚，抬起頭看著婷兒的眼睛。
「嗯，前輩你說得沒錯，只有我能夠找到他。」
婷兒也鬆了一口氣。

「婷兒！」
遠處傳來一把聲音，跑過來的是另一位女同學。

「噢，你們這是怎麼了..？」

原來跑過來是婷兒在結他社認識的新同學。

「婷兒，你得幫幫我們，來表演的樂團失蹤了，我們社彈結他最好的也就你...拜託，幫我們上一下台。」

婷兒聽到後沒有驚訝，反而立即拉起地上的彬哥。

「嗯，沒問題。」

「你這是怎麼了...」

彬哥不解的問著。

「你沒聽到是樂團嗎，樂團。需要鼓手。」

「現在不是說這個的時候吧..！」

「能救班長的，只有阿盈了。」

說過後，婷兒就拉著彬哥的手離去。

「我們能做的，就是在台上，等著阿盈把班長帶回來。」

說著說著，婷兒卻停下來了。

她只是微笑的說著。

「而且，他還不是答應過我們，會跟我們一起表演嗎？」

對，婷兒就應該是這樣的天使。

比誰就要堅定，比誰都要相信人類。

阿盈也感受到這份勇氣。

在她那奔跑的身姿，沒有感受到一絲迷茫和困惑。

「前輩會去的地方，只有一個。那個時候，跟前輩談起他媽媽的事情。」

「所以每年生日我都會到學校南校舍天台那邊吹風，讓自己冷靜下來。」

想到這裡，阿盈就加快自己的跑步。

「你要等我阿，前輩！」

How to save a life?

「吶，本來我吃藥的目的，就是讓自己冷靜下來。但為什麼呢，現在我沒在吃藥，但一切都是...如此的平靜。」

那個男孩只是平靜的坐在天台的邊緣。

從上面望下去，所有的人和車看起來都渺小非常。

到底人什麼時候才會把其他人看得這麼渺小呢？

只有自己在高處的時候才會這樣吧。

下面的所有人的視線集中於自己身上，自己卻一直害怕被下面的人所害。

卻無法得知自己原來身處的地方才是更為危險。

「怕著被害，怕著失去，怕著結束，才導致我一直耿耿於懷。為什麼我要覺得對母親不起呢，原來只是因為我把自己看得太高...怕著母親會從我身上奪去什麼而已吧...」

原來人，與他人站在同一片土地上，也只是同樣的渺小，那到來了這種時候，哪怕再分辨高低，也再無意義了吧。

若果我們身處在那種地方，又應該抱著怎樣的心情去生存呢？

「那我該留下的，就只有，純粹對母親的感激之情而已了吧。」

媽媽用了自己的生命救了男孩，男孩也應該用生命去回答媽媽的恩情。

也許，那是一種美好，是一種解脫。大家不再抱有各種的恩怨，留下的只是正面且美好的感謝之心。

說到遺憾，對於班長來說，也許就只有，沒有機會實現與婷兒的承諾了呢。

各種與彬哥和婷兒一同上學的記憶斷片穿插於班長的腦海。

儘使不捨，儘使傷感，但對現在他來說，只是一種自私而已。

因為現在他，只要站出這一步，面前的就是烏托邦了。

但此時班長腦海閃過的，卻是阿盈。

「哈...也許最大的遺憾，是沒回應阿盈的表白吧。」

說罷，班長緩緩的站了起來。

那雙腿在風的吹拂下，看起來弱不禁風。

「對不起，阿盈，我也喜歡你。」

也許這份心意，永生永世也無法傳達了吧。

「呼！」

「不要！前輩！」

粗暴推開的鐵門的，是阿盈。

「前輩，別...別這樣做阿！」

儘管她看起來筋疲力盡，但她還是來到了這裡。

看到了自己喜歡的男孩面前。

但班長看起來沒有驚訝，只是微笑著說。

「阿盈嗎...我也有多少預感覺得你會來...沒想到你真的來了呢。」

阿盈無法掩蓋她那驚恐的表情，而她只是想慢慢接近班長，希望找個機會把班長拉住。

只見班長神情一變，冷冷的道。

「別再靠過來了，阿盈。」

阿盈立即被嚇得站在原地，動彈不得。

而班長則露出滿意的神情，說道：

「阿盈，我真的很感謝你，你令我解開了多年來的心結...而且這兩個星期以來，各種各樣的事也...感謝你。最後認識到你實在太好了。」

怎麼阿盈還不動呢？

因為她害怕，她若果接近班長就跳下去嗎？

不對吧。

不應該是這樣的吧。

彬哥，婷兒，阿盈帶著他們的心意來到此地，難道現在連講出自己想說的話，也得怯懦一番嗎？

「你知道你這樣做你身邊的人會有多傷心嗎？你的兩個朋友還在等著你回去阿！別因為自己的什麼狗屁自責就得去死！別太便宜自己了！為什麼所有人都負責著痛苦，你更要為他們又添苦呢...為什麼...」

說過後，阿盈聲淚俱下，無力的跪下。

「那...那你知道我的痛苦嗎？」

只見班長慢慢摘下眼鏡，那雙眼睛佈滿了淚光。

「我的出生殺死了我的媽媽！我親手把我自己的家庭破壞了！你知道什麼？我清早起來只能看到自己的父親啜泣！十七年來如是，每一年自己的生日，都得負責著殺死媽媽的這個責任！每一年！我已經無法脫離這個監獄了阿...直至阿盈，阿盈你認為我應該去感謝媽媽...我才能把一切都放開...當我打算去放開的時候...你又來叫我住手，眼前的就是解脫，到底..我應該怎麼辦阿...？」

「沒有媽媽...沒有媽媽會高興的，看到兒子這樣做...為什麼，為什麼你會覺得，媽媽希望得到兒子的報答呢...大家健康快樂的成長...不就已經是最好最棒的禮物了嗎？放過自己吧！前輩...我指的感激...是指你媽媽用盡所有努力，把你帶來世間的這件事阿！」

也許是阿盈的哭聲觸動了班長的心弦。

也許是班長覺得還有些事該做。

但一切也許太晚了。

一陣強風吹過，班長突然好像失去平衡一般，錯腳把自己絆倒了！

「不要！」

只見阿盈飛奔過去，用盡全力把班長的手握緊。

阿盈的手臂十分纖細，但她依然拉著班長的手。

「阿盈...放手吧，這樣下去你也會握不住的。」

阿盈沒有回答，只是發出一陣又一陣痛苦的呻吟。

人是否這是這樣呢，總是做了一些事後卻發現原來還有別的選擇。

果然，事後孔明還是非常簡單的吧。

班長突然手引卻有點發力，像是想要抓住點東西。
「唉呀...不是決定了要死了嗎，怎麼現在卻又有點想活了。」
看著阿盈那塊臉容。

「阿...果然還是喜歡阿，可惜..太晚了。」

「不...不行了！」
阿盈終於支持不住，手掌不情願的鬆放了。

「呀！」
突然兩隻手掌又再把阿盈鬆開的手掌給握緊。
阿盈驚訝的看看他們。
是陳老師，跟一個從未見過的男人。

班長的神情更是驚訝。

「爸...」
另一個拉住班長的人，是他的爸爸。
「爸！趕快放手！讓我死！」
班長說到終於忍不住了，他的眼淚不斷的流出。
正正就是自己阿，把自己的爸爸弄成這個樣子的。
自己怎麼還能有面子被他拯救呢？
「我害媽媽死了...又讓你痛苦這麼多年，讓我死，給我解脫吧！」
男人只是大吼一聲。
「我什麼時候讓你覺得我痛苦了！」
班長明顯感到怯懦。
「失去美玲是事實...但她留下的卻是你阿！我的兒子，陳寬恩阿！」

——「我們的兒子，一於叫做寬恩吧！希望他會在他的生命中，懂得去寬恕和感恩，只要他能快樂的生活，我就心滿意足了。」

「你媽媽為你改的這個名字，就是希望你能夠寬恕和感恩，放過自己吧...兒子阿！你快快樂樂的成長已經是對我們最好的禮物！這麼多年以來，我也做錯了，我...我也不該整天被困過去之中。」

「原來，媽媽給的禮物就是我的名字阿。」

是否太晚了呢，一切是否知道的太晚了呢。
從什麼時候他走到這裡了呢？
也許離開他的不是別人，只是自己離開了而已。

「來！寬恩趕快用力，先上來！」

這樣的自己還值得被拯救嗎？
媽媽是對著自己有著如此的期望嗎？
爸爸沒有因為這樣而討厭自己嗎？
那這隻手應該握著的，又應該是誰的手呢？

媽媽期待著的自己，到底是什麼模樣的呢？
不會是這個模樣吧？

「爸...救我！」
「寬恩！」

三人用盡全力，終於把班長拉了上來。

「幸好同學通知我，才能及時通知你的家長。」
陳老師氣憤的說著。
而班長則用想盡力把自己剛哭完的臉給隱藏起來。

「不管怎樣，你也得跟我到醫院去檢查。」
班長卻很大反應的拒絕了。
「不...不行，我晚點再跟你去，我現在還有重要事情要做！」
「你...你到底在講什麼？」
陳老師還沒說完，班長就已經拉著阿盈的手離開了天台。

「老師，算了吧，年青人的活動...我也應該要更新一下自己了。」
兩人就這樣坐在了地方，看著那一片藍天。
「前...前輩...我們要去哪？你...你剛剛才...應該去檢查一下...」
明顯阿盈的話中還帶著點咽喉聲，但班長明顯沒打算停下來。
「對不起，阿盈，各種事都很對不起，但現在我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就這樣，兩人就直接向禮堂的方向奔跑。

「婷兒，拜託了！真的很謝謝你！」
婷兒只是輕輕的點了點頭，又隨便彈了幾下身上的結他。
而彬哥，明顯看起來比起婷兒更緊張。
而婷兒只是輕輕的握著他的手。
「沒事的，班長一定會回來。阿盈一定會帶著他回來。」
而彬哥只是輕聲的回答了一聲「嗯」。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壓軸，校園樂隊！有請！」
隨著司儀的介紹，兩人也慢慢的步出舞台。

台下的人卻比想像中多。
愈接近台前，他們就愈緊張。
歡呼聲不斷傳進他們的耳中。
但關鍵的那個人還是沒有出現。
但他們卻沒有質疑過，因為他們一直相信，相信著阿盈會把班長帶回來。

歡眾的歡呼聲也開始安靜下來，等待著表演的開始。
時間卻只是一分一秒的過去。

「不好意思！來晚了！」
一把熟悉的聲音打破了沉默。

終於來到了台上的，是班長。

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天，但他們三人終於再次站在了同一個地方。

在他們的心的距離又有否因為而拉近呢？

他們間的信任又是否把一切都帶到這裡來了呢？

不管怎樣，婷兒只是露出了一個滿意的笑容，而台下的阿盈，也向台上投以一個期待的微笑。

一聲一聲沙啞的咪克風聲音充斥於禮堂。

班長只是扭了扭音量，就站了起來，開口道：

「不好意思，讓大家久等了，我..我因為點蠢事所以晚到了。希望大家能夠體諒體諒。」

坐在鼓前的彬哥，站在琴前的班長，拿著結他的婷兒。

三人互相投以信任的神情。

婷兒則把咪克兒拿了過來，輕聲道：

「那麼請，請大家欣賞，希望大家會喜歡，How to save a life。」

隨著彬哥敲過四下拍子。

婷兒也慢慢唱出那一句旋律。

「Where did I go wrong?

I lost a friend Somewhere along in the bitterness

And I would have stayed up with you all night ,

Had I known how to save a life?」

也許他們經歷的不是什麼生死。

但無疑，他們這一刻，站在台上的這一刻必定比在場的任何人都要享受。

他們的心中只留下純粹的表演之心。

為大家唱出這首歌的心意，意景。

人也會迷茫，說服著自己事情有多麼的糟糕，說服著自己放棄。

借藉別人給予的理由去行動，給予自己錯誤而快速的完結方式。

果然，人是渺小的。但最後，一起團結起來的渺小人羣，又是否是無力的呢？

儘使一切的過程也不是那樣的美好，不是那樣的無暇。

但琴聲和鼓聲的融合，也証明了這是他們所希望的結局。

在此時此刻，班長也許終於明白了自己名字的意思。

最甜的糖果

「各位...我真的不知道怎樣道歉才好，但是請讓我再一次說對不起。」

眾人只是投以微笑，唯獨是阿盈眼睛依然還是紅透的。

「前輩...你知道這幾天我哭了多少次嗎？」

「那個...對不起...」

只有彬哥露出了奸詐的笑臉，開口道：

「那個阿·班長，只會講對不起的男人是不會受歡迎的。」

班長馬上把頭別過去。

「彬哥...比以前更會開玩笑了呢...」

「別再擺出那個表情了。」

婷兒笑著說，她又把玩了頭髮幾下，又再開口。

「你呀，以前你只會調皮，只會笑些無聊的笑話，怎麼會擺出這種表情呢，這不合適阿。」

「是呢，這不太適合我。」

日常那笑容掩蓋下的真相，也在此一一掀開。

一件事是否適合一個人，又由誰去定奪呢？

結果還是得看個人的理想吧。

各個人的理想各不相同。

在這個時候，他們有比較接近自己的目標嗎？

那他們的目標又是何物呢？

對於班長來說，也許他現在依然未能夠釋懷，但他也知道了，眼前有更重要，更應該去重視，自己的生命也更有重量。

果然阿，每個人也需要依附著什麼東西吧？

不，就像婷兒以往所說的，這是一個「目標」吧？

如何才能更接近那個目標，才能更去觸及到那片天空呢？

只能緊握手中的希望，破釜沈舟了吧。

想到這裡，班長只是看看自己的手。

因為剛剛的事，右手手掌明顯看起來有點瘀傷。

卻突然一隻小手蓋上自己的手掌。

轉過頭去，只看見阿盈笑著把自己的右手放了上來。

彬哥和婷兒見狀，也笑了笑，把自己的手一同蓋上。

結果四人就像一個X的英文字母一般。

班長只是笑笑的說著。

「這什麼阿，好蠢。」

就這樣，學校的開放日就完滿的拉下了完結的布幕。

時間也慢慢流逝，天空被染上淺黃的顏色。

在花園的那張長椅上的兩人，這次竟是班長和阿盈。

他們只是坐在那個地方，欣賞著楓葉的落下。

班長也盯著時間，看起來也不見了。

「阿盈...時間不早了，也差不多應該回去了吧。」
「前輩，今天我有點事呢，可以陪一陪我嗎？」
班長也只是笑笑，繼續坐在那張長椅上。
不久，阿盈的電話響起，她立即接上電話。
只見她低聲喃語幾句，就乾脆把電話掛了。
「好吧，前輩，走吧。」
說罷，阿盈就拉著班長離開學校，跑到巴士站。
班長突然好像想起，原來自己已經很久沒有坐過巴士了呢。
上一次...大概是跟爸爸坐去醫院吧。
那個時候，好像爸爸還買了許多糖果。
原來自己，也有吃過這些美好的糖果呢。
「晚上，買份宵夜給爸吃吧。」
他這樣想著。
不久，巴士就已經快到站了。
看起來阿盈還有些疲勞，在搖擺的巴士上站得有些不穩。
班長也馬上扶住她。
阿盈也投以一個微笑。
走了一會，眼前的是一所不太大的建築物。
上面寫著的，是遺棄動物協會。
而阿盈握起班長的手，一同步進建築物。

「郭小姐是吧？請給予個案號碼以便跟進。」
阿盈從手包裡找了幾找，取出一張些許殘舊的硬卡紙，隨即將其交出。
只見職員對著鍵盤敲了幾下，印出一張又一張的證明書。
「請，到這邊來。」
職員就從裡面找出一個籠子，緩緩的把裡面的動物抱了起來。
那是隻白色的貓，看起來十分小巧。
當那雙眼跟阿盈的雙眼相交時，貓咪立即大聲喊著。
阿盈也開始眼泛淚光，馬上從職員手中接過小貓。
「謝謝你！幸好...那天校工姨姨幫我打了電話查詢...」
看到小貓滿足的叫著，阿盈也馬上將其擁入懷裡。
班長看著這一切，只以低下頭笑了一笑。

「那個時候，媽媽抱著我的時候，又是否是帶著這樣的表情呢？」

隨後，他們就離開了協會。
阿盈只是緊緊的抱住小貓。
「這次不會讓你跑掉的喔，我要直接把你帶回家。」
隨後阿盈也吻了小貓幾下。
「阿盈...這樣很髒啦。」
「哈哈，人家很高興嘛。」
阿盈卻突然低來頭來，像是想講點話。
她卻用雙足擦了擦地面，像是緊張似的。
過了一會，她終於開口了。
「那個..那個！前輩，我怎樣想都無法想到一個好名字，你可以幫小貓取一個嗎？」
班長看起來有點被嚇到，但又馬上回復正常。
「對呢，那就叫做...馬蹄蓮吧？」

只見阿盈忍不住偷笑。

「那是什麼...前輩好土阿！」

「吶，那個可是很有意思的阿，馬蹄蓮的花語可是...」

班長卻停下了口。

「是什麼？」

「沒什麼。」

阿盈則擺出一個不服氣的表情，又把目光放回小貓身上。

「看你雪白雪白的，決定了，你叫作牛奶！」

「結果還是吃的...」

阿盈卻沒有理會班長。

班長也只是看起來有點無奈的閉上了眼睛。

「那個阿，前輩。」

「怎了？」

張開眼後，眼前卻沒發現阿盈的蹤影。

突然，班長好像感到自己的臉頰有一陣柔軟的觸感。

過了幾秒，阿盈才把那片嘴唇挪開。

阿盈也只是臉紅著的問道：

「前輩，這樣會太髒嗎？」

顯然班長看起來完全回不過神來。

「這樣...太甜了...」

這大概是班長吃過最甜的糖果吧。

兩人一貓，就這樣站在黃昏的天空下，想著自己的目標。

第二章 完

結果寫完兩章我都其實唔太清楚有無人睇緊...

不過我依然都會努力寫埋落去

希望有睇既朋友們繼續睇

我會努力寫埋sosad

希望有人話我知我唔係單緊機...(畫圈)

如果大家有意見有野想講或者純粹同我講你有睇緊,呢D都已經對我黎講係好大動力黎嫁啦

btw希望各位睇得開心

thank you

第三章 粉紅色的信

時值十一月，秋高氣爽，天氣正好不冷不熱，令人感到舒適。一棵棵的杉樹開始發黃，街路上也被佈滿了落葉。這也代表著一年一度的開放日，這年也順利的畫下美滿的句號。同學們也只好從團結的氣氛中離開，開始得回到沉重的課題上。結果大家還是得面對自己依然是同學的事實，也只得背上身為學生的責任。

在這樣的一天，婷兒卻露出了少見的煩惱表情，不斷用力抓著頭，又看起來十分焦躁。而她桌子上的工作紙也被橡皮刷弄得面目全非，滿是蒼夷，鉛筆的筆跡被留在各個角落。

而這份正正是她的數學功課。

「呐...阿彬，到底這是什麼東西？為什麼我跟著書本上的方法做，結果答案還是錯了？」

彬哥隨手把書本挪過來自己的面前，深思了一會，又隨即在書上寫了幾筆。

「這題...你先要把假設 $f(x)$ 是方程，不能直接把數字放進去計算啦。」

婷兒像是恍然大悟一般，又把書本取回來。

「哦，想不到阿彬還滿聰明呢！」

「我只有對自己的數學比較有自信...」

也難怪以前上數學課時彬哥從未被要求回答，也許是老師知道彬哥數學底子不錯吧。回答過後，彬哥又把身子軟下來，舒適的躺在桌子上，繼續把視線投放在窗外。

「呐，可以問你個問題嗎？」

「嗯。」

「你別生氣喔。」

婷兒像是有點疑惑的樣子，但她還是點頭了。

「為什麼你做了這麼多練習，你數學還是一直零分呢？」

但彬哥沒到聽到回應，於是他轉過頭去看看，誰料一看就是一記重擊。

「我哪知道阿？說回來到底你們學這些東西是要幹什麼啦？」

「不是說好不生氣的嗎..？」

無奈的彬哥這樣說著，婷兒又把視線投在書本上。

「才沒有生氣...」

也是呢，被萬年排榜尾的彬哥笑話，感覺的確不太好，尤其是一直充滿自信的婷兒呢。

「呐，數學再不合格的話就會被拉去補課喔。」

搭話的是班長，看起來十分有精神。

「我知道啦！所以我正在用功！」

「嗯嗯，加油喔，我約人了，先走啦。」

班長說過後轉身就走，只留下他們在努力的溫習。

「這個班長...腦子裡只有阿盈了，都把我們忘了。」

婷兒正被要求重做數學功課，而彬哥則是數學以外的功課。

但從旁看起來，只有婷兒在用功，嘛，這也是很平常的。

始終，他還是那個懶惰的學生。

「如果...如果我要去補習的話...我的課外活動...」

聽到婷兒這樣碎碎唸著，彬哥也只能笑笑。

「阿...你還真是喜歡結他呢。」

「嘛，始終...始終滿有趣的阿。而且社友也滿好的...」

「嗯...是這樣喔。」

彬哥想起了那個教鼓男同學，他怎樣也跟有趣連不上阿。

「不過，打鼓其實也滿有趣的啦。」

彬哥這樣想著。

於是時間又過了好久，看著婷兒不斷的拍打著計算機，彬哥也慢慢的進入夢鄉。

就這樣，他們的中學生涯就一點一點的流逝。

黃昏也慢慢的來到，絲毫的光線滲進了彬哥的眼簾，好不容易，彬哥終於從他那個舒適的世界離開。但身邊卻空無一人，桌子上滿是混亂的紙張。

「大概...她是去交功課了吧。」

但彬哥眼前的卻是一本又一本未完成的作業。

令他又不禁的喊著「好累阿」。

「咚咚」

那門的另一方，他敲著門。

「怎啦...還那麼見外的敲門喔。」

於是門被慢慢的推開了。

卻出現在彬哥眼前的卻不是婷兒，而是一個看起來比他小的男孩子。

「那個...請問婷兒前輩在嗎？」

彬哥看起來有點訝異，因為他從未見過婷兒會被其他人找上。

「喔...她喔，她去交功課了。」

男孩子看起來有點失望，又想了一會，喊道：

「前輩...那請你把這封信交給婷兒前輩！」

放下信後男孩轉身就跑，彬哥還沒有時間問他叫什麼名字。

於是彬哥就走到信封面前。

那是一封用粉紅色紙包裝的信件，上面還寫著婷兒前輩收。

「這...怎樣看都像是一封情信吧。」

充滿個性的答案

「阿...婷兒也會收到情書呢...」
「你這樣說不覺得很失禮嗎？」

於是他們就圍在一起，研究那封粉紅色的信。
婷兒疑惑的拿起信封，仔細的打量了一下，又從不同方向研究這封情信。
看到婷兒如此笨拙，彬哥不禁問道：

「你這是在幹什麼？」
「人...人家沒有收過這種東西嘛！」

班長只是點點頭，又道：

「嘛，婷兒還滿漂亮的，收到信也不奇怪吧。」

然後婷兒又把目光投回信上，小心翼翼的慢慢把信上的貼紙撕開，把信件取出來，再一手把信放在桌子上，沒有打算掩蓋起來。

「欸，可以看嗎？」
「嗯，隨便看阿。」

聽到婷兒輕鬆的說著，他們有點替那個男人感到可憐。那個阿，情信被喜歡的女孩給公開，不就像是公開處刑的感覺嗎？
嘛，對於婷兒來說，也許沒有什麼感覺吧，始終她是第一次接觸這種東西。
然後他們就開始閱讀信上的內容。

「嗯...你好，前輩，我知道我這樣有點唐突，但看到你在台上的表演，那把美妙的歌聲及演奏撼動了我的心弦，我無法忘記你那身影，請容我透過這封信表達我對你的思念，若果前輩願意給我一個答復，請明天放學時到學校花園，我會等待你。阿弘，敬上。」

眾人聽到信件的内容後，只是平靜的站在原地。
彬哥終於開口打破沉默，說道：

「這男孩子的文筆好像少女一樣呢...什麼東西。」
「嗯...『我無法忘記你那身影，請容我透過這封信表達我對你的思念』呢...這是哪門的詩？」

婷兒只是一臉困惑，用手托著下巴，又把信件拿起來左看右看。

「怎麼會喜歡我呢？喜歡是怎麼一回事？」

彬哥無奈的說著：

「你這語氣聽起來像是個五十歲的大媽對小學生對話一樣...你真的是妙齡少女嗎...」

他轉身過去，又說著：

「嘛，想知道的話，放學去找他不就行了嗎？」

婷兒馬上搖著頭，激動的說著：

「不行！我去的話不就像是答應他的樣子了嗎？」

班長突然用著冷眼看著婷兒。

「吶，婷兒你不去拒絕他的話，他就會一直泥足深陷的喔。」

說過後，眾人就離去，留下婷兒與那封信件。

「前輩！這樣不是很好嗎？被人喜歡的感覺非常好喔！雖然你未必喜歡他，但那種感覺很好喔，好像自己站在燈光下的樣子。」

「是嗎...我不太懂這些東西。吶，阿盈，那我該怎樣去回答他呢？直接點還是應該要溫柔點？」

阿盈只是自信的笑笑。

「這種時候啦，不要掩蓋自己的真性情！把你最自然的答案說出來就對了！」

婷兒看起來像是恍然大悟的樣子。

「喔！這樣我明白了，你比阿彬他們有用多啦！謝謝喔！」

阿盈眼裡好像燃起青春的火焰一樣，她又用力拍著婷兒的肩膊，投以一個送行的眼神。

「加油。」

一句如此普通的打氣讓婷兒覺得自己充滿了力量，她慢慢的轉過身去，準備面對那個挑戰。而阿盈，只是對自己的前輩充滿信心，等待著她的歸來。

來到這一個鳥無人煙的花園，一直都是婷兒他們打發時間的地方，如今竟要在這裡面對一個人的心情，對她來說未免有點沉重，但她還是堅定不移的向前邁進。

在那棵杉樹的旁邊，有一個人影，他像是等待著什麼。

於是婷兒就慢慢向那個身影前進。

那個人同樣也察覺到婷兒，慢慢從杉樹的旁邊走出來。

於是兩人的目光對上了。

他是一個個子不太高的男孩子，看起來比起婷兒還要矮一點。

於是婷兒就笑笑的問題：

「請問你就是阿弘嗎？」

男孩則害羞的扭動著身體，像是害怕著什麼，但他還是答應了。

「恩...前輩，很感謝你能來。」

這風的吹拂下，男孩子的心卻沒有被吹冷。
他又用盡全身的力氣，擠出那句話：

「前輩！我喜歡你！可以給我一個答案嗎？」

婷兒只是閉上眼睛，微微彎下身子，她回想起了眾人的話。

「吶，婷兒你不去拒絕他的話，他就會一直泥足深陷的喔。」
「這種時候啦，不要掩蓋自己的真性情！把你最自然的答案說出來就對了！」

這樣的話，答案只有一個。
她微笑的說著：

「我不喜歡你，別泥足深陷了。」

於是男孩眼泛淚光，什麼話都沒有留下，轉身就走。

「阿...我好像搞砸了什麼的感覺。」

首次連接上的內聯網

「結果你就這樣說，然後那個男孩就直接走了？這也太過份了吧。」

彬哥坐在那張舒適的電腦椅上，雙手放頭後，雙腳使力一踢，使得自己轉了幾圈。果然大家最愛的還是旋轉功能阿。婷兒聽到後，馬上板起臉容。

「欸，不是你們叫我這樣說的嗎，還說什麼不要讓他泥足深陷的什麼。」

只見阿盈擺出苦笑，又道：

「是這樣啦...但是這樣說也太直接了。」

班長又搭話說：

「對阿，這樣太過份了。」

此時班長卻受到了阿盈的瞪眼，於是他又把頭挪開，避開那眼神攻擊。而婷兒只能低頭嘆氣。

「欸，人真的很奇怪耶，怎麼會喜歡一個不認識的人阿。」彬哥只是冷冷的說：

「你怎麼又把自己講得好像不是人的樣子...」
「閉咀啦！」

結果他們就在談著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四人就這樣過著悠閒的中午。難得的是，他們竟然身處在電腦室，全因彬哥被榮邀要求重做電腦系功課。眼見彬哥面對工作卻毫無幹勁，只在那邊自我旋轉，阿盈感到睏意來襲，於是她又打開電腦的屏幕，熟練的打開了瀏覽器，隨意按著網頁上的按鈕。網頁只是普通的學校內聯網，但卻有著不一樣的影片和照片，阿盈就只是翻開這些照片來看。班長和婷兒見狀，馬上把頭湊到阿盈身旁，好奇她做的事。婷兒眼睛看個不停，問著：

「阿盈，這是什麼？」
「就內聯網阿，看看其他級別學生上傳的照片唄。」

班長只是苦笑著：

「婷兒好像很久沒上這網站的樣子呢...」

婷兒只是板起臉容，又把目光投放在屏幕上。

「想不到真的會有人把影片放到這來呢。」
「會喔，而且還蠻多呢。」

阿盈隨手按了幾按，點到了這條名為「盲俠騎劫隱型戰機」的影片，內容沒什麼特別，只是一個男同學騎在另一個同學上取樂而已，觀看數卻破千。

「看那，其實還滿流行的呢。」

「這樣的內容真的可以放上來嗎...」

「嘛，本來就是用來放校園生活的地方，我想沒什麼不行的吧。」

婷兒只是不解的點了點頭。

於是阿盈又把滑鼠挪到播放鍵，把暫停的影片繼續播放。

隨著影片播放，婷兒卻在裡面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欸欸欸，這邊暫停一下。」

「怎麼了。」

「這個被騎的男孩子...不就是那個跟我告白的阿弘嗎？」

阿盈聽到後不禁感到驚訝，馬上擺出一個誇張的表情。

「竟然是他嗎？看起來沒什麼特別阿。」

「嗯，看起來只是個普通的男孩子阿。」

搭話的竟然是彬哥，他只留下那個仍在旋轉的電腦椅。

「他這樣是在被欺負嗎？」

班長指著影片的影像，阿弘開始時還帶著點笑容，慢慢卻不時流露著不情願的表情。

「看阿，他一直被騎著，還被打了幾下呢？」

「不是只是玩耍而已嗎？」

婷兒只是深思著，托著頭，把視線放到地板上。

「我還是應該是對他道歉吧。」

「欸！不要阿前輩，他會以為你對他有興趣，然後又會找上你的！」

阿盈搖著頭說著，婷兒只是笑笑。

「不是啦，他這樣回去的話，不就會被朋友取笑嗎...應該可以說得更好一點的。」

「這樣吧，前輩，我們陪你一起去，這樣也能令我們安心點...」

「這什麼東西...」

婷兒擺出一副無奈的表情，又馬上回復笑容。

「好吧。」

結果，彬哥的功課還是沒有完成。

他與他們的緊張

接著他們很快跑到低年級的樓層，但還未站出走廊，就已經被一陣又一陣的嘈鬧喧嘩給騷擾著耳膜，也不禁令他們感到一點違和。

「就是那間嗎？」

彬哥問著，而婷兒就指著那塊3A的班房牌號。

「嗯，A班的阿弘，他跟我講了。」

他們就慢慢走到班房前，但班房門沒有被關上，反而是被完全打開著。因此剛剛才會這麼吵呢。彬哥馬上注意到地板上有一個被貼上警告貼紙的圓拱形盒子。

「是因為這個門才關不上嗎？」

彬哥這樣想著。突然班房裡就來了一個人，他不是阿弘，而是另一個個子高大的男孩。他上下的打量著婷兒，看了幾秒，婷兒不禁感到有點不舒服，瞪了他一眼，男生才慢慢道出：

「是婷兒前輩喔，請問來這裡有何貴幹呢？」

「你...認識我？」

男生則笑了幾聲，又再道：
「看到你的表演，全校都認識你啦！」
接著又是一陣哄動，吵得令人感到痛苦。
阿盈看起來有點受不住，只是輕輕的抓住班長的衣袖。
「討厭的傢伙們...」
當然對於婷兒來說，她也不習慣這樣的事。
但她覺得自己還是有責任去道歉。
始終，來到這邊的目的就是為了救人吧。
經過會長及班長的事後，她知道了自己該做的事。
眼前這個傷心的人，而且原因還是自己。
那這個時候又怎能退縮呢？
於是她就直接問。

「想找阿弘。」

男生的表情對比起剛剛的，明顯看起來有點驚訝。
於是他就轉過頭去，大喊：

「弘，找你喔。」

然後他就從門口讓開。
但阿弘只是把視線投放到門口，又不時到處張望，看起來像是很緊張的似的。

而他只是對住門口大喊。

「前...前輩，請問什麼回事。」

「想找你說點話，先出來吧，比較好說話。」

但他只是把目光放到另一邊，接著又開始吞吞吐吐的。
他又續道：

「前輩...我..我現在有點事...離不開座位，可以...可以先進來...再說嗎？」

婷兒聽到後，沒有加以思索就步進課室。
她也注意到那個圓拱形維修盒子，於是她就直接跨過它。
婷兒就這樣直接走到阿弘的面前。
而他的臉只是變得更紅。
嘛，也正常的吧，看到把自己甩了的對象。
於是阿弘又緊張的開口。

「前輩...請問怎麼了...」

婷兒微微彎下身子，點了點頭。
她用著比較小的聲線說著：

「昨天的事，我想過了，很抱歉，我不該用這種說話方式的，因為看到你因為這樣哭了，所以我想來跟你說聲對不起。但是我覺得隨便喜歡上一個女孩子是不太好的，所以我覺得先互相了解才說喜歡比較容易讓人接受。如果日後有煩惱，也可以找我和我的朋友傾訴。」

阿弘的表情看起來十分驚訝，大概他沒有想到婷兒會跟他講這樣的話吧。
婷兒看了看他，又再續道：

「這樣也比較好讓你跟你的朋友交代吧。」

阿弘突然拼著命揮手，看起來想要否認著什麼。
婷兒就這樣留下了一個微笑，轉身就走。
而阿弘則是看著她離開門口，又得麻煩的跨過那個圓拱形維修盒子。
看到婷兒從課室裡走出來，大家總算安心了下來。

「還以為你會被那個男孩子給留下呢。」

阿盈擔心的說著，班長只是輕輕拍了拍她的頭。

「別把他說得像是個跟蹤狂的樣子啦...」

「其實說回來，你其實也不用做這麼麻煩的事嘛。」

彬哥隨意的問著，婷兒只是回答著：

「因為我不想看到有人因為我而不高興，而且我跟他說了有傷心的時候可以來找我們傾訴，這樣他又跟他朋友交代，這個應該是比較好的處理了吧。」

阿彬只是回想起那天跟婷兒的相見。

「你如果有什麼不高興的話，就來跟我說吧！」

這句話浮現在彬哥的腦海中。

「對呢，她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彬哥這樣想著。

「你也變得會講話了呢。」

而他只是這樣說著，四人就這樣離開這層陌生的樓層。

但此時的阿弘，依然是坐在座位上，他看起來比起剛剛還要緊張。

「唷，弘哥，你跟前輩是什麼關係呢？剛剛前輩又跟你講了什麼？」

「沒...沒有什麼，只是她來跟我說對不起而已。」

跟他搭話的男孩聽到後，看起來心情好上了不少，
隨即大喊：

「大家聽到了不？我們的弘哥又被甩啦，哈哈。」

班上其他的男孩都沉淪在快活的空氣當中。

但阿弘這刻卻沒有在意那些惡意的譏諷，而他只是注視著門口那個圓拱形蓋子。

熟悉的敲門聲

阿弘，一個毫無特別的男孩子，個子不高，樣子普通，沒有專長，但很清楚知道的是他迷戀著婷兒，迷戀那個出色的前輩。

「可以找她傾訴。」

這樣的話語一直徘徊在他的心中，佔據了他的心神，他的思髓。

儘使，儘使他現在這刻。

依然被踩在別人的鞋之下。

一個又一個骯髒的腳印佈滿他那純白的襯衣。

一腳，又一腳，他卻像是沒有反應一般被玩弄著。

是習慣了嗎？還是已經失去了知覺呢？

「別告訴別人喔，不然那影片就要被放上去了喔。」

幾個男生邊笑著，就邊離開班房，留下那滿身是傷的阿弘。

但他只是慢慢的爬了起來。

掃視了四邊，又把手機從口袋拿了出來。

他能堅持的原因，只有一個。

「我...我還有前輩可以幫我...」

接著他就熟練的打開了手機的功能表，打開了那資料夾。

依他只是滿心歡喜的盯著屏幕，一直盯著，沒有一刻把視線挪開。

直至，直至那黃昏的光消散。

如今，考試的季節也慢慢靠近。

對於這些應試學生來說，聖誕節的假期只留下了被利用來溫習的用途。

有時候他們會想，「為什麼普天同慶的日子我們得在家中溫習呢？」

其實答復也在他們心中，因為假期本來就不是用來休息，是用來工作的阿。

不然聖誕節何來這麼多燈飾禮物購物，全因還有人在看不見的地方，在用沒人看見的功。

不過有一件事是大家都明白的，就是就算是多麼值得的紀念的假期，還是只是普通的紅色假日。

功課還是得做的。

雖然還未到聖誕節，離模擬考試還有些許時間，但是依然有著幾個人還是得負上沉重的課業壓力。

而這就是他們日常的光景，婷兒在偷懶的彬哥身旁，不斷拍打著計算機。

看到她一下比一下大力的寫字，事實上有點替書本們感到可憐。

始終你們生於世上的時候，身上就已經被印上這種莫明奇妙的東西，而且還得被人咒罵。

結果這種憤怒就從婷兒的手指反映出來，一陣又一陣嘈吵和哀號的聲音令彬哥感到痛苦非常。

他終於受不住了。

「那個阿...」

當彬哥把頭轉過去時，他看到了，那種尖銳的眼神。
正在告訴他「別找我說話」。

咦，彬哥突然覺得不吵了。
他覺得這種聲音很普通，於是他就把頭轉回去另一面，繼續忍受著痛苦。

「呀！不懂阿，怎麼一直改正還是錯呀？」

婷兒終於放下手上的筆，仿倣彬哥一樣，懶洋洋的倒臥在桌子上。

「那個呀，你得要有耐性才能念好數學喔，對，就像是煮飯一樣，不能太急，不然只會落得不生不熟的結果。」

「別說生熟了...我連材料都沒有搞清楚阿...」

婷兒只是苦笑著，彬哥偷偷盯了她的功課本。
上面只是寫著再重做，以及一堆紅筆痕跡。
他輕輕拍了一下頭，輕聲嘆息。

「還是先從基本的來吧，如果要做懂圓形，你首先要懂這些定理是什麼玩意。」

彬哥就順手從筆記本撕下一張紙，隨手幾筆就把幾個圓形畫了起來，又在上面畫了幾條線，幾句話，熟練的手法使婷兒看得入迷。

「首先你要懂得這兩個定理，可以反証到底這兩條線是否平分，還是直角，不理解就算怎樣做也不會懂的。」

婷兒一手把彬哥手上的筆記紙搶走，又仔細看了兩眼。

「阿彬你...認真起來寫字還滿漂亮呢。」

彬哥聽到自己被稱讚了，感覺有點害羞，於是他就打算隨便找個話題糊混過去。
但卻被婷兒的問題給打斷了。

「吶，怎麼你現在不打算用功呢，你看起來還滿聰明吧？」

彬哥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給嚇到，他只是隨便笑笑。

「哪有...是你錯覺吧？」

婷兒又轉視線轉到彬哥身上，看了他幾眼，扁著嘴。
看到她那副可愛模樣，說彬哥沒被吸引到是假的，但婷兒很快就回復正常。

「算吧，你總有天會告訴我的。」

就這樣她就把注意力放回課本。

「你還真是努力阿。」

「當然阿，我才不想輸得給阿彬呢。」

「怎麼有事沒有都要偷婁我...」

婷兒愉快的笑了笑。

「咚...咚...」

一聲又一聲的敲門聲阻礙著他們的工作，然後門就被慢慢的推開了。
門外是那塊熟悉的面孔，阿弘。

「咦，阿弘嗎？怎麼了？」

婷兒問著，而阿弘則是有點緊張的回答。

「前輩...那個，不是說如果有困難可以找你幫忙嗎..？」

婷兒沒有思索，反而是擺出一個高興的表情。

「嗯，怎麼了？」

阿弘又好像搖擺不定，過了一會，他終於開口了。

「那個...那個我想前輩教我結他...！」

婷兒看起來十分驚訝，她慢慢的放下手上的筆，然後站了起來。

「阿...阿弘，你等我一下！」

結果婷兒就這樣跑了出去，只留下彬哥。

「到底她是有多喜歡結他阿...」

彬哥又注意到只是呆站在門外的阿弘，於是他就開口說：

「那個，你先進來坐坐吧。」

阿弘沒有回應，只是連忙把門關上，又隨意拉了張椅子，就這樣坐了上去。
課堂只留下他們兩個。

「那個，請問你...你跟前輩是什麼關係呢？」

彬哥被這樣的問題問著，固然感到奇怪，但他也仔細想了想。

「嘛...說回來好像，像是認識了很久的感覺，又好像是剛認識不久了的人的感覺...嗯，總是就是同學。」

阿弘只是把頭別過去。

彬哥看了看阿弘的反應，小聲的說了句。

「沒禮貌的傢伙呢...」

依然是那獨腳金

過了不久，婷兒果然帶來那支她慣用的紅色電結他，而且帶著一個非常興奮的心情跑進課堂。一站進課室，她就立即左看右看，找尋著阿弘的身影。接著她就拍了拍椅子，示意阿弘過來，自己也隨即坐下。

「吶，要學結他的話，首先你得把手指拗開點喔，像這樣。」

婷兒把左手手掌拗開，平穩的按在結他線的前四格。

「然後要這樣動，來回做幾次，把手指的柔軟度練好。」她又續道。

於是就看見她熟練的把手指不斷上下郁動，像是把所有結他的格子都按遍的感覺。阿弘只是看得入迷，婷兒見狀，馬上把結他放在阿弘的身上。

「不如親身試試吧，只看著我做應該很沒趣吧。」

阿弘也慢慢的把手指放在弦線上，但他沒辦法像婷兒一樣靈活。婷兒見到阿弘不太順利，於是她直接握著阿弘的手，使勁一拗。

「阿前輩！好痛阿。」

「要這樣才能更容易上手啦！」

又過了不久，阿弘的樣子看起來相當痛苦，他終於忍受不住了。

「阿前輩！讓我先休息一會。」

於是他的手就從結他身上離開，又用右手輕輕撫著左手剛剛被拗開的位置。婷兒只是擺出一個無奈的樣子，說著：

「要多努力，練習，才能更快進步喔！不能夠這麼快放棄的。」

「沒想到會這麼難...我沒有前輩那樣聰明啦...」阿弘則別過頭去，像是有點害羞的說。

這樣說著的阿弘，卻突然感受到頭頂傳來的一陣觸感。婷兒只是輕輕撫了他的頭。

「這與才能的什麼沒有關係喔。可能有些人學得比較快，有些人比較慢，但努力這個因素是每個人都得付出的。所以你得努力，才能把結他彈好。」

阿弘明顯被婷兒給嚇到。前輩是多麼的溫柔，又多麼的體貼呢。這樣他也沒有辦法偷懶下去吧。結果阿弘把心一橫，繼續努力練習。婷兒也露出一個滿意的笑容。而在旁的彬哥，只是心裡暗暗吐槽著。

「怎麼對我沒有這麼溫柔...」

也許，這是婷兒另一種表達信任和體貼的方法吧。
對於身為天使的婷兒來說，可能這樣跟人相處是相當的笨，但她現在卻是享受著，享受用自己的方法去感染別人，明顯的，她有什麼在改變著。

這是她樂見的嗎？這是她父親想看到的她嗎？

婷兒這樣想著，然後再又繼續留意著阿弘的練習。

「喲，我們回來啦。」

門外傳來一陣熟悉的聲音，是班長和阿盈。

「唉阿...想不到上次開放日的報告還有這麼多要寫呢...」

阿盈邊抱怨著邊把門關上。
當然他們也注意到阿弘，還注意到他拿著婷兒的結他。

「欸，你...你不就是昨天那個...」

很明顯阿盈想說「被甩的那個男生」，但她也知道自已這樣說有點過份，所以她也壓抑了下來。
始終提別人吃檸檬的過往，對男生來說還是種折磨阿。
但阿弘現在卻是在發自己好人卡的女主面前練習結他呢，這也是一種微妙的巧合吧。
班長跟阿盈投以微笑示好，但明顯阿弘看起來有點抗拒。
也許阿弘，是比較害怕陌生人吧？
婷兒這樣想著。

很快的，一個下午就這樣過去，每天這個時候，從開放日的前夕，總會有兩個人偶爾會坐在花園的長椅上無所事事，等待著時間過去。

「唉...結果數學的補做只能草草完成...時間都花在教結他上了...」

「你真有幹勁阿，教他彈結他。」彬哥用雙手撐著自己，看著那漸黃的天色。

「還好吧，始終結他是很有趣，把這東西傳遞給跟人我覺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喔。」

婷兒滿意的說著，隨即從書包裡拿出一本筆記本。
又上面寫了「阿弘學習進度」等等字樣，然後寫個不停。
彬哥看到婷兒這樣做，不禁說著：

「你真用心呢。」

「當然阿，他可是我第一個學生！他也答應我每星期都會來學，那我當然要記錄好！」

然後婷兒就不斷回憶著剛剛的事，再用文字將其描述。
看到這樣努力的婷兒，彬哥也隱約感受到。
那個當初咒罵著會長的她，現在竟然這麼用心，這麼溫柔的對待著後輩，到底是什麼改變了她呢？
是因為會長的那次車禍嗎？是班長的事嗎？
不，也許是她，一直都是那樣的溫柔吧？

彬哥這樣想著，看到婷兒那手漂亮的字，還有各種標記，彬哥難得的露出了會心微笑。

「吶，我去買點喝的，你要喝什麼？」

婷兒卻是想了想，苦思了一會，再道：

「檸檬茶就好。」

於是彬哥就這樣走到小賣部的汽水機前。
他又把一個十元跟五元投到汽水機裡。

「嗯...檸檬茶吧。」

他邊想著邊按下檸檬茶的按鈕。

「那我就要...可樂好了。」

殘忍的是，可樂的按鈕竟然出現著一個紅色交叉。

那個吧，沒可樂的汽水機還能叫作汽水機嗎？

彬哥只能心裡吐槽著，始終自己的命運這像這台汽水機一樣，沒有給它工作就不會工作，或者就算給了他工作或要求，也會像這可樂一樣，只是無情的拒絕著要求。

彬哥想著想著，終於發現自己的內心話實在過於無聊。

「算了，那我也要檸檬茶好了。」

按下的那瞬間，兩包冰凍的檸檬茶隨即跌落。

走過那個有蓋操場，彬哥突然回想起以前自己曾這在裡練習過羽毛球。

但這也是陳事往事了，現在他只是...只是溫室裡的獨腳金。

而美麗的花朵就只是...只是那普通的人，那個他認為最溫柔的人。

時間也愈來愈少了，快將離開溫室的他，不時還會想著這問題。

「彬。」

彬哥卻突然被一把聲音給叫停住。

轉過頭去，竟然是曾經帶領過他的陳老師。

那個羽毛球校隊的領隊。

彬哥也禮貌的打了招呼。

「陳老師好。」

陳老師也慢慢走近彬哥。

「彬，這個時間還在學校嗎。」

「嗯，有點事。」

「方便說談兩句嗎？最近的你看起來比之前好...」

彬哥只是搖搖頭，說著：

「抱歉，有點不方便。」

而陳老師只是露出一點失望的表情。

「是嗎。」

說過後，彬哥只是留下一句「嗯」就離開。

竟然遇上最不想遇到的人，彬哥只是在心裡嘆著氣。
他回想起了，以前陳老師問他的一句。

「彬，到底你想要的是什麼？」

現在...現在也許只是想要感及一下生活而已吧？

這個時候，阿弘同樣也未從學校離開，他依然是坐在那個角落，按著他那手提電話，目不轉睛的看著屏幕。

給予和將被奪去的

一記鐘聲響起，課室裡的各位同學同樣也開始收拾書包。阿弘也是一樣，但有些不一樣的是，今天他像是很趕急的樣子，因為他今天又約了婷兒學結他。

正當他打算扭開手鎖的一刻，卻感受到肩膀上傳來一陣觸感。

回過神來的時候，他已經被拉回了座位。

於是一行四人就這樣一起坐在了課室的角落，慢慢等待時間過去。

很快的，課室就只留下他們四人，而他們也慢慢的開了口說話。

「吶，弘哥，這麼急去哪？」

阿弘看起來相當緊張，不敢與他們有著視線接觸。

「不好意思...我今天約了人，有點趕時間。」

於是阿弘打算動身就走，但卻被另一個人點按住了肩膀。

「曄！你們聽到嗎？弘哥竟然會有約會對象？」

說過後，其他兩人又一起嘲笑著阿弘。

但阿弘沒有理會，他只想離開，直至他聽到那個名字。

「反正，你也是去找阿婷前輩而已吧？」

為什麼？為什麼他們會知道？

阿弘這樣想著。

「說中了吧？想不到你這小子這麼簡單純情阿？人家都把你給甩了還跑回去，我們是當你朋友才阻止你喔？哈哈。」

「...你們說夠了嗎？我要走了。」

剛剛還在笑的那個男生，突然一腳踢在阿弘坐的椅子上。

嚇得他把身子整個向後縮。

「你這是什麼態度？你想影片被公開嗎？」

不知何時，阿弘的冷汗已經流遍他全身。

「不要，不要，唯獨那個不要！求你了！」

如此的喊叫，卻只令他們愉快得很。

「其實沒什麼，我們等下就放你走。但你是不是忘了？今天是...那個吧？」

男兒只是伸出手掌，又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手心。

阿弘瞬間明白了自己該做什麼，只見他用他那隻顫抖的手，從口袋取出那殘舊殘舊的銀包，又從裡面

抽出幾張僅存的紅色鈔票。
男生一看到他手上的紙鈔，隨便一下就搶了過來。

「果然是阿弘！這麼聰明，下星期也拜託你啦！」

說過後，三人就沉淪在快活的空氣當中，就這樣離開了。
阿弘終於得偷得一絲空間，苟延殘喘。

就這樣，日子一天一天過去，而阿弘來找婷兒學習的次數也慢慢增加。
雖然阿弘天資不算聰穎，但婷兒總算教會了他一招半式。
今天也是與平日一樣，在這個午休時間，阿弘又再來到婷兒她們面前，而她也開始耐心的指導著阿弘，看他那日愈靈活的手指，不止是婷兒，就連彬哥和班長們都感到有些吃驚。

而彬哥偷偷瞄了婷兒他們幾眼，就在班長耳邊細語說著：

「那個...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阿婷還真不賴呀，明明自己才學了不太久，已經可以彈成這個樣子。」

彬哥不解的問著：

「是這樣的嗎？結他要學很久的嗎？」
「那當然呀，我從小時候開始學鋼琴，到現在才彈得比較好，婷兒那個天份應該是頂級的了。」
「嗯...是這樣呀，那看起來那個男的天份也不錯呢，才幾個星期就會彈點東西了。」
「是呢，應該因為他們各自各都很努力吧。」

彬哥點了點頭，像是無意識的說著：

「但好像很久沒大家一起吃過午飯了呢...」

班長突然偷偷笑了一笑，又搭著彬哥的肩膀：

「說回來，阿弘喜歡婷兒你不是不知道吧？這樣下去，不止是今天的午飯了喔，明天之後的午飯也...」

彬哥聽到後立即推開班長，只是輕氣嘆息。

「那個呀，你別誤會了啦。」

看到班長跟自己總會回到往日那個輕鬆的對談，彬哥有點不敢相信班長就是前幾天打算自殺的人。儘使彬哥一直擔心著，但看到班長愉快的笑著，也總算稍稍放下心頭大石。
彬哥回過神來，又拍了班長的肩膀。

「你還有臉說我呢...你這泡學妹的人渣。」

班長立即紅透了面。

「你...你在講些什麼呀，我跟阿盈還沒...」

「欸，你還不把阿盈搶到手，他就要被其他男人搶走了喔，這樣可以嗎？」

「彬哥你...什麼時候這麼會講話了...」

「唉，那個呀，阿盈又可愛，又體貼，還對你這樣的笨蛋不離不棄，你還不行動，這你真的是找死。」

看來形勢逆轉了，但他們看起來都沒介意，只是對了對眼，又大笑幾聲。

「彬，到底你想要的是什麼？」

也許彬哥想要的東西一直很簡單，就是這樣一片光景吧？

當彬哥這樣想著，他看到的是阿弘離開了課室。

而婷兒則是低下頭來寫著記錄。

「阿弘...今天學了彈C Chord...要注意無名指不能壓著D線...」

「大家一直都從婷兒身上得到了很多吧？」

彬哥這樣想著。

這是一段愉快的時光。

這樣的想法充斥在所有人的心中。

包括阿弘，每次跟婷兒學習，心都會跳個不停。

好難集中，好難集中。

這樣的思緒擾亂著他的心神。

直至現在他也十分緊張。

於是他又從口袋又取出手提電話，跑到沒人的那個陰森角落。

注目著剛剛的「戰利品」。

高興之際，他突然想起了，那些「朋友」。

「只有前輩不會把我當笨蛋使...」

但是這樣下去...他們很快就會知阿弘跟婷兒關係日愈密切。

阿弘知道那個結局，他不願自己的美好時光消失。

「那三個混蛋...一定會把那影片上載...」

深信不能失去現在的生活，但他卻害怕著那個計時炸彈。

「若被他們知道我跟前輩的關係...他們一定又會拿影片來威脅我。」

阿弘愈想愈氣，狠狠的把拳頭摔在牆壁上。

「呬」一聲的回響徘徊在他的耳邊，拳頭也傳來一陣陣的痛楚。

害怕著各種的報復，各種的威脅。

但他最害怕的，還是失去婷兒這件事。

「我...我得去告發他們...」

阿弘這樣做，全因婷兒教他的不要放棄。
而他只是又再看看屏幕，竟然發出一聲又一聲令人感到心寒的竊笑。
愈看著屏幕他就愈緊張，伴隨著矛盾心情的他，來到了教員室的門口。
他吞了吞口水，好讓自己自然點。

「只能放棄影片了...」

決心放棄一切的他，慢慢扭開了門的鎖頭。
明明來到這裡來決心要告發他們的。
但當阿弘看到眼前的人時，卻嚇得動彈不得。
那雙眼睛看到的是，他最不願看到的人們。
那三個「朋友」。

「嗨，弘哥，你...你不是打算跟我說你來這裡，是打算問功課吧？」

愛著那被愛著的自己

「阿彬，你知道原來這區有黑社會喔？」

「扯談啦...就算有也不會與你有關啦...」

婷兒用筆戳了戳臉蛋，又把面給鼓脹了起來，想了想，又再說。

「不是喔...昨天去完結他社，才知道原來我們學校好像也有這些人喔...說是什麼有老大的...」

「最好就是這樣啦，那些人都是那個喔，中二病啦，幻想自己很有影響力，最後他們就會成像一個無所事事...渡日如年的無用高中生...」

說到這裡，彬哥突然無力的倒下，無形的子彈像是打到他心裡頭一樣。

「阿彬，你這是在幹什麼...」

「沒有...感覺像是自己婊自己的感覺而已...」

婷兒想了想，又露出愉快的笑容。

「對呢，彬哥的確是個無所事事的高中生呢，但我不覺得彬哥會跟這種事扯上關係喔。」

聽到這裡彬哥偷偷瞄了婷兒一眼，婷兒又續道：

「始終那個呀，阿彬的樣子要當黑社會實在太滑稽了。」

「原來是因為這個呀...」

彬哥抓了抓頭，又吞了吞口水，樣子看起來欲言又止，婷兒不解的看著他，但他最後還是開口了。

「你...你也該小心點，不要遇上那些人...」

說過後彬哥立即把頭轉過去，聽到彬哥這句極不與他相襯的話，婷兒也愣了愣，而她也只是細語一句。

「嗯，我會的。」

這一絲一微的影像，在此刻對於彬哥來說，早已成為他的習慣，總是會有幾個人踢著他的桌子，談個兩句，隨心的笑幾聲。無人知道這是否他們追尋的結局，而他只是在這樣的生活中，找尋著滿足。

「噢，彬哥也會關心別人阿。」

剛回來的班長，剛進課堂就跑到彬哥身旁，用著自己的臂彎扣住彬哥的頭，而彬哥只是掙扎了幾下，就像狒狒一樣放下兩手，這也是因為懶惰的特性，使出攻擊的下一回合會偷懶吧。

但看起來他會的招數只有水躍起而已。

噢，現在好像還有Z躍起呢。

婷兒看看鐘面，原來時針已經快要搭到十二的刻字了。

「噢，班長你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呀。」

「因為那個呀...這層的廁所又在維修呀，我又要到別層的廁所去，結果又得停好久，問了校工才知道，學校一直沒有找維修，才令這些東西一直都沒有弄好...」

「欸，原來這陣子都沒有人來維修嗎...難怪你要花這麼多時間呢。」

「這...這所學校的男廁，感覺一直都在維修...」

彬哥用盡全力擠出一句話，逗得婷兒笑了一下，

「對呢，之前也是這樣。」

婷兒突然拍了拍自己的手，像是想起了什麼的樣子。

「差點忘了呢，昨天答應要幫社員買結他線。」

於是她又把眼神投到兩人身上，又續道。

「你們放學可以陪我買一下嗎？」

彬哥隨即問道：

「阿弘不用學結他嗎？」

婷兒又從口袋裡取出手機，撥到信息那頁。

「你們看，他說今天不來耶。」

「原來你加他的電話呢...」

彬哥又把視線投到別處去，班長見狀，反而沒有調弄彬哥，只是說了一句。

「抱歉呢，阿婷我放學後有點事，恐怕不能跟你去了，你叫彬哥陪你去買吧。」

當然彬哥也察覺到班長的用意，於是他馬上抓住班長的手臂，小聲的問。

「這是什麼回事？」

看到彬哥這不懷好意的眼神，班長也看起來有點無奈，而沒察覺到的婷兒就救了班長出來。

「喔，好呀，那阿彬，等我活動完了，五時在課室等吧。」

彬哥只是愣了愣，只懂吞吞吐吐的回答「喔」。

「你這是什麼回答？很難為你嗎？」

婷兒像是有點不滿的說著，班長看起來有點不好意思繼續聽下去，於是很識趣的自己離開了，留下彬哥跟婷兒。

「沒有啦...那五時見。」

門被「搭」一聲的關上，明顯聽出比平時關門的力度更小。
而房間裡的卻只是五個男生，他們直接走過了燈制，沒有打算打開光線。
在天色已昏暗的環境下，房間的氣氛顯得格外詭異。
安靜得連那時鐘郁動的聲音也清楚可聽，被這名為恐懼的催化劑的影響下。
那個看起來比較矮的男孩，本能驅動著他郁動。

「快逃。」

這樣的話出現在他的腦裡，但他的衣領已經被緊緊抓住。
他使力一甩，男生就這樣被甩到旁邊的桌子上。
痛楚使他不禁咳了幾聲，打破了這令人心寒的沉默，換來的卻是一記重擊。

「你可別這麼大聲呀，被聽到就糟了。」
「我會控制好力度的，但弘哥可不可以支持住又是另一回事了...」

語畢，阿弘的肚子又被踢了一腳，他再也忍受不住了，唾液流得滿地，四肢也像是不受控制一般抽搐，發出一聲又一聲絲微的悲鳴。

「這傢伙呀...竟然打算去告發我們，冤枉我們呀...」

男生隨即蹲下，又隨手拿了支間尺，一下一下打在阿弘的臉上。

「你答我看看？我們有沒有取你的錢呀？有沒有欺負你呀？」

阿弘只是拼著命的搖頭，淚水一同湧出。

「媽的，這狗娘養的...一直在打小報告對吧？」

男生像是想到什麼似的，從口袋裡抽出手機，又按了幾下，一些聲音隨即被播放出來，伴隨而來的卻是阿弘更慘烈的悲鳴。

男生又一腳踩在阿弘的口上，回過神來，那男生已經把手機屏幕伸到阿弘的面前。

阿弘的瞳孔開始變小，像是不想要看到這影片一樣。
因為，正在播放的，卻是阿弘那一天跟婷兒告白的影片。

「逼我把這東西上傳對吧，呀強，去找他的銀包，把他的帳號給我，等下就上傳。」

結果一人用力把阿弘給壓住，另一人就把阿弘的銀包就抽出來，找了幾找，他的學生証就這樣被拿走。

課室裡只留下那個男生的笑聲。

「不要呀...不要呀，請你不要把那個上傳！」

阿弘的請求蓋過了笑聲，男生只是一直盯著他。
本來早已下定決心要放棄自己的尊嚴，而去跟前輩發展新開始。
為什麼現在又害怕了呢？
大概是因為那個吧。

因為他知道，一切都是他的自我滿足。
學結他，談天，一切一切對他來說都是那樣的無趣。
尤其是前輩身邊的那些人。
為什麼他們能站在前輩的身邊？
如果現在這段影片還存在的話，那否定他的證據不就永遠阻礙著他嗎？
到頭來，原來阿弘想要的，只是婷兒這個存在而已。
覬覦，慾望，虛假，令到他到此時此刻還是害怕著那結尾。

結果，一句話卻令把他從那個地方給救出來。
抬頭一看，那個男生那個詭異的笑容，那張咀，說出的話卻比一切清楚。

「對這張照片，做你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放過你。」

男生手上的是，開放日上婷兒那個表演的身姿。

那個動人的姿態，花容月貌勾起了阿弘那段美好的記憶。
從那天起，他就一直迷戀著這樣出色的前輩。
他想要，他想要，他想要這張照片。

阿弘愈看愈入迷，仿佛忘記了此刻的環境。

「前輩...前輩...」

本能驅動著他的身體，他慢慢的伸出那充滿慾望的舌頭。
結果在互相接觸的前一刻，他卻停下了，淚水佈滿了他的臉孔。
誰料男生一記摑掌，阿弘的唾液混成一團，慘不忍睹的黏滿了這張照片。
阿弘見狀，他再也忍不住了，瘋狂的舐嚐著那照片。
那個景像看起來詭譎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又過了好久，阿弘終於把照片放下，濕透了的照片輕輕飄到地面。
阿弘看起來卻竟然是舒坦了，他只是無力的癱坐在地上。

結果男生卻終於忍不住，開始啞然失笑，又見他走到另一個男生的身旁。

「哈哈，都好好的拍了下來了嗎？」

拍了下來？是什麼意思？
這樣的問題不斷浮現。

於是男生看到阿弘的表情，也很順手的又把屏幕放到他的眼前。

眼前的影像是，他剛剛那不堪的影像。

那段，令人感到嘔心的影像。

「呀...」

「呀...」
「呀...」
「呀...呀！」

阿弘拼了命的搖著頭，發出連聲慘叫，但男生卻沒有打算給予回應。

「這...這不可以被人知道！請你不要這樣做！」

男生又一腳踢到阿弘的臉上，狠狠的盯著阿弘。

「這樣不是很好嗎，你終於能跟前輩有親密接觸了啦。」
「不行...請不要公開！請不要這樣做呀！」

名為不耐煩的情緒燃燒著男生。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你已經沒有錢了，那話就談不下去了。」
「不行呀...這是重要的...」

對，對阿弘來說，跟婷兒的關係是最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麼他不願意影片被上傳。因為會令他想起自己被拒絕，自己被否定，那個阻礙物實在太大了。屆時他將無法面對前輩，這樣對自己沒有好處。對，對自己沒有好處。

自己？

沒錯，對自己沒有好處。

「那我，只要把對自己有好處的東西來交換，不就可以了嗎？」

這樣的想法浮現在阿弘的腦海中。因為他發現了，自己跟婷兒的關係是最重要的。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愛著婷兒，而他更喜歡的，卻是那個被婷兒愛著的自己。

所以最少，他得把一切都消除，再設法成為平日的那個阿弘。那個被愛著，被關心著的阿弘。就算被放棄的，是他最重要的東西，或者是婷兒最重要的東西。

那現在能被用來交易的籌碼，只有一個。

「我把這個給你們...請不要上傳....」

那隻因為受傷而顫抖個不停的手，從口袋中抽出了阿弘常在用的手機。於是他又打開了那個被密碼鎖上的資料夾，把心一橫，就把手機伸到男生的眼前。

本來以為男生沒有太大的興趣，但現在明顯他看起來相當的高興。一手又把阿弘的手機搶去，目不轉睛的盯在屏幕上。

「擘...這還真的不得了？阿弘想不到你還滿能幹的嘛。」

果然，如阿弘那料，他們相當的高興，他成功了。

成功從這裡逃脫了。

但那個努力的阿弘再也回不來了，而這個阿弘只是目送著他們離開。

男生在關上門前，又再講了幾句話。

「這貨色不是說笑的呀，到哪也找不上。得告訴老大才行。」

但這樣的細語阿弘卻無法聽到。

算了，聽到又有何用呢？

結果，只見男生們滿心歡喜的在屏幕上按了幾下，又像是在討論著什麼似的，不久，他們就完事了。

「在用我的手機發送什麼嗎...？」

阿弘這樣想著。

而他們只是把手機隨手一扔，就從班房離開。

已完結的結他社活動，也在此刻完結了。

婷兒依舊背著那與她身形不相付的結他離開。

她也是時候去找彬哥了。

很不幸的，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門外卻下著大雨。

婷兒看著外面的天氣，婷兒的手機卻響了。

來的卻是一封郵件。

「阿弘的郵件嗎...怎了？」

往下一拉，內文是這樣說道：

「前輩，我今天有點事，沒有上學。但是可以來附近的車站嗎？我剛剛出門，沒有雨傘，來這邊借我一下吧。」

婷兒只是苦思一下，於是就簡短的回了一句好的。

「對了，我得跟阿彬講一下我會遲到。」

這個時候她才回想起自己沒有彬哥的電話號碼。

「嘛，拜託一下班長替我說吧。」

就這樣，婷兒就帶著雨傘離開了校門。

「好久...」

時鐘上顯示的是17:06分，彬哥只是站在課室的外面，等待著婷兒的到來。

他又稍稍整理著自己的衣領。

糟了，他好像有點緊張，於是又走到廁所前，維修的板子卻掛在他的眼前。

「呀...忘記了沒有人來維修。」

想到維修，彬哥的腦裡卻出現了另一件事。

那天。

那一天婷兒去找阿弘的那天，如果沒有維修工的話，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時候會有維修的蓋子在那個地方？」

偷採下著扶桑的罪人

大概是很久以前了吧。

說起那個男孩子的事情，就得回想到那年他剛剛入學的日子。

學校不算什麼名門；更不是什麼頂尖的學堂，但總算是一所校風品良的學校。

就這樣，這個男孩就跟他最好的朋友一起到來了這個未知的天地。

男孩個子不高，直至到現在還要比女孩子矮過一點，而且身形更是瘦削得令人感到擔心。

這樣的外表，從他懂事以來，就一直打擊著他的自信心。

這樣的他一直都以獨活的身份活過來。

沒有朋友，沒有專長，沒有興趣。

「反正，都沒有人會喜歡我吧？」

很快他就得過且過的活過了整個小學生涯，直至到他遇上了另一個男孩子，也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比起自己高大許多，運動神經也非常發達，但他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都不太會念書。

結果他們就在那個英文補課班裡認識了對方。

神奇的是，他們竟然相當投契，儘使另一個男孩講話不太斯文，但說話的方法相當有男子氣概。

於是男孩又想。

「總有一天我會成為這樣的人嗎？」

但他也沒有去仔細咀嚼這個問題，於是他們就開始交換了電話號碼，間中互相發個短信，談個天，又間中說些是非，終於，他們幸運的進到同一所學校。

有個新開始的眾人，他們也一起投身到這份青春之中。

而他們也受到了戀情的甜蜜滋潤。

但不幸的，他們喜歡上的卻是同一個女孩。

那年班上的那個美麗的女孩，可以說是班中的一枚扶桑，體現著體貼之美。

當然他們也知道對方的目標，但他們的心情居然是如此的平淡。

是因為他們是好朋友嗎？

但原因不重要，因為他們也沒有打算把女孩放讓給對方。

於是他們展開了各自的攻勢，而感情也愈來愈深厚。

事情總是很玄妙，慢慢他們三人就開始混熟了。

這樣稱呼他們吧，阿弘，阿雯和阿透。

三人的情愫也慢慢出現變化，愈來愈長大的阿透，變得成熟了許多，讓人感受到一種長輩的感覺，總是為眾人準備，為眾人煩惱。

這樣的他，現在看起來，已經是一個出色的領袖了，而隨著時間的流逝，他開始視阿弘和阿雯是同伴，情感的什麼早已隨著成長離去，他毋庸置疑，他們絕對是阿透重要的朋友。

但對阿雯來說，阿透在她的眼中卻是一天比一天有吸引力，她自己也知道，他視自己跟阿弘是弟妹，

儘使這樣想可能很可笑，但她不得不承認自己應該，大概喜歡上了阿透。

然而他們不清楚阿弘到底有沒有發現如此微妙的變化，事實上，阿弘知道自己應該需要行動。

聽說阿雯喜歡看風景，阿弘就去學拍照；聽說阿雯喜歡看電影；阿弘就自掏腰包請她看電影；聽說阿雯喜歡強悍的男孩，阿弘就鍛練自己。

一開始還能逗得她的一抹微笑，慢慢，慢慢，她就看起來沒有那樣的高興了，儘使拿出的是更好的照片，看的是更好的電影，但她還是沒有把心交到阿弘手上。

阿弘以為是自己做得不夠好，不夠努力，但他沒發現，原來問題是出現在自己身上。

他沒發現呀，沒有成功的原因是因為她喜歡的人不會是自己。

但他沒有多想，反正本來他就不是那種會動腦的人，倒不如多動動身體。酸痛的肌肉悲鳴著，像是喊叫著一樣。如此高強度的訓練對於阿弘來說想必是難以忍受的，但為了愛人，他忍了。

一筆又一筆的金錢被花費在鍛練身上，回神過來，他的儲蓄早已被花光。

但他認為這是值得的，時間不斷的流逝，阿雯慢慢的長大，看起來姿容變得更為婀娜多姿，阿弘對他的感情也日漸深厚。

他最後終於忍不住了，想要確認對方的心意。

「喜歡阿雯。」

這樣的心情引領他到今天的地方。

地點是學校旁邊的電影院，他們照常的看完電影，同樣給予阿弘一個普通的笑容，談論著劇情，邊走邊說。

但這笑容已經無法再滿足阿弘，想要更多，想要更多，想要知道阿雯更多的東西。

於是他的腳步開始放慢，阿雯也回過頭去，不解的問著阿弘發生什麼事。

阿弘首先是深了深吸氣，想了一想，一口氣把自己想說的話，想傳遞的東西給說出去。那個瞬間，阿弘感到無比的興奮，但看到的只是阿雯害羞的把頭別過去。

「對不起，我已經有喜歡的人了。」

時間像是被凝住似的。

那句答覆，喚起了埋藏在阿弘心底裡的問題。

「反正，都沒有人會喜歡我吧？」

「總有一天我會成為這樣的人嗎？」

阿透的樣子浮現在阿弘的腦中。

回想起阿雯跟阿透說話的時候，那笑容絕對不是剛剛的那個。

於是他就得出了這樣的解答。

「原來我是無法成為這樣的人呀...沒有人會喜歡我的。」

阿弘轉身離去，阿雯看起來想要挽留他，但她還是沒能伸出那雙手，看著阿弘離去。

而他又取出手機，一滑一按，發現原來自己已經很久沒跟阿透講過話了。
把時間金錢都花在那個地方，他開始苦惱著。
而他其實只是想要享受被喜歡，被重視的那種感覺而已。
但換來的卻是那樣的苦痛。

在這樣的不平衡感下，他還是未能接受這樣的結局。
最好的朋友，是自己喜歡的女生的對象。
以後該用怎樣的方式面對他們呢。

他不想再要獨自一人了，想要被重視，想要被愛。

「想要得到阿雯。」

一個回頭，阿弘向早已遠去的阿雯的方向跑去。
看到阿雯，阿弘二話不說，一手把阿雯的身躺拉近，把自己的嘴唇封起了她。
聽到阿雯尖叫幾聲，一手推開阿弘，他也只是無力的向後退了幾步。

「為什麼？為什麼你不喜歡我？」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種討厭的事？」
「因為我喜歡你呀！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錢在你身上嗎？為什麼我就不能奪得你一個真摯的笑容，他什麼都沒有做，你卻像是個蠢貨一樣對著他笑？」
阿雯當然知然他說的是阿透。
「沒有人逼你做這樣的事呀？剛剛的事...你實在是太差勁了。」
說罷，阿雯雙眼流下兩行清淚，眼神流露著傷痛的表情，轉身就走去。

到底這樣的事是誰希望的呢？
是他自己嗎？

他們還算是朋友嗎？

到底令他們三人散開的是時間，環境，還是？

還是說到底只是自己的私慾而已呢？

結果原來離去的不是他人，只是自己而已。
可怕的是，阿弘感到的不是一陣失望，冷靜下來的他，竟然只是沉醉在剛剛那陣肌膚之親。
他用手指慢慢點了自己的嘴唇，回味著剛剛的美好觸感。

「原來，被愛的感覺是這樣好的阿。」

自此以後，阿弘再也沒有跟他們兩個人講過話。
因為他已經從他們間離去。
自己得出了答案。

他沒有辦法變得像阿透一樣出色，就算是努力也不會有人喜歡上我的。
身體還是一樣的瘦弱，努力都是白費的。

「那只為喜歡我的人努力就好了...」
沒人喜歡自己的話，最少還有我自己喜歡我。
最少，自己不會傷害自己。

在往後的日子，阿弘抱著這樣的信條生存著。
他不幸被分配到較多所謂「黑社會」的班別。
孤僻，矮小，樣醜導致他成為了被欺負的重點人物。

就算是被帶到學校後的廢棄運動場裡被玩弄，被搶錢，他一直也抱著自己安慰自己的心態去生存。

這總算是他最後的一根稻草。

始終這樣的對待，還沒有自己孤身一人的來得痛呀。
至少他還有「自己」。
直至他看到了那個台上的女生。

那把融入心頭的歌聲，那個美麗的台姿，那身猶像天使一樣的身影。
令阿弘那早已被冷卻的心又再跳動了起來。

「吶，你喜歡那個女的吧，去告白看看吧。」
被這樣訴說著的阿弘，換來的又是這樣結局，還得被拍下影片嘲弄。

但他沒有想到，那個前輩竟然會來到他的面前，溫柔的教導他，溫柔的跟他說可以找她。
也無意的讓她踩到了那個陷阱。

但他沒有後悔。

「想要更多，想看更多。」
「每天跟著輩學結他，真的是很愉快呢。」

但他忍受不了，為什麼這樣努力的自己，前輩還是不願意對著自己露出笑容呢？
反而...反而是他身邊的那個男人...

很快阿弘就從回想中醒過來，自己只是坐在無人的課室。
「得去把手機拿回來...」

於是他就站了起來，彎下身來，打算拾起手機。
但卻有另一隻手比他更早拾起了手機。

那是一個男生的身影，他隨意的滑了幾下手機。
掃視著裡面的內容。

阿弘此時卻是露出恐懼的表情。

原因是因為拿著手機的彬哥，表情非常的憤怒。

「我想問清楚，你為什麼會有這些照片。」

全因手機屏幕上的影像，全是一張又一張婷兒的走光照片。
白皙的肌膚，細長的雙腿，還有許多許多令人感到反感的照片。

直至彬哥看到了那張照片。

從下至上拍攝的照片。

清晰的拍下了婷兒的不該被看到的身體。

彬哥想起來了，那天的那個維修蓋子。
那天，阿弘把手機放進了維修蓋子，畜意的放在門口，等待女同學經過。

「從那天起...你就一直偷拍著她嗎...？」

一封未讀的短訊

終於被發現了，被知道了，原來自己的手機中埋藏著這樣駭人的真相。
如此令人感到嘔心的事實。
阿弘，從那一天起，就一直用著手機偷拍著婷兒的身體。
看到不敢作聲的阿弘，彬哥的怒火明顯已經按捺不住。
他一手把手機狠狠的摔到地上，發出巨響，阿弘回過神來的時候，已經被彬哥給揪住了。

「你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嗎..？」

看到彬哥顫抖的雙手，緊皺的眉頭，周遭的空氣像是被凝住了似的。
阿弘被難以呼吸，剛剛的痛楚不斷被刺激著。
看到如此憤怒的他，阿弘不敢擠出半句話。
彬哥的面容變得扭曲，緊握雙拳，又一下把阿弘推開，他失去重心，整個人癱軟在地上。
此時彬哥回想起的，卻是婷兒努力的畫面。

一紙一筆的記下每課的情況，寧願自己的放棄自己的功課，也得來教導阿弘。
每天都把心神投放到阿弘身上。
誰料，阿弘只是利用這個機會來做這種事情。
想到這裡，彬哥鼻頭一酸，發出了些不像話的咽喉聲。

「你知道嗎...她...她一直在為你努力。她每天都把時間投放到你身上，把一切都給予了別人，但你...
但你竟然做出這樣的事...」
「我...很對不起...」

阿弘把頭別過去，像是不敢面對彬哥一樣。

「照片，你沒有留下副本吧？」
「欸？」

阿弘來不及回答，回過頭來，彬哥已經站在他的身前。

「馬上把這些照片刪掉。」

彬哥和阿透的身影像是重疊在了一起。
阿透，阿透，那個奪去阿雯的人。
那個阿弘最討厭的人，現在就像是站到了自己的面前一樣。
對他的恨意，像是湧泉一樣按捺不住，支配了阿弘的身體。
他頭腦一熱，開口大罵。

「為什麼？為什麼你們每一個都要把愛我的人從我身邊奪走？」

又再度喚起了阿弘那段不堪的回憶。
彬哥就像阿透一樣，明明只是普通人一個，卻總是能獨佔她們的笑容。
這些事不斷刺激著阿弘心的一直存在的那根刺。
明明一切都已經安好了，一切都要重新開始了。

「怎麼你們還是一直不肯放過我呀！」

阿弘使勁向上一推，把彬哥推開，自己也緩緩的站了起來。

「你...你到底在講什麼？」

「從以前到現在也是這樣，阿透是這樣你也是這樣...為什麼你們總是能奪走她們的笑容？我無論做了怎樣的努力，她們只是投以朋友的目光...我以為前輩是第一個...第一個會明白我的人。她主動來找我，來拯救我，我也對她投放了努力，努力去學習，努力去成為那個理想中的阿弘。怎麼你們一直都來阻礙我呀？很礙眼呀...不論是你...是那個男的...那個女的...還是那三個人渣...還是阿透...每個人都要來阻礙我！我喜歡的人每個都是這樣...」

彬哥沒有回應，只是冷冷的看著阿弘。
那雙眼神流露著失望和憐憫，卻不斷刺激著阿弘。

「你這樣是什麼意思？同情我嗎？」

彬哥只是冷冷說道。

「你這樣不是喜歡她，只是想佔據她而已。她的溫柔，可不是只有你才感受到的。」

阿弘像是被嚇到的樣子，他沒有想過彬哥會這樣回答。
彬哥又把視線投放到阿弘身上。

「我知道你很努力的去學結他，很用心的去學習。但你去努力的這份成果，不一定是愛情才能算是對你的回報阿。她...她不斷投放到你身上的心神，她的血汗，不就是代表著對你的回報嗎？那為什麼還需要強求著，蠻橫的去渴求她呢？難道欣賞不是一種好的回報嗎？欣賞不是一種愛情的成分嗎？就算沒有奪得愛情，那也沒有人能夠從你身上奪去你曾努力的證明呀？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去傷害一個如此欣賞你的人...對你這樣溫柔的人...」

那段斷片的回憶，此刻卻像是走馬燈一樣閃爍。
阿雯的一聲笑聲，總是能夠滿足他。
換得一抹微笑，以往總是期待看著她的讚揚。

是自己厭倦了呢？還是操之過急？還是只是...自作多情而已？

如果真的是這樣，他渴求著的到底是什麼？
那一吻帶來的滿足感是什麼？
為什麼他一直渴求著被愛？
原因一直在心中。

彬哥無情的把那給揭穿了。

「因為你由此至終，都是把自己看得最重要，沒有理會別人感受的人。」

彬哥停下了，又續道：

「你喜歡別人，別人不一定代表喜歡你，努力過後，失敗過後，不代表你是沒人喜歡，只是因為有其他人對她來說，比你更吸引而已。這樣強加自己思想到別人身上，只是一種傲慢。不是你說的什麼高尚情操。——

說穿了，你只是一個，一天到晚只想著女生發生關係的人渣。所謂的喜歡你，就是把自己全部交給你，你真的是一個...爛人。」

阿弘沒有回答，也許是不敢回答，不敢去承認如此的事實。

那一吻帶來的，也許只是身體上的愉悅而已。

因為他一直渴求的，只是得到別人的所有而已。

但是阿弘沒有說任何一句話，就把手機拾了起來。

「把照片刪掉，再去自首。」

彬哥無情的說著。

誰料阿弘竟然一記重記揮向彬哥，他瞬間失去平衡，向後站了幾步，回過神來，阿弘早已跑走。

「他媽的。」

一句髒話從彬哥的牙縫間漏出，探頭出外，阿弘早已離開。

突然彬哥感受到來自手機的震動，於是他又看了看手機。

一打開，發現是班長的信息。

「彬哥，婷兒說阿弘發訊息給她，說自己沒帶雨傘，現在要到巴士站那邊借雨傘給他，會晚點到。」

彬哥回想起剛剛的事。

怎麼阿弘會坐在地底上？為什麼他的手機會被放在那個地方？

他的衣衫又怎麼回事？

「這次糟糕了，給她發訊息的到底是誰？」

彬哥立即致電班長，請求幫忙。

此時此刻，阿弘帶著傷透的身體，走到了一個鳥無人煙的角落。

看到這邊滿是傷痕的手機，他又想起了剛剛彬哥講的話。

「所有人根本不明白我...連前輩也是這樣...只會自說自話。」

他慢慢的打開手機的屏幕。

但他看到的，卻是一封未讀被短訊。

發件人的名字是...婷兒前輩。

「前輩...給我的短訊..？」

「好呀，現在我就拿雨傘給你。為什麼身體壞了還跑出來呢。結他也要準時練習。還有啦，之前學結他的時候，我的朋友說你一直瞪他們。這樣我會很困擾的，因為你們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不能夠這樣呀。最近是不是很多煩惱呢？如果有的話要跟我們說呀，我會一定會幫助你的，等見面後再講吧。」

如此的訊息被刻畫在屏幕上，雖然這個地方是有蓋的，但屏幕上還是沾到了幾點水。

而阿弘的臉上同樣也被沾到了兩行淚水。
一點，一點的打在了屏幕上。

因為他想到了，自己當初愛上婷兒的原因。
那個美得像天使一樣的身影，笨拙的說話方式，狠毒的拒絕，溫柔至極的教導。
但現在，自己偷拍了她，舐嚐她的照片，還被公開了她的走光照。

而前輩是一直的如此關心著自己。

這樣的話，這種不是一種愛呵嗎？

原來自己一直都是這樣幸福的呀。

但這個時候，巴士站已經沒有那個溫柔的前輩的身影。
只是留下兩把雨傘。

正確的人總是會在不正確的時候出現

「婷兒的號碼：9325 7624，我馬上就到。」

彬哥看著從班長傳來的短訊，馬上把號碼記下，隨即撥打著那個電話。

「拜託，聽電話呀...。」

但聽筒只傳來令人失望的話語，隨即馬上被掛斷電話。

「你...你到底到哪去了？」

不久，班長帶著阿盈急步跑到彬哥的身旁，全因剛剛彬哥打了電話給他們。

「彬哥，怎麼了？有什麼急事嗎？」

但他的神情並沒有因為班長他們的到來而變得放鬆，反而把眉頭更為深鎖。

「你剛剛說阿弘發了短訊給婷兒吧，但剛剛我看到阿弘就在自己的班房，而且他的手機也被隨便扔開了。」

聽到後，班長隨即露出比較認真的神情。

「你是說，把婷兒叫出去的是另有其人？」

彬哥只是注視著地板，輕輕點頭。

「想不到呢...會有誰把婷兒叫出去？還得用阿弘的名義，怎樣想都不會是件好事。」
看到彬哥那副表情，班長又續道。

「彬哥，你有什麼頭緒嗎？」

彬哥想了想，深深吸了口氣。

「阿弘手機裡，有著婷兒的照片，看到阿弘那副模樣，大概是被威脅了，然後被那些人用他的手機給發短訊...」

「什麼照片？」

彬哥輕輕嘆了一口氣，還是得把那個答案說出來。

「沒什麼...就普通的照片而已...。」

「為什麼要因為普通的照片把阿婷給找出去...？搞不懂...」

阿盈此時終於開口了，她的神情看起來比起班長和彬哥更為擔心。
緊握著拳頭，只是低下頭來。

「先別討論那個了...得快點找前輩吧...？」

「但我根本沒有頭緒呀！到底她會被抓到哪去？我完全不知道呀！」

阿盈被彬哥這句突如其來的話嚇到。

彬哥同樣也為自己的失禮感到抱歉，平常冷靜的他，但像是失去了理智一般，不但向阿弘惡言相向，還對阿盈大吼。

「對不起，阿盈我有點不冷靜...我不是這個意思。」

「沒事，我知道大家都很擔心，先找人幫幫忙吧？」

阿盈這樣說道，班長和彬哥也跑到教員室尋求幫助。每一下腳步，都像是正在倒計時一樣。

只有彬哥知道為什麼婷兒會被抓走。

「因為那些走光照片吧？婷兒會被抓走...」

想到這樣，彬哥已經不敢再往下想下去，因為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阿彬，你知道原來這區有黑社會喔？」

彬哥突然回想起了婷兒的話。

為什麼是婷兒？

那副樂也融融的光景，會因為這樣而消失嗎？

也許知道答案的，就只有阿弘而已。

他只是蹲下，抱著頭哭著。

「對不起，對不起呀前輩...我做錯了。」

他一想到可能會在婷兒身上發生的事，他就懊惱著自己的所作所為。

令人感到更悲哀的是，他沒有什麼能做到的。

「我真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爛人。」

看到自己那指頭上因為練習結他而磨損而來的繭，他開始想念起來了。

那段時光真的，滿令他享受的呢。

但諷刺的是，破壞它的卻是自己。

一絲痕跡都沒有被留下，徹徹底底的破壞了。

不論是那個認真用功的阿弘，還是那個溫柔至極的前輩。

都因為自己的慾望給粉碎了。

五指所劃過的不再是琴頸，而是那人的喉嚨。

自己的所作所為，不就是把刀架在她身上嗎？

以為自己抓緊了一切，張開手來才發現什麼也不曾存在。

只留下空虛的慾望。

說穿了，自己只是想滿足自己而已。

「我只是想...找一個人來陪伴我呀...」

如此簡單的願望，卻被自己一次又一次扭曲。

繞了好大一圈，又發現自己做的事已經跟本來的背道而馳了。

結果原來自己現在，也只是因為害怕著結局而躲起來。

只是像隻寄生蟲一樣，躲在角落，求著事情自然的完結，自然的消失。

對，這樣就好。

但卻總是有不知好歹的人來阻礙著自己。

一把陌生的聲音響起，但聽起來卻是充滿矛盾的那樣懷念。

他知道了，那是他最不願見到的人。

「阿弘？好久沒見了，你在幹什麼？」

眼前的人卻總是他不願見到的，而他只能用顫抖的聲線喊道那個名字。

「阿透...」

僅僅如此的枷鎖

人總是會在不正確的時候遇上不正確的人。
無法否認，眼前的就是阿透。
一如以往的爽朗，熟悉的外貌。

儘使是熟人，阿弘卻沒有半點想見他的意慾。
再待在這種地方，只會令他感到更不舒服。
於是他只是點了點頭，說過後就打算離開。

看著他那帶著累壞的身體，沉重的腳步，那快將倒塌下的姿態。
阿透看來他察覺了什麼。

「阿弘。」

一句如此普通的話吶喊，卻像是很有效的把阿弘叫住了。
大概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停下來。
轉過頭去，卻是愈來愈近的阿透。

兩人就這樣站在原地，雖說眼神是對上了，但嘴巴卻是擠不出半句話。

開始有種名為尷尬的氣氛滲透到兩人之間。
慢慢蠶食著自己的神智，為什麼自己在潛意識的深處，會害怕這個人呢？
本能的尋求著逃脫，卻矛盾的無法逃離。

但卻是阿透的一句話打破了沉默。

「阿弘，最近還好嗎？」
流露著懷念的眼神，阿弘只是逃避著那種視線。
「嗯...還可以吧。」
阿透卻像是露出苦笑一般。
「我可是慘透了...」
阿弘擺出不解的表情，阿透看見後又接著說下去。
「最近，要煩惱的事變多了呀。」
「...你也會有煩惱麼。」
思考過後，阿弘擠出來的話竟然一句挖苦的說話。
這也讓阿透回不過神來，他皺皺眉頭，又苦笑了一聲，接著又把視線投放在那化得漸黃的天色。
「當然會呀...什麼考試呀，班會呀...每個人也有自己的煩惱。」
阿透突然又把視線對上了阿弘，阿弘下意識的向後退了一步。
「當然，阿弘你也有你的煩惱。」
阿弘沒有回應，應該是不敢回應，只敢咕嚕一聲把口水給吞下去。
看到阿弘這樣的表情，阿透感覺自己終於挑起阿弘的注意了。

「阿弘，你在被人欺負對吧？」

「你在講什麼...」

阿透一下就把阿弘說的話給打斷了。

「我在內聯網看到了，那個影片裡的人，是你沒有錯吧。」

阿透指的影片沒有別的，正正就是那段阿弘被騎著取樂的影片。

「沒有...那個只是玩耍而已...」
如此纖薄的謊言，就連自己也騙不過去。
阿透也只是搖了搖頭。

「事到如今，自欺欺人也沒有意義了吧？阿弘。」

「到底你在說什麼？」
「阿雯跟我說了，你高興的時候，絕對不會是那個表情的。」

阿雯？
這個名字明顯觸動了阿弘的神經。

阿透又接著說落去。

「我不知道我們的關係什麼時候變得那麼遠，遠得像是陌生人一樣。但你要明白，我們始終還是當你朋友的，我們也不希望你被人欺負不也作聲呀，來吧，讓我們幫助你。」

幫助？陌生人？
這樣的話語真的能夠被傳達到阿弘的心中嗎？

「你們是無法幫助到我的。因為就是你把我的一切給奪去。」

阿弘的話語是那樣的冰冷，那樣的無情。
與面對婷兒那個時候的阿弘判若兩人。
如此刺痛的話，令阿透無法忍受。
當初那個與自己稱兄道弟的阿弘，竟留下這樣的一句話。

「阿弘...你在講什麼？」

那顫抖的唇，緊握的拳，阿弘終於忍不住了。
他再也忍受不住，阿透那充滿憐憫的眼神。

「你...你們，不論是你...還是前輩旁邊的那個男人，就算我怎樣去努力，永遠也無法打倒你們呀！就算我怎麼做，怎樣去努力，結果也是一樣，根本沒有人會愛我！到頭來，我身邊根本一個人都沒有。只有前輩...只有前輩會用心理采我...結果又得被那些人給搶走！你們這些人，別再用那種眼神可憐我了，只是假惺惺而已。」

阿弘一口氣把一切都說出來。

「你也是這樣，把阿雯給搶走了。」

「你到底在說什麼？」

「我知道呀，那天之後，阿雯一定找上你，然後把所有事說給你聽吧？然後就會講我是個嘔心的傢伙，我是個令人討厭的人渣，然後你就可以名正言順把我踢走，反正你肯定每天都跟阿雯爽翻天吧？反正...反正今天來找我的原因...也只是想來取笑我...你們根本和那些班上的黑社會一樣...」

阿弘還未講完，臉頰已經感受到一陣痛楚。

只見阿透一拳狠狠的揍在了阿弘臉上。

被痛楚沖昏頭腦的阿弘慘不忍睹的發出一聲慘叫，接著整個人失去平衡，一下倒在了地上。

「你到底在講什麼莫名其妙的話？...今天我...我可是被那個擔心你擔心得要命的阿雯拜託，才來找你的。結果你就一直講這些奇怪的話，我什麼時候跟阿雯一起了？你...你一直都這樣看待我們嗎？」

「阿雯...她沒跟你說？」

「我不知道你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也很久沒跟我談天了，最近...最近她看到你的影片，就一直跟我說得來幫忙你，阿雯她一直都在為你擔心，結果你...阿弘，到底你發生了什麼事？」

那一段又一段令人不堪的回憶，令人感到不快的往事，再次緊緊纏住自己。

「阿弘，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會覺得我把阿雯搶走...但我真的不希望你這樣下去呀...」

「不可能，那天...那天我可是吻了她，她不願意...而且咀上還掛住你的名字，怎麼可能？你別騙我了。」

「我沒有理由騙你吧，就算阿雯真的喜歡我，又如何？你身邊怎麼可能沒有人陪伴你？只是你一直離開你身邊的人吧？」

為什麼，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

那句阿弘不願面對的話。

奇怪了，儘使被拳打腳踢，遍體鱗傷。

怎麼還比不上聽到這句的來得痛呢？

自己真的是這樣吧？

是這樣嗎？

原來是自己一直在離開別人嗎？

支配自己的，原來只是慾望嗎？

「阿弘，如果你...如果你真的有難題，可以跟我們講呀，不然跟你那個前輩講也行...總之，我跟阿雯真的，真的想要幫助你。」

是自己會錯意了嗎？

也許，不只是愛情是美好的吧？

阿弘突然想到了這個問題。

「我們會煩惱，會感到失意，若果身邊有一個人能與我們分享，跟我們傾訴，就算那個人不是你的愛人，又有何妨呢？那個地方，不就是你的棲息之所嗎？這就是所謂的知己呀...」

自己的願望，是這樣的嗎？

把自己銬住的枷鎖，就只是如此平凡的事物嗎？

自己也曾經，擁有過那樣的光景嗎？

也曾有刻，感到快樂過嗎？

坐在桌子旁的，阿透，阿雯，阿弘，一起談天說地，嘲弄著剛剛笨拙的自己，討論著未知的未來，期待著成長的自己。

那片簡單而幸福的光景，令人感到懷念的日子。

卻被自己的自私破壞。

自己就是那個，偷偷採下著扶桑的罪人。

回過神來，兩行清淚滾滾流下。

啾泣著的阿弘，看起來感到無力的阿透。

儘管還是當年的他們，但已經大不一樣了。

因為。

「因為...我已經...把最後相信我的前輩給推進深淵了...」

但眼前的，卻是阿透那伸出的手。

只見阿弘微笑著。

「不會的，那個努力的阿弘，一定會有方法補救。」

表達一切的咽喉聲

就只是在那個毫無變化的課堂。
光線淡淡照到了課室的每個角落，空洞的空間，難免令人感到一些寂靜的感覺。
本來這個課室應該充滿著令人舒適的感覺。
應該是一個令人感到安心的場所。
但此時，那個座位上已經沒有任何人了。

只是留下那個獨自坐在一角的男生。

「已經拜託老師了...阿盈跟班長也去報警了...能做的事已經...」

說出這句話的別無他人，正是苦著臉的彬哥。
的確，他可以做的事已經做了，但臉上卻沒有半絲放鬆的表情。
不久，他無力的用雙掌把臉給掩蓋起來。
用著誰也聽不到的聲線，發出一聲聲的低鳴。

「為什麼我可以做的事就只有這些而已...」

不是英雄小說，不是電影，更不是動漫片。
更不可能獨身找到婷兒的所在場，事實就只有依靠其他人把婷兒找出來。

看看時鐘，分針已經搭到了五時半。

他恨不得把婷兒馬上給救出來，可惜他對所有都不了解。
為什麼自己會這樣害怕？
為什麼自己會擔心著那個只認識幾個月的人？

結果回想起來，答案根本就不存在。

就這樣要慢慢等待著嗎？

一聲來自現實的細語刺激著彬哥那隨時可以倒斃的理智。
他不敢想像婷兒將要面對的事。

恨不得把他們的喉嚨給撕開，把他們的手折斷。
如此憤怒的情緒佔據著他的理智，但他只能夠緊握著拳頭。

無力抵抗的現實。

「前輩。」

一聲吶喊把彬哥拉回現實中。
抬頭一看，兩人眼中同樣出現在自己最不想見到的人。
彬哥，及阿弘。
就像一切開始的那一天一樣。

從那一封粉紅色的信開始。

「前輩，我們一起去找婷兒前輩。」

不一樣的是，阿弘這次卻斬釘截鐵的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全部道出。
話語的確也傳遞到了彬哥的耳中。

兩人之間沒有再多的對談。

彬哥用力握著拳頭，卻又慢慢鬆放。
看起來像是強忍自己的情緒，但他卻沒說出一句話。
而他只是慢慢走到阿弘身旁，輕輕拍了他肩膀一下。

「她回來後，你得給我們一個滿意的道歉，還有跟她說清楚自己幹了什麼。」

阿弘看起來卻是那樣的平靜，只是回應了一聲「嗯」。
如此討厭著對方的兩人，卻總是做著奇怪的行為。
彬哥回想起那個時候班長問他的照片的事。
他也不清楚為什麼自己會回答了「普通照片」。
是為了保護婷兒嗎，是為了保護阿弘嗎？

想必只是為了維護，那個為了前輩而努力的後輩，以及維護那個為後輩而努力的前輩吧。

阿弘也難以理解為什麼最後會來找這個討人厭的前輩。
明明阿透，這個前輩也是自己最討厭的人。
為什麼總是到了最後，也得是去依靠他們呢？

結果也是只有一個原因了吧。

最終把自己面具取下的人，也只有自己而已。
彬哥跟阿透就成為了那個把自己逼上絕路的人。
人總是會在被逼上絕路的時候改變。

應該對他們抱有感激的情緒嗎？

如果沒有他們，自己恐怕也站不出這一步，最後也還得是躲藏起來。
結果花了好大一圈，才明白了呀。

自己真的做錯了，現在更應該做的應是去補救。

「你說...他們一定會到學校後那個廢棄運動場集合？」

班長一臉懷疑地問道。

彬哥很快就把全部人都叫來。

阿弘也馬上作出回應。

「對，以往...我每次總會被帶到那個地方去...也見過他們所謂的老大...」

阿盈聽到後立即浮現出一個吃驚的表情。

「真的...真的有這樣的人嗎？那...那前輩...」

「那沒有時間了，我們得趕快去找她。」

彬哥語氣相當凝重，打算轉身就走，但班長卻一手把他給抓住。

彬哥的手動彈不得，看起來班長握得相當用力。

「彬哥，你不是打算一個人去那個地方吧？最少也得讓我們報警，等待人都到齊再去吧，我也知道你很擔心阿婷，我也是這樣想的...但這樣..太危險了。」

但彬哥只用緩緩撥開班長的手。

他那顫抖的嘴唇像是在無力的嘶吼，過了一會，他吸了好大一口氣，終於開口。

「班長，我不希望那個令人感到舒適的地方，因為我遲一秒行動而消失呀...」

話語中帶著的咽喉聲卻完整無缺傳到了各人的心中。

班長回想起了上個月自己差點就離開了他們的事情。

「那個時候...彬哥也是這樣想的嗎？」

班長這樣想著。

那個眼神，那種語氣，不就是班長一直信任的彬哥嗎？

「阿盈，接下來的麻煩你了，我先跟他們兩個到那邊去。」

不成熟的恨意

「你們這樣到底是在幹什麼？」

少女被手腳被綁住，動彈不得，像是個犯人一樣被安置在椅上。
但她的表情卻沒有一絲恐懼，反而不斷要求離開。
但身邊的三個男生卻沒有打算理會她。
只是隨意的回答著。

「你知道自己是什麼立場嗎？」

「如果你們現在讓我走，我還可以當作沒有事發生過。」

此話逗得在場的其他男生笑了，他們發出一陣陣刺耳的嘲笑聲，讓婷兒感到相當不舒服。

「看來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現在是什麼立場呢？」

說過後，男生想了一想。
結果突然一掌向婷兒擱去，那聲音不斷在空曠的體育場迴響。

男生一手抓起婷兒的下巴。

「你身為我的小弟的女人，那代表我們也可以隨意玩弄你吧？事情就是這樣簡單。」
婷兒雖然被擱了一巴，說她沒被嚇到是沒有可能的，但她態度卻絲毫沒有退縮。
但她還是感到不解。

「成為誰的女人？」

婷兒無法理解這句話。

「你可以停止說這種低賤的話嗎？我成為誰的女人的這種事，是不可能的。」

但男生的笑容卻顯得異常詭異。
他隨後站直了身子，大聲歡笑。

「哈...看到這女的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他從口袋裡抽出手機，然後按了幾下，就把手機放到婷兒面前。
也許婷兒從未有想到過眼前的會是如此駭人的事實。

因為手機上所顯示的全部是婷兒的照片。

她的臉色也變得鐵青，一陣陣嘔吐感來襲，她只能強忍著想尖叫求救的意慾。
再側眼看了看男生，他看起來卻是很高興的樣子，那扭曲的臉容告訴著婷兒他正在享受著。

男生又把手機收回，邊滑著手機邊說著「還有很多種類和角度的...」
卻被婷兒一聲大叫給喊停了。

「求你了！別再看了！」

男生終於得到他想要的回答，於是他便慢慢蹲下。

「剛剛的氣勢到哪去了？」

「...」

婷兒沒能作出一聲回答，男生又把頭湊到婷兒的耳邊。

「再告訴你一件好事吧，這些照片都是阿弘拍的喔。」

阿弘...？

如此的名字出現在婷兒的腦海，卻令她無法理解。

阿弘拍了我的照片？這是什麼意思？

拍了這些這麼嘔心的照片嗎？

怎麼可能？

什麼時候拍的？阿弘怎麼可能會這樣做？

突然婷兒想起了阿弘的舉動。

他的手機永不離手，還有那天阿弘喊她進去班房的這件事。

「阿弘他...騙了我嗎？」

「哈哈，就是這麼一回事啦！」

男生說過後，一手把婷兒的羊毛外衣扯開，白皙的肌膚暴露於人前。

「好嘔心...」

男生又隨手摸了摸婷兒的手臂，一陣柔軟的觸感令他像是上癮了一般，又不斷用那淫穢的眼神令著婷兒受害。

「好嘔心...」

「好嘔心...」

「好嘔心...」

這樣的感覺令到婷兒痛苦不已，但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遠遠不及聽到阿弘偷拍自己的這個事實還要痛呢？

想到這裡，婷兒終於忍不住了，從眼裡流下兩行淚水，染滿了她那張美麗的臉孔，一邊發出「嗚嗚」的咽喉聲。

但男孩卻神奇的停下了手，但並不是因為婷兒。

「還得留給老大呢...你做一下心理準備吧。哈哈。」

最後還得在這種時候，因為這種原因才獲得一絲的喘息。
回想起了，婷兒來到這個地方的原因。
不是為了救人嗎，不是為了幫助人嗎？

「為什麼付出了，努力了，只是換來這種結末呢？」

手臂上還殘留著剛剛那令人作嘔的觸感。
到底自己來到這個地方的理由是什麼？

充斥在婷兒的腦海的情緒不止是傷心，還有憤怒。

「果然...這些人渣還是得死...」

不是說好了要盡力嗎？
不是看到會長的車禍後就決定改變自己了嗎？
為什麼現在又故態復萌呢？

呀呀。

原因只有一個吧，因為被那稱為信任的事實給背叛了。
人類的根性是無庸置疑的劣根性，在這裡被赤裸裸的展現出來了。

人會貪心，會有私慾，更會有著背叛的人本性。

這些一切一切，早就在婷兒成為一個普通學生前就知道的事了。
那她到來這邊的到底學到了什麼？

奇怪的是，她卻無法像以往純粹的恨著眼前的這群人。
為什麼呢？

因為那一副光景吧。

每個人都想要的，一個屬於自己的歸所，一個令自己覺得舒坦的地方。
那個地方，不會有猜忌，不會有恨性，有著自己信任的人。

想到這裡，婷兒就全身發抖。

「好想回去呀...」

但這個微細的願望，在這個地方只能算是天方夜譚。

「呸」

一聲巨大的金屬撞擊聲響來，把眾人的目光都吸引了過去。

看到的是那道大門被打開著。
婷兒想起了，總會有人會在自己身邊開玩笑，總會有人在身邊陪伴著自己，總會有他跟自己互相嘲弄

。

曾經有過這樣的笨蛋呢。

而男生們只是把手上的煙頭隨意扔開，對著大門得意的笑了笑。
婷兒也只是兩目無神的盯著門口。

因為大門那站著的人，並不是自己所期待的那個男孩。

其他兩個男子稍稍整理自己的衣領，就跑到那個男人的身邊。

「老大！」

那頭金色的毛髮證明了這個男人的地位。
他也慢慢接近了婷兒，一手抓起了婷兒的下巴。

「哼，不錯的貨色嘛。」

質疑

可憐的婷兒就被一下掐住臉頰，痛得她無法把雙眼打開，只能發出些微弱的叫聲。她想要掙扎，手卻被綁緊，想要逃走，腳卻被束縛著。無法彈動微毫，猶象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任人魚肉。到了終於放手的一刻，接著而來又是一下掌摑，婷兒早已忍不住淚意，哭成淚人。

她只能用自己顫抖的嘴唇，無力的說出幾句話。

「為..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做呀...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聽到婷兒這句無力的控訴，眼前的那個金髮男子只是呆了呆，然後失聲大笑。

「因為呀，小姐你太容易相信別人了。」

男子又蹲下，把婷兒的頭給托起來，注視著她那雙已失去神采的眼睛。

「在行事前，再跟你說點好事吧。」

男人又把手機伸到婷兒面前，掃動著畫面。
畫面上全是一格格的淫穢照片，婷兒看到後不斷擺動身體，像是想要逃離一樣，但只是令椅子失去平衡，狠狠的摔在那粗糙的石面地板上。

「你看看呀，這照片上，你在彈結他嘛，然後他就一直拍你的大腿，看，這邊，還有其他很多的喔。」

男人看到婷兒這副模樣，又再說：

「所以小姐呀，你可別怪我，只好怪那個我的好色小弟嚕，還有那個容易信任人的你。」

說罷，婷兒還沒有反應過來，男人已經一手把婷兒的襯衣一把扯開，鈕扣一顆顆掉到地上，發出的聲音像是倒數著婷兒的結末。

婷兒也很清楚自己將要面對的東西。

她卻放空了身體，因為可以哭的淚的已淚乾了。

「父親...我該怎樣做呢？」

本意只是想幫忙人類，果然人還是劣根性的呀。

回過神來，男子已經一手抓在婷兒的身體上，撫過她身體上每寸每尺肌膚。
伴隨著的是他們那些令人作嘔的笑聲。

他們又嗅著婷兒那從未被觸摸過的身體，像是引蛇一般在婷兒身上的每一條曲線流動。

「你發育得真好呢」

然後他像是野獸一樣，像是忍不住的，一手抓在婷兒那雙豐滿的雙峰上。
但婷兒無法抵抗，連發出慘叫的聲音也無法做到，只是任人魚肉。
被那種男人看自己的身體，摸自己的皮膚，對於一個女人來說，沒有其他東西比起這種事還要難受。

咦？

一聲疑問把婷兒拉回了現實。

一直在旁的那個男生突然喊停了自己的同伴，但他們卻沒有住手。
於是男生又開始拍著金髮男人。

結果男人只是大吼。

「別在我好事的時候來阻礙我！滾！」
但男生臉上映照著恐懼的表情，但明顯不是因為金髮男人的話而造成的。

「老...老大，你們沒有嗅到嗎？...有陣燒焦的味道呀！」

男人聽到放一手把婷兒放開，開始四處張望。
的確，有股濃烈的燒焦味開始瀰漫著整個會場。

突然另一個男生開始急忙說著：
「糟了這下子...該不會是...」

他像是回想起了，剛剛在金髮男子進來前，他隨手扔的那個煙頭。

金髮男人也像是理解到現在是什麼情況，一手抓住了男生的衣領。
「...你他媽沒的腦袋？這下子人都會過來，那就不是說趕快來救這個女的嗎？」

「那我們該怎麼辦..？」

「趕快逃呀！不然會被抓住，很快就會燒起來，趕快把那個女的抬走！」
男子生氣的一腳踢在男生身上，像是催促著他們做事一樣。

三個男子用盡全身的力氣，拖著婷兒開始跑動，但椅子實在是太重了，又換來一句大吼。
「你們手腳可不可以快點？快把她給拖走呀！」

「老大..不是的，這太重了，我們就把拖走了也跑到到哪兒去。」
但男人只是無情的說出那個令人痛心的話。

「把她扔下，趕快跑！總之要趕快從這鬼地方離開。」

三人就這樣把門口推開，就這樣跑走。
婷兒就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離開的腳步。

「呀，到底我在幹什麼呢？」

是自以為事，以為別人需要自己的好意嗎？
每個人都是這樣嗎？
依稀回想起了所有事的開始。

現在回想起來，讓那男人的電單車給翻倒是正確的嗎？
讓人受傷是當然是不對的。

但若果幫忙人的代價是自己受傷呢？
「我不懂，我不懂。」

「果然我還是沒辦法做好一個人吧。」

記得她父親還說過一切結束後，就會把她給接回她所屬的地方。

那就倒不如讓一切結束在此地吧。

但她卻有著一個貪婪的慾望。

「好想，好想再見他們一面呀，對了...還沒有聽阿彬的故事呢...」

但視線已經開始模糊，只能遺憾的慢慢閉上雙眼。

勿忘我

來說說吧，到底什麼是一個壞人。
是他的身份？是他的行為？還是他的動機？
還是他只要走錯一次路，就會被冠上壞人的貶稱呢？
壞人當然是因為做了壞事才會被這樣標籤著，但做了壞事的人又是否應該被視為壞人呢？
答案總是耐人尋味，但能了解的是，最不能原諒壞人的人，往往就是壞人本身。
明明是了解的，明明是清楚的，明明決定了不再去原諒這些人。
但最後偏偏自己又因為這種人而落得如此的下場。

好熱呀，真的好熱，好痛苦。

如果事實果真是這樣，如此的她在這個地方學到的不就只有軟弱而已嗎？

以往的果斷，以往的殘酷，以往的記憶。
現在的自己就以事實在否定著以前的一切。

這種軟弱，好恨。

為什麼不一早把他們都給殺了？

為什麼？

可以流的淚都已經乾了。
但她的口中依然在喃喃說著一些無人能夠聽到的細語。

這份軟弱，好恨。

她明白的，但為什麼？

為什麼這種軟弱給自己的感覺卻是那樣的舒坦？

也許自己也被那一片令人感到安心的光境給束縛住吧。
那一片大家在玩樂的光景。

所以直到現在，她也在期待著。
到底會有哪個誰會去打開這道門，對她伸出那一雙手。

而且看著快將被豪炎吞沒的自己。

眾人所想著的，所希望的也許總是一樣。
有人說過的吧？勿忘花總是那樣的珍貴，容易凋零，但卻容易繁殖，總是落到每一尺每一寸土地上。

代表著永遠的回憶，這樣的象徵不知不覺間滲透了每個人的內心。
忘記了那以往的爭吵，這樣的花，是那般的美麗，誰人又不曾想擁有這樣的回憶？

儘管苦短，儘使艱辛。

還有許多不如意的事發生。
但這群人那希望的事總是一樣的吧？

「彬哥！你先過去，我有事找這群人。」
沒有多加思索的彬哥很快就轉身離開。

但眼前卻是阿弘最不願看到的人們。
明明剛剛是恨著他們的，剛剛的確有想打倒他們的衝動的。

為什麼現在看到那個「老大」又害怕了？
那個弱小的阿弘像是告訴著自己「快逃」一般。

看著他們那身滿是汗水的身體。
阿弘想到了，那個結尾。

接下來看到的畫面卻只是一下偷笑，接著的一發揮拳。

彬哥加快腳步，但愈接近目的地，燒焦的味道就愈是濃烈。
但他也只能用盡身體的每分力氣，救回他重視之物。

平凡如此的答案

「你們這樣是什麼意思？」

但金髮男人只是投以不肖的眼神，一手又把班長給推開。

「教訓小弟還得過問你？」

癱軟在地上的阿弘看起來痛苦非常，尤其是他已經受了傷的情況下，明顯情況不妙。結果男人又拍了幾下他的臉頰。

「怎樣呀？弘哥我們在逗著你玩吧？」

阿弘無法再回答半句話，只是拼了命點著頭。

看到他那副表情，班長已經握緊拳頭，但換來的卻是一聲阿弘的慘叫。

男人就像享受著一樣，一腳踩到阿弘的臉上，再用鞋底磨擦。

班長實在不再忍心看到阿弘再受苦。

還有選擇嗎？沒有吧？

他只能放下雙手。

「你先放開他，你們想要怎樣？」

「你們只要當作沒見過我們，一切都能完滿結束，就這麼簡單。」

什麼意思？

說回來，為什麼這些人會在這裡？

他們不是把婷兒抓走了嗎？怎麼會在這裡？

班長像是想到了什麼似的，他已經不敢再想像下去...

「你們對阿婷做了什麼...？」

「沒有什麼，只是場意外而已。所以你朋友現在去救她了吧？只有你們在這裡當沒有看過我們，我們以後也不會找你們的麻煩，你也能救回你的朋友，就這麼簡單。」

放走他們可以嗎？

到底應該怎樣做？

這樣做真的好嗎？

「阿弘的情況也...」

這樣想著的班長，已經失去選擇的權利。

他實在不忍心看到阿弘再被這樣折磨。

他的淚水已經滲到每一寸泥土，表情已經麻木，像是一具活死人一般。

此時彬哥已經察覺到空上的不尋常的濃煙。

「你要等我呀...」

果然，濃煙就是從這所體育館裡出來的。

「所以剛剛我們才會遇上那群混蛋呀...」

彬哥一手握住門把，打算拉開鐵門，但卻立即縮開了。

「呀，好燙！」

於是他立即取下身上的毛皮，把手掌包裹起來，出盡力拉。
但遺憾的是門卻沒有半絲挪動。

「幹！」

彬哥一腳踢在鐵門上。

看來因為熱縮跟生鏽的關係，門完全沒有方法打開。

「該怎麼辦...」

只見他一拳一拳的槌著鐵門。

「你在裡面嗎？」

但卻沒有一聲回應。

婷兒會死嗎？

這樣一絲的想法閃過彬哥的腦袋。

「婷！阿婷！」

「我不要呀...」

怎麼可能接受？

他還是用盡力拉著門。

「阿婷！你還在吧？」

明知這是無意義的吶喊。

「婷！回應我！」

明知沒有幫助。

「阿婷！趕快起來！」

明知道自己不可能拉開這道門？

但為什麼呢？為什麼彬哥但止不住自己的淚水呢？

他知道答案的。

「彬，到底你想要的是什麼？」

這答案可能一早就存在於他的心裡了吧。
比一切都要明顯的答案，不可能否認的答案。

那片令人享受的光陰，那群令自己舒適的人。

不會這樣就消失的吧？

「婷...你還記得嗎？你放了我鴿子。」

「還有，你的數...數學小測還沒有過，別放棄呀！」

「你不是說過的嗎？要一起再表演...這次我會努力練習..」

「婷...你不是說要我要向你傾訴的嗎？呐...回應我呀..」

「婷...求求你回應我呀...」

許多許多還沒有實現的承諾，此刻卻像是回憶一樣驅動著彬哥。
人總是這樣的，不論時間的長短，始終找上對的人，一起建立了回憶，就永遠不會忘記。

不會忘記那些令自己享受的回憶。

一堆一堆複雜且令人感到歷歷在目的回憶。

彬哥緊閉起眼睛，手已經通紅，毛衣已經快要抵受不住。
但他的手卻沒有一絲鬆開。

獨腳金始終不會放過扶桑。

人總是要依附些什麼才能生存。

人總是會被迫上絕路時改變。

就算那是一片無法觸及的天空也好，人總是會天真的想著會達到那一片夢鄉。

因為，我們都是希望著完美結局的人呀。

「我想要的東西很簡單吧？」

「只是一個歸所而已。」

一個值得自己依附的歸所。
一個可以暢所欲言的歸所。
有著相同想法的同伴。

缺一不可。

為了這點，他可以比誰都更努力，更拼命。
就算是這副身躺散裂，他都會去試。

要說為什麼的話，因為這是他唯一擁有的東西呀。

「所以呀。」

「所以呀。」

「婷兒，趕快起來，你這個數學白痴！」

但門內還是沒有傳出半點聲音。

彬哥無力的鬆開雙手，眼神放空。

「咳...」

咦？
那是什麼聲音？

「咳...」

那把令人熟悉的聲音。
為了更清晰的聽到這把聲音，彬哥甚至把耳朵貼到耳衣上聽。

「咳...你...你說誰是白痴...」
「是..是婷兒嗎？你還好嗎？」

「不是我還有誰...情..情況不太妙呀..」
「這樣吧，我出力拉，你在裡面推，我們得先把這道門給推開。」
「就算你這樣說..」

當婷兒留意到自己被綁緊的手腳，卻不知為何繩索意外的鬆散。
隨手一甩，就輕易的擺脫。

「怎麼回事...？」
但婷兒已經沒有時間再分心。

「嗯..我..我試試看，呀！燙！」
「找點東西墊著，趕快！」

這是他們所希望的結局嗎？

他們心中的確存在著那朵勿忘我嗎？
但可以知道的是，他們都是被救的人。

一道鐵門，可以隔著他們。但他們所想所望的，總是一樣的。

貪婪的人，總是希望著完美。

但至少他們現在想要見到對方的心情卻是一樣的。

「父親，我這樣做是對的嗎？」

這樣軟弱的我是你想看見的嗎？

「阿婷，別放手，出力推呀！」

「我結識了同伴，結識了朋友，但卻傷得更重。」

「你在講些什麼呀？」

彬哥馬上就聯想到那一件事。

「那，給予一個最符合你個性的答案就好了。」

婷兒卻愣了，但在這種情況下，她依然忍不住自己的笑意。

「對呢，事情就是這樣的簡單。」

奇蹟的，門突然像是變輕了一樣，兩人感到門像是有像有開始挪動。

「就是現在，出盡力推呀！」

一把奇怪的聲音卻在婷兒的耳邊響起。

「達成你所希望的事吧。」

婷兒像是明白了為什麼那些繩索和鐵門會突然變輕。

要說為什麼的話，只能說是天使的特權了吧。

「呼」的一聲響起。

婷兒像是失去平衡一樣的向前站了幾步，彬哥也伸出了手扶住了婷兒。

經過好久，歷過好多，兩人終於再次會面。

婷兒看起來也相當累。

「那個..你還好嗎？」

一見面後又想不出想說的話了。彬哥只能這樣生硬的問著。

「應該是我問你吧...剛剛你還哭成這樣呢...」

看到婷兒那副嘲弄的表情，彬哥馬上紅透了臉，拼了命的否認著。

「我自己可以走了。」

婷兒說過後，彬哥也慢慢的放開了手。
但眼前的，卻是一身殘破制服的婷兒，婷兒也馬上理解了情況。

雖然彬哥也馬上把頭別走，但還是被狠狠的揍了。
最後還是彬哥直接把自己的毛衣給了婷兒穿。

「我們得趕快去找他們。」

殘存的那朵花

「身體好痛，身體好痛呀。」

「誰來...誰來救救我呀？」

「好累呀，讓我倒下去吧。」

從小至今，從未有過的無力。
呀，為什麼呢？

為了阿雯，他可以用盡自己的力去訓練。
為了前輩，他可以費盡自己心神去練習。

「只是因為搞錯了想要的東西而已吧？」

想要的是什麼？想起來吧，阿透跟自己說的話。

想起來吧，自己希望的東西。
想起來吧，這一切一切的開始。

「為什麼，為什麼我會倒在這裡？」

他們在講些什麼呢？

放走他們..？是指讓這些人都跑掉嗎？
怎麼可能？他們可是把前輩給抓走了。

噢，他們說了不再找我的麻煩？是這樣嗎？

說回來，本來這件事也是因為我而起的。
那我跟他們就不是一伙嗎...？

那我放棄的話，也可以吧。
反正前輩也沒有事了...我也不再受苦了。

不用再被揍，不用再被責罵，可以休息了。
終於可以倒下來，享受我的時間了。

說起來，那到底我希望的東西是什麼呢？
真的只是這一絲的休息時間嗎？

這樣就是我要的完美結局嗎？

我的完美結局，那當然是跟前輩交往，我愛她，她也愛我。

阿雯？

為什麼我會想起了阿雯？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種討厭的事？」

怎麼現在又想起了阿雯對我說的話，不是說好要放下了嗎？
那時候她不是拒絕了我嗎？一切應該早已在那個時候完結了吧。

她流下的淚，她那傷心的表情，不就早已表達一切了嗎？
那又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她會拜託阿透來找我呀？

為什麼呀。為什麼你又要再來關心我。
希望這一切一切都是謊言，讓我住進沒有苦痛的桃園。

為什麼現在...現在又要再來關心我？

為什麼你會知道我感到痛苦時候的表情？

我早已經...我一早已經是個罪人了呀。

奪了你的初吻，又偷拍了前輩，根本就是個人渣。

為什麼，你又再來關心我呀？

我明白的，我明白我不值得原諒。那個叫彬的前輩對我說的話我全都明白。

我只是個一天到黑只是想與女孩子發生關係的人渣。

那些照片不知道讓我興奮多少次，我真的是最嘔心的人了。
所以，現在就讓我這個人渣休息一下吧。

儘使結局不是我想的那樣，但可以讓我休息一下吧？
一陣陣子就好，對，一會兒就好。

反正我的覺悟就是這麼兒戲，是救前輩只是我對良心不起的贖罪而已。
反正我也沒有打算當什麼大英雄。

這就是我戰鬥的方式，努力，用卑微的方式表現自己。
不論是拍照，訓練，還是彈結他。

有人看著我就好，有人了解我就好，那樣的我就可以休息了。
對，這才是我想要的自己，那才是我應該有的模樣。

不該是現在這樣的，為什麼想了這麼久，苦了這樣長，最後還是像堆垃圾？

那...那為什麼我的眼淚會流不止？這令我心頭好痛的心情是什麼？

剛剛想的不就是我的真心話嗎？怎麼，為什麼我會感到這樣不甘心，這樣痛苦？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種討厭的事？」

她流的淚，來跟我流淚的原因是一樣的嗎？
她不是因為我做了這樣討厭的事而流淚的嗎？

好難懂呀，我不懂呀。應該怎樣去理解這一切一切？

我是個人渣，但為什麼你們要對我這樣溫柔？

阿透，為什麼你要來找我搭話？
難道，難道你也間中會回想起那一片光景嗎？

我們三人同坐一起，談點有的沒的，清閒普通的每天。
像我這樣的罪人，就這樣倒下好嗎？

可以嗎？

太輕鬆了吧這樣？

要說為什麼的話。

「因為往往最不能原諒壞人的，只有壞人本身。」

來吧，燃燒殆盡吧。
反正只有一天我是「壞人」，我就應該獲得應有的懲處。

時間像是停滯了似的。
沒人了解到到底發生了什麼。

阿弘也只是倒在那邊不動。

大家都以為他要放棄了，班長也只能低下了頭。

但伴隨而來的卻竟然是金髮男子喊出來的慘吠聲。
他左腳流血直流，而依付在其上的竟然是緊咬著不放的阿弘。

金髮男子不斷甩耍左腳，什至把阿弘的頭給撞到地板，他都沒有打算放開。

對，儘使他已經頭破血流。
他的眼神卻沒有任何的鬆懈。

「你們在幹什麼？快來幫我呀！」

聽到金髮男子的怒吼，其他兩個男生也前來幫忙，但班長已經用著身躺擋在其前面。
一下利落的揮拳，男生直接癱軟在地。

「好痛」

「你他媽的快給我放開！」

「好痛」

「滾開！」

「好痛」

腦袋在悲鳴，身體已經支撐不住了。
但阿弘依然是沒有放開。

他知道的，他知道身體的痛苦。
但到底什麼在支持著他呢？

只能說是他那心中的那朵還殘存的勿忘我了吧。

「阿透，好久沒見了，但請你幫幫我一個忙？」

「怎麼了？」

「拜託...拜託你救救阿弘，他被欺負了？」

「這是什麼回事？」

「他以前...以前不是這個樣子的，儘使我們分開了，我們還是朋友，還是會知道對方的脾性，他不是喜歡這種玩笑的人。」

「...那我們一起去找他吧。」

「不..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對了他做了很過份的事...」

每一絲的堅持，每一刻的努力，都只是每個人心中希望還依然存在的勿忘我所支持而已。

說罷，又有誰不希望自己擁有一段美好，一個令人安心的歸所？

他可能走偏了，他可能走錯了，也可能做錯了。
被自私所利用，認為自己沒有人愛，落得自己愛自己的下場。

這樣的人當然不值得擁有一個歸所。

壞人當然是明白的。
這樣的「壞人」，始終還是不值得被「壞人」所原諒呀。

一聲比霹靂更響的嗚呼，把一切都切斷了。
只見的，是金髮男子倒臥在地上的模樣。

而站著的是那個嚴厲的學長。

那個因為前輩被偷拍而發怒的男生。

那位責罵他的學生。

同時也是他最恨的對像。

請原諒那壞人的任性

「彬前輩...」

阿弘用著虛弱的聲線喊道那個名字。
最終，他們還是回到了這個地方。

金髮男子又再慢慢爬了起來。
彬哥跟男人的眼線對上，兩人流露著殺意的眼神。

一個是恨，因為他汙染了那位最美麗的女孩。
另一個也是恨，恨著被壞著好事的自己，忙著應付這群煩人的人。

若二人恨著如此的對方，那也再無話好說了吧。
能做的只向對方揮拳，直至把心中的那份恨意給消掉吧。

時間像停止了似的。

只留下兩人慘不忍睹的戰鬥。

一拳一拳的狠狠揮到對方臉上。

儘管身體好痛，好想倒下，好想結束。
但那名為恨的麻醉劑早已滲透全身，不能，還不能停下。

每當他想到婷兒的身體被這群男人給看了個遍，給摸了個遍，他就怒得快要接耐不住。

沉淪在這殺戮的世界，儘管已經頭破血流，但那份心情依然驅動著他們。

以往像是個笨蛋的彬哥。

有時就像是一些化學作用一般的東西。

現在竟然像是個小混混一樣在打架，而且。

他是為著自己重視的東西在揮拳呀。

好暈呀，好累呀。

「咦，我怎麼揮空了？」

「眼前什麼都沒有看見？」

「我倒下了嗎？」

像是無法聽到任何的聲音，他像是進到那個虛空的世界，只是閉上雙眼。
慢慢，慢慢的，他才聽到那把聲音。

呀，這把聲音是誰的呢？

像是天鐘一樣輕撫著自己的傷痕。

那一把慢慢響起來的聲音，愈來愈清晰。

「住手！別打了，阿彬。」

希望第一個見到的人，是誰？

回過神來才發現自己被班長抓住，而眼前的敵人早已倒下。

彬哥只能用最後的力氣把頭轉過去，只看到那傷心落淚的婷兒喊叫著自己的名字。
每當自己的名字被喊到，他就像是回到了那個課室一樣。

奇怪的是，他的身體已經累透了，但卻顯露出與其不相襯的微笑。
就這樣，他就慢慢的坐下。

因為屬於他的戰爭已經完結了。

其餘兩個男生也只能看守在金髮男人身旁。

只留下倒在地上的阿弘，累透的彬哥，班長跟婷兒。

經過好多事，婷兒終於需要面對一切。
阿弘明顯在迴避自己的視線。

快想起來，不能逃避。

婷兒對自己這種說著。
因為她早已下定了決心了，該怎樣去做。

應該說呀，從最初最初的開始，她就知道怎樣去做了。

「給予一個屬於你個性的答案吧」

阿弘只能慢慢的抬起頭來，看到的只是那位慢慢走近的前輩。

「她回來後，你得給我們一個滿意的道歉，還有跟她說清楚自己幹了什麼。」

阿弘想起了彬哥的那一句話。
雖然感到不安，還是得面對。

不管結局怎樣，他們都已經準備好答案了。

「前...前輩...」

「阿弘。」

而彬哥和班長只是坐在一旁。
既然是自己重要的事物，自己就有義務把一切都看完。

阿弘也慢慢的挪動那副傷痕累累的身軀，花了好多力氣才能慢慢站起來。
兩人的視線終於對上了，沒有任何的逃避。

只是身份不再是老師跟學生了吧。

早已下定決心的阿弘，已經沒有任何借口了吧。

「前輩，對不起，做了那樣過份的事。」

婷兒看起來有點驚訝，但她還是低了下頭來。

會得到原諒嗎？

這樣的念頭閃過阿弘腦海裡。

以往的婷兒是那樣的溫柔，那樣的親切。
但又有人有看到在火場裡婷兒的處境呢？

所以所有人都會尊重婷兒的答案。

快想吧，到底自己來這裡的目的是什麼。

不是拯救值得被救的人嗎？
經過好多事，曾經用恨意去傷害人，又曾經用盡一切去幫助人。
人是一種多麼矛盾的生物呢。

「果然當人很辛苦呢。」

婷兒這樣想著。

她深深的吸了口氣。
把千言萬語匯做一句話，這次不能再搞砸了。

「我。」

「我不會原諒你的。」

阿弘也許沒辦法敢相信這個答案吧，他像是失去了力氣一般，一下子坐了在地上。
很快，婷兒就與班長扶起了彬哥，轉身就走。

只留下動彈不能的金髮男人和阿弘。

阿弘只是望著天空。

「你們別打算走，就算走了，警察來的時候我也會報上你們的名字。」
他只是整一整自己的衣物，又低下頭來。

不像話的流了幾滴淚水。

「吶，有人講過吧，不會原諒壞人的人總是壞人自己吧。
那這個時候，就讓我自己來安慰一下自己吧。
讓這個愛自己的我來安慰一下自己吧。
最後一次，可以讓我再任性一次嗎？」

阿弘終於忍不住了，兩行淚水湧出。
像是個小男孩一樣，啜泣飲恨著。

後悔著一切，討厭那個壞人。
令人動容的啜泣聲在整條小道裡迴響。

錯過了好多，做錯了許多。
阿弘早已知道婷兒會給自己的答案了。

因為這是自己應獲得懲罰。
但在這個時候，就讓他任性休息一下吧。

全身缺力的彬哥只能依賴著婷兒跟班長走路。
但明顯彬哥跟班長都不打算追問剛剛的事。

如此絕情的婷兒。

回想起那個在會長前的婷兒，在所有開始前的婷兒。

「給予一個充滿個性的答案吧」

想到這裡，好像一切都通了。
因為婷兒，她總是一個溫柔至極，又狠毒至極的女孩呀。

總是那樣的率直，不懂轉彎抹角。
想到什麼就做什麼，又比任何人都要出色。

正正因為她是一個這樣的女孩。

比誰都要溫柔，又比誰都要心硬。
比誰都要更為「愛恨分明」。

那到她那副樣子，彬哥不禁苦了臉孔。
很快很快，警報聲就充斥於城市之間。

就讓那花繁衍吧

「你指的是？」

「不就那幾個黑社會的。」

「喔...他們被拘留了，但貌似還需要調查一下他們以往的事呢，但最少最近不會看到他們了。」

「嗯。」

就在那個窗邊，雪白的房間裡，就有兩個身穿病人房的男人閒聊著。

一個臉上貼了幾塊膠布，一個頭上包著幾條繃帶。

他們只是看著窗外的風景，一話不說。

過了一會，阿弘終於忍不住，伸手去拿了那杯熱可可，小心的啜飲了幾口。

彬哥看到他那副笨極的表情，終於也忍不住笑意。

阿弘也以笑聲作為回答。

他終於有勇氣問那個問題了。

「吶，阿婷前輩...她怎麼了？」

「她喔...看來還是受到點打擊。」

阿弘也失落的低下頭來，一旦回想到那件事，他就恨不得把自己的頭鑽到那個無人知曉的角落。

「果然呢」他帶著悔意的說著，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又再道。

「我對了她做了這樣的事，我現在還不用去跟那三個人一起被拘留已經該感謝上主了。」

「我聽說了，你很努力呢。」

阿弘擺出充滿疑問的表情，彬哥又再道。

「班長說你自己傷成那樣，也不讓那些人逃走。」

他好像恍然大悟一樣。

「呀...感覺好笨呢，其實可能事後再去交口供的話，也不需要變成這副模樣了...但我那個時候只能想到那個方法...」

但彬哥打斷了他的話。

「不是這種的，是你寧願自己受傷，也得堅持自己決定的事，令我對你改觀了，阿弘。」

聽到彬哥這樣的答覆，令阿弘愣了愣。

「吶，前輩，你知道嗎，我一直以為自己很痛苦，很委屈。因為從來都沒有人肯認真看待我的事，也沒有人重視我。結果就變成了那樣的人...我很後悔，慢慢變成了那樣嘔心的人...就像你說的那樣呢...我就只是個想跟女孩子發生關係的人渣。」

阿弘閉起了眼，慢慢的躺下了，然後又接著說。

「但現在我不會了，我會去自己找一個屬於我的歸所。一個我能夠真誠對待別人的地方。」

聽到「歸所」這個字眼，彬哥有點不懂回答。

「是嗎？看來大家的願望都是那樣的純粹呀...」

就這樣過了一會，彬哥終於開口了。

「好了，那我也差不多要走了，因為時間差不多要到了呀。」

「什麼？」

阿弘看起來不太明白彬哥的話，但彬哥只是擺出一副嘲弄的表情。

「因為你接下來還有約啦。」

「什麼？什麼有約，前輩你在講些什麼？」

彬哥沒有理會他，就這樣走出了房間。

阿弘無法理解，到底還有誰會來到這個地方找自己？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熱可可也見底了。

「咩咩」

「我進來啦。」

門把被慢慢扭開，在光線滲透進來的那瞬間。

看到在門口的是一個相當高大的男生，及一個看起來成熟的女生。

沒有錯的，不可能認錯的。

那張帶有秀氣的臉孔，阿弘是不會認錯的。

「阿透...阿雯...」

「唷。」

兩人就這樣坐在床邊，為阿弘削著蘋果。

「感覺好久沒這樣了呢，我們三人坐在一起。」

阿透小心的削著蘋果，阿弘也留意到他那熟練的手法，也注意旁邊那個看起來相當緊張的阿雯。他也馬上回想到那件事，也馬上把頭給別過去。

「對了，為什麼你們會知道這裡...」

阿透馬上笑了笑。

「嗯，你的前輩跟我們說了，我們才能來探望你，想不到你會傷成這樣...對不起。」

「彬前輩嗎..」

阿透看起來相當後悔，阿弘也意識到是怎麼一回事。

「不是的！阿透那天你沒有做錯，錯的是我，別在意...我才是該道歉的那個。」

「不，我也衝動了，對不起。」

看似這樣對話會無完結的持續下去，阿弘也苦笑笑了笑。

「從小開始你就像這樣呀，總是把責任放到自己身上。」

「沒有你說的那樣偉大呀...只是忠於自己而已。果然這種話只能對你們說呢。」

「哈哈。」

兩人均忍不住笑意，大笑著。

在整個病房裡迴響著。

「那我也差不多該走了，還有點事，出院的時候，一起吃個飯的什麼吧。」

「嗯。」

就這樣，阿透就離開了病房。

但奇怪的是阿雯卻沒有跟著一起離開。

病房裡只留下阿弘跟阿雯。

咦，怎麼回事？

「欸欸欸欸欸欸欸欸欸，這是什麼氣氛，好奇怪。」

阿弘這樣想著，他什至不敢直視阿雯。

尷尬的氣氛充斥於他們間。

「呐...阿雯你不用回去上課嗎...這邊我一個人就可以了。」

阿雯擾攘了好久，終於開口講話。

「嗯...今天沒活動，可以待久一點。」

欸好奇怪呀，感覺好緊張。

他們都是這樣想著吧。

「你...你的傷沒事吧？」

「嗯...皮外傷而已。」

「你的前輩跟我說了，一直被推到地上，頭又一直撞到，怎麼可能是外皮傷？」

阿弘顯然是有點不懂回答的感覺。

「沒有大問題...始終是我自找的。」

說到這裡，阿弘才發現自己說漏口了。

「自找是什麼一回事？」
阿雯馬上追問著，阿弘看起來有點尷尬。
算了，隱瞞也沒有意義。

肯定會被當作變態吧。
但卻被阿雯搶先說話了。

「你是指...拍了前輩照片的事嗎？我聽說是普通的照片呀。」

阿弘不敢相信自己聽到的話，是誰為自己撒的謊？

就這樣隱瞞下去可以嗎？
不是說好要改變了嗎...依賴別人的自己早晚又會再成為壞人的。

於是阿弘深深吸了口氣。
去確認吧，一切一切。

「對不起，阿雯，以前我對你做的事太過份了。」
阿雯聽到後明顯看起來相當驚訝，像是不懂回答一樣。

天花的風扇普通的在旋動，但他們卻看起來像是凝住似的。

「為什麼要說起那件事...」
「不...我做得太錯了，我聽阿透說了，是你叫他來幫助我的...多虧得阿透，我才明白我做得有多錯...」

「阿透真不懂守秘密...那件事，我也有錯，我不該說出那樣的話的。」
阿雯看起來相當傷心，過了好久，她終於開口。

「該怎樣說呢...其實那個時候我早就知道你們的心意了，但我...但我卻不懂回應你們，又覺得這種被喜歡著的感覺很高興...於是令你們受苦了，最後還用了這樣過份的方式完結...我太差勁了，我明明知道你是在為我努力著...還害得你進到那種班別，被人欺負...對不起。所以我想呀，一定得去救助你...但最後還是弄成這樣，真的對不起。」

說著說著，阿雯就開始流下了眼淚。

「不是的！不是你的錯...只是我自作多情，我只是...一個人渣而已...」
「不是的，阿弘不是這樣的人，我那個時候只是不懂作反應而已...明明可以有更多更好的結局...」

看到阿雯哭成這樣，阿弘也不敢再說些什麼。

自己不該對她有著什麼隱瞞了吧，面對一切吧，壞人。

「阿雯，我覺得應該向你坦白一切。」
「欸？」

阿弘想了很久，終於開口了。

「我拍前輩的照片，並不是什麼通常的照片，是...是我一直在偷拍她的走光照片...因為我那個時候太喜歡她了...我知道這樣說你一定會很害怕，覺得我很嘔心，我也知道自己做錯了，但我覺得不應該向你們隱瞞，這是我該面對的事，對不起，太對不起各位了。」

阿弘馬上把頭朝下，不敢看到阿雯的表情，不敢想象一切的事。

「對不起...真的對不起，我不會期望你們原諒我，但至少不要責備自己，因為一切都是我的錯，是我太過自私自利。很抱歉，不論是你，阿透，還是我的前輩...」

突然頭卻傳來一陣柔軟的觸感。

「所以...你就不是用了這種方法去贖罪了嗎？」

抬頭一看，看到的來阿雯在輕撫著自己的傷口。

「事情發生了，要說我沒驚訝是騙你的，但...但也太別讓自己受這麼重的傷了，因為...所有人都犯過錯呀...我也該對你說聲對不起，對不起，阿弘。」

「哈哈。」

突然門外傳來一陣笑聲，咋的一聲，阿透就從門外進來了。

阿弘立即擺出驚訝的表情。

「欸？阿透你不是回去了嗎？」

阿透馬上抓抓頭，一邊苦笑。

「嘛嘛，抱歉，看到你們一直不講話我很頭痛呀，只能用這種方法了。」

阿雯也嘟起了嘴唇，像是相當不滿。

「偷聽別人說話很惡趣味喔，阿透。」

「抱歉啦，這下子，我們都犯過錯了，都是罪人，那麼我們一起分擔吧。」

黃昏的光線慢慢照進來病房，看起來像極了留堂的課室。

三人同望那個快將下降的光線，不禁回想起了往事。

以往我們也是像這樣一起嗎？

最後的最後，還是回到了這個地方。

錯了好多，哭了好久，悔得好恨。

但是還是回到了這裡。

阿弘擦了擦鼻子，慢慢張開了嘴巴。

「你們想聽聽我的理想嗎？」

阿透看起來興趣滿滿，馬上點了點頭。

「可能前輩這生也不會再原諒我了，但她給予我的一切我都沒有忘記，我一定會努力鑽研結他，成為一個出色的結他手的，這是...一個學生對於老師的回報...」

「這什麼，看起來好笨...」
阿弘馬上氣得氣急敗壞，怒得拍了阿透的額頭。
「我在說些認真的話，你別打擊我...」

「欸，阿弘你會彈結他嗎？」
阿雯好奇的問著。

「嗯...前輩教了我一點點....」
「可以表演給我們看嗎？」
「呃...有機會吧。」
「好小氣！」

兩個學生一個病人，就這樣坐那病房，閒聊著，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終於擺出了久違的真摯笑容。

人總會給予自己借口去犯錯，去給予自己方式舒服，因為人本來總是自私的，那正確的指標又到哪找去呢？

那唯一的答案就是一個舒適的環境裡，一群人為著對方去保持自身的正確了吧？

因為人始終得依附著什麼去生存呀。
殘存的那朵花，總有天希望能夠成為真實，有天能成為支撐他們內心的堅強後盾。

來日某天，能夠向別人訴說著自己曾經有著這樣可信的伙伴。
那朵勿忘我總會在各個人心裡的角落開著花，填滿那片空虛的心靈。
到了某天，回憶隨著時間變得美好的那個時候，偶爾回想，間中回味，那片光境，那種意味，也許就是人一直所追求的「往事」。

儘使一切可能完結，但那也是永遠存在於心中的記憶。
那段無人可以奪去的記憶。

誰人又不曾祈求著這樣的人生？

那就倒不如就讓「壞人」的故事完結於此吧。

*

「彬哥你也真夠拼命...明明就用不著打架的...把他抓住給警察就好啦。」
班長看起來有點擔心。
「那個人渣，讓他輕鬆就是對我的殘忍。」
彬哥毫不猶豫的回答著，逗得班長大笑。

「你這是什麼呀...耍中二嗎...」
阿盈也忍不住笑了出來。

彬哥感到自己又被婊了。

「到底你們是在關心我嗎..」

阿盈走到窗邊，窗外的風開始愈吹愈大，頭髮也被吹得亂成一團，於是她就順手把窗給關起來。

「吶，你們知道嗎，我真的好怕。」

班長明顯擺出不解的表情。

阿盈又接著說。

「好怕你們會出什麼事，別再跟什麼黑社會...意外扯上關係了好嗎，拜託你們，不論是你，阿婷，還是阿彬也好...」

也許由此至終最擔心我們的，還是阿盈吧。

但班長馬上打破了這凝重的氣氛，他一手拍在阿盈的頭頂，自信的說。

「說什麼呢，怎可能會有什麼事，別擔心太多了。」

「嗯，我們不會有什麼事的。」彬哥也插嘴說著。

阿盈聽到後看似依然沒有安心下來，但她還是點了點頭。

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眼角留意到時間，班長也提出了先離開的提議。很快，病房裡只留下婷兒跟彬哥。

奇怪的是，婷兒剛剛到現在沒講過半句話，更沒有與彬哥對視過一眼。彬哥開始有點摸不著頭腦，終於開口問了。

「那個...你也早點回去吧？」

但婷兒卻沒有回應，只是一直在迴避彬哥的視線。

「你這是怎麼了？」

婷兒卻把病房的門一上關上，再隨手拿了張椅子，坐在彬哥身旁。

她看起來相當緊張，像是不敢說話的樣子。

近距離一看，彬哥不敢注視太久，事實上婷兒的樣子的確相當精緻。

「萬一看入迷了會覺得奇怪的吧？」

他這樣想著。

但彬哥還是得了解婷兒到底在幹些什麼。

「到底你今天是在幹什麼...」

婷兒擾攘好久，終於開口講話。

「那個，拜託你的事做好了嗎？」

彬哥想了想，像是回想起了那件事，於是他點了點頭示意。

「還得拜託我去找阿弘以前的朋友去開解他...辛苦你了呢。」

婷兒也緩緩的點了點頭。
彬哥看到這樣的婷兒，不禁感到一陣陣親切感。

「果然這才是你。」

這樣的想法浮現在彬哥的印象了，好讓他會心微笑。
「好啦，你關心的事都關心過了，早點回去休息吧。」

但婷兒卻沒有回答，她好像在猶豫著什麼的樣子。
「還有一件事...」

「怎麼了...」
她又抓著頭髮，像是非常煩惱的樣子。
「呀...」

「就是說啦...」

彬哥卻完全沒明白婷兒在說些什麼，只在坐在床上看著她那個煩惱的表情。
突然婷兒把頭湊到彬哥的耳邊，彬哥完全沒有反應過來，整塊臉都紅透了。

「我聽說了...那天是你跟阿弘先過來的吧...那你一定知道他拍了什麼照片吧...」

彬哥大吃一驚，打算馬上遠離婷兒，但卻被婷兒一手抓住。

婷兒把頭縮了起來，像是相當害羞似的，又仰視著彬哥。

「你有...你有看到嗎？」

彬哥不懂回應，只是用手蓋住了整塊臉，發出些表示自己無辜的叫聲。

誰料婷兒一手抓住了彬哥的衣領，讓彬哥無法逃避問題。
彬哥已經流得一身冷汗。
「看著我，答我的問題。」

「有，還是沒有？」

會被殺吧..
這樣的想法浮現了，但也不可能騙她吧。

彬哥只是吞了吞口水，磨了磨牙齒。
「有...但是只看到了一點...」

聽到回應後，婷兒馬上放開手，彬哥失去了支撐後整個人「呯」一陣撞到了床褥上，刺激著他的傷口。

「好痛！」

一張開眼，卻是看到用手蓋住口的婷兒，她眼角還滲著些淚珠，整塊臉通紅。

彬哥也不好意思責備她，也只是低下了頭。

「對不起...」

「為什麼要說對不起呀...」

「你這色狼...」

聽到這樣的責備彬哥馬上想否認。

「別看過來！」

所以彬哥也馬上把頭低下。

「你...你沒有跟其他人說吧。」

「沒有啦，我只是跟別人說是普通的照片而已。」

「真的嗎？」

「真的...」

「嗯..」

「那你要答應我..」

「答應什麼？」

但在彬哥抬起頭那瞬間，嘴唇感到一陣柔軟的觸感。
別過頭去，發現婷兒用著食指抵著自己的嘴唇。

「你要答應我...要把那些照片的內容都忘掉...」

看到她那副表情，彬哥也只能點頭。
誰叫她是那樣的女孩子呢。

說過後，她也放開了那緊繃的情緒。
對彬哥投以一個溫暖的微笑。

第三章 後記

經過左好耐好耐好耐
終於真係寫完第三章
個故事應該係第五章會完
所以希望各位一直有睇既讀者
陪我行埋呢一段路
真係好多謝各位
望到每日有增長既觀看數字,雖然我唔清楚係咪純粹禁入黎睇睇
但係我都好感激有認真睇過我故事既各位
而且都係唯一一個方式我知道有人睇過...LOL
第三章我真係花左好多時間去諗 雖然可能文筆欠缺 但係我希望各位收到我希望講既野
最少大家唔好當阿弘真係咁衰仔lol
希望日後有更多人願意禁入黎呢個小故事度
睇一個非常離地既校園故事
如果有意見請留下留言,我一定會睇曬嫁!

感謝各位

日常 簡單清樸的晚上

天使與人總是有著很大的分別的。

人生存只需要想著自己，在適當的時候背上合適的包袱，就能給予自己工作的動力。

而天使呢，就是好好看守這些人，為他們帶來幸福。

背負著大義之名，拯救人們。

結果也只是盡些綿力而已。

但眼前的事實是，現在的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學生而已。

還是得吃飯，溫習，做功課，考試。

而且還得面對最大的敵人

- 起床。

「好累...」

用盡所有的力氣才能擠出這句包涵我本能的話語，全因全邊那台永不會停下的鬧鐘。

於是我又用著本能的索敵功能，尋找那台可恨的工具。

咦，到底在哪？

但是眼皮又好重，不太想打開。

於是我又用雙手緊掩耳朵，身體像是引蛇一般扭曲。

聲音的來源...是這邊嗎？

於是我一個翻身，把手掌狠狠的拍了下去。

咦？

什麼東西都沒有？

誰料這一下拍空氣令我失去了重心，一下就翻倒在地，就連那張溫暖的被單也同被扯下。

「不要，不要奪走它呀！」

就這樣，我就讓自己索性讓自己卷進被窩裡，投進那個溫暖的世界，好讓我脫離苦痛的人間。

「噤噤」

是電話震動的聲音嗎？

幸好昨晚調了震動，終於不會吵到我了。

「噤噤」

我現在不在電話旁邊啦，趕快放棄啦...

「噤噤」
到底是怎樣...快點放棄好嗎，我還想多睡一會兒耶...

「噤噤」

...今天晚上關手機睡好了。怎麼連震動的聲音都這麼煩人。

「噤噤」

吾...

「噤噤」

....

「噤噤」

「我受夠了啦，好煩！」
為什麼你就不肯放棄嘛，這樣咒罵著的我還是一手扯開了被單，一手接下了接聽鍵。

「喂。」
我不耐煩的打了個招呼，有事快點說呀...這是可難得的星期六耶。

「前輩，你到底在幹嘛啦，我等你好久了！」
這把聲音是...好熟悉...？

「是阿盈嗎？」

「嗯呀！你怎麼現在才接電話，不是說好今天一起去購物嗎？」

咦，好像真的有這回事耶...
不過現在時候應該還早吧...

「前輩...現在已經是下午二時了...我已經等了你兩小時了...」
於是我又抬頭看看時鐘，可是看到的影像卻令我臉色變得鐵青。
全時針確確實實搭到了那個2字上面。

「欸！抱歉，我現在馬上出來。」
隨手打開衣櫃，又隨手抽了一件衣服出來，熟練的穿上身。

- 結果不只是只有校服嗎？

這個時候，我才發現我犯了一個嚴重非常的失誤。
我...我根本沒有平日穿的衣服呀...

「我也沒有辦法呀...父親只預備了這些給我...」

「前輩... 為什麼要穿校服...？」
眼前的是阿盈，她比平日穿得清涼許多，一件通常的紅色襯衣加上一條熱褲，看起來像極了個時髦的女孩。

但這樣穿...都不會冷嗎？

「欸..！呃，衣...衣服都剛好洗了，只有校服可以穿...」
- 這樣說應該沒問題吧。

「哈..哈哈！」

「幹嘛？」

「沒事，但前輩比較特別喔，因為女孩子的衣服永遠是穿不完的。」阿盈邊擦著眼淚邊講。

欸，是這樣的嗎...
以往我是穿什麼的呢？

回想起來到這個地方前的自己。
白色的高跟鞋...白色的衣袍...
結果還不是只有一套而已..！

「難道叫前輩不喜歡打扮嗎？」

「欸...！可能是吧...」

「是這樣嗎？我覺得前輩打扮一下應該會很漂亮喔，你臉蛋很美喔。」

聽到這句我不禁用手掩起了臉蛋，是..是這樣的嗎？

「這樣的前輩好可愛..！快說吧，前輩你剛剛想到了誰？」

「沒..沒有啦，哪會想到誰，走吧。」

但阿盈只是擺出詭異的笑容。

「嘛，雖然跟原本的行程有點偏離了，我們先去看看衣服吧。」

「欸？」

「嘛，前輩你這樣穿好有氣質！」

穿上了阿盈給我挑的一身衣服，一件白色的鬆身的連身裙，加上一條束腰帶，穿起來的感覺好輕盈..

「這就是人穿的時裝嗎？」

我這樣想著，邊玩弄腰旁的腰帶。

「前輩，那很重要喔，沒那根的話就看不到你的腰了！」

什...

「欸..？為..為什麼要看我的腰？」

人都這麼奇怪的嗎？喜歡讓人看這種地方...

但阿盈又搖著頭，再道。

「不是這個意思啦，衣服要穿得好看，當然要看到你的身形，前輩身型也很好呀...看到我都有點妒忌了...」

語畢，阿盈又幫我整理了一下衣袖。

「前輩...打扮可是女孩子青春很重要的一環喔...我們一生只有一次的時光喔...不好好打扮一下自己會後悔的。好的！這樣就好了。」

走到鏡前看看自己，卻有種不太懂反應的感覺。
始終是第一次穿這種衣服。

「這樣..這樣穿的話，其他人都會喜歡看嗎？」
阿盈卻自信的拍了拍我的肩膀。
她也用話語來回答我不解的表情。

「當然！沒有人會討厭好看的女孩子的！」

聽到後，不知道為何心頭裡湧出了一陣安心的感覺。
我穿得好看嗎...

回想起...昨天他還承認了自己看了那些照片...
不知道他會怎樣想我呢...
不可以的！不可以再想下去了...

「前輩？」

「呀呀，抱歉，剛有點走神了。那我買這套吧。」
看到那價錢牌上刻畫的數字，也同樣令我感到有點痛心。

*

人們的商品真的滿有趣呢，也各種各類的飾品，而且還有很多不一樣的小食，以前都沒有想過來這種地方過...

「前輩，來看看這個？」
靠近一看，才發現阿盈手上拿著的一隻可愛的小熊玩偶。

「哦..！這個滿可愛的呢。」
看到阿盈擺出一個滿足的表情後，她又道。
「而且你看呀，還可以整樣弄，看！就變成兇惡的樣子了。」

想必是買來送班長的吧。
看到她的表情，我也不禁有點羨慕他們想要逗對方開心的那種心情。
- 那種感覺會很美好嗎？

「對了，要買點東西給彬前輩嗎？他好像快要出院呢。」
對了...那傢伙快要回來了，也該點買點東西為他慶祝一下吧？

於是我隨手有手邊取起了另一隻玩偶，是一隻樹懶，看起來樣子笨極了。
- 有點像他呢。

想到這裡我就不禁笑了出來。

「欸，阿盈你不覺得這好像阿彬嗎，哈哈，好可愛。」
我又用手指掃撫它的毛髮，有點刺刺的，但又不會有討厭的感覺。

他會喜歡嗎？
他應該...不太喜歡玩偶吧？
反正他又懶...又什麼都不愛做...

那為什麼那個時候要那樣拼命的救我...

說起來，好像是他第二次喊我的名字呢...
第一次是那個晚上吧...
明明之前都不管我，又不跟我講自己都事來著。

「我就說，前輩你在想誰的事對吧？」
阿盈突如其來的問話令我有點不知所措。

怎麼可能會這樣嘛...

「沒有這回事啦...」
「又來，女孩子的事我最清楚唷，別打算騙過我的眼睛！」
看到她那表情，看來還是騙不過她吧。

「嗯...在想阿彬會不會喜歡這禮物啦，他好像不太喜歡這種東西的樣子。」
「我覺得他收到什麼都會高興喔！」
「是這樣嗎？」
「真的，只要是我們挑的，他都一定會喜歡的！」

什麼都會喜歡嗎？

他會討厭這樣的玩偶嗎？
這種悶騷的感覺是什麼？

對呀...給予一種附合我個性的東西不就對了嗎？
為什麼還得想這麼多？

跟父親你說的一樣呢，當人真多煩惱。
但這種感覺，我不討厭。

「那麼，前輩我先回去了喔！我走這邊，星期一再見！」

「嗯，閉閉。」

想不到人的購物還滿累呀。

看到手上一抽二袋的，我也只能以苦笑應對它們。

「看來得節省一下開支了呢...」

晚上的街道，安靜非常，感覺好像很久沒試過自己一個走這種的路了。

間中會覺得好冷，好怕。

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習慣了身旁有人嗎？

也許是吧。

不知不覺間，原來我的嘴角早已上揚，想到他們的身影，我就感到內心有股溫暖。

原來以往，我一直都在獨身走這條路嗎？

感謝你們。

在這寂靜的環境裡，走的腳步聲都能被聽得一清二楚。

「嗒嗒」的腳步聲在我耳邊迴響。

「嗚嗚」

咦？什麼回事？

小孩子哭的聲音嗎？

像是從那一邊傳來的...

難道我會遇那父親口中說的那種「東西」...

想到這裡我就不禁吞了吞口水，雙手環抱自己那愈變愈冷的身體。

是那處那個公園嗎...？

- 好想回去。

這樣的念頭突然從我腦海中閃過。

不行！我如果在這種時候退縮，以後又怎樣幫助別人？

只可以硬著頭皮上了吧。

濃烈的詭異感覺侵襲我的身心，讓我無法不四處張望。

是怎麼回事？

不對，有誰在往這邊靠過來？

在右邊嗎？

「在你身後喔」

說罷，那個臉上戴著臉具的男人亮出一把小刀。

- 逃跑

那是我腦海中最後的念頭。

充滿鮮血的結末。

之類的劇情應該不會出現的吧。

大概...

咦？

「嗚嗚，姐姐... 請幫幫我。」

往下一看，只看到一個大約六歲左右的小男孩緊緊抱住我的腿。

「....」

在鳥無人煙的公園裡，那張冰冷的長椅上就只有我和他。

「好了，打了電話給你媽媽了喔，再過一下她會來這接你，不用害怕了。」

但男孩的啜泣聲依然清楚非常，他不斷用手擦著自己的淚水，看來還未平伏下來。

我也只以投以苦笑，輕撫著他頭頂，祈求給予他些許的安心感。

「好害怕...不要離開我...媽媽。」

「沒有喔，你媽媽只是迷路而已，沒有離開你喔，很快，很快他就會回來，所以不用再害怕了喔。」

「真..真的嗎？」

我閉上雙眼，再輕輕掐掐他的臉蛋。

「真的，你的媽媽永遠也會愛你唷。」

可能他現在還不太懂我的意思吧。

但始終他也沒有辦法停下自己的啜泣，只是低下頭來，扁著嘴，樣子可愛極了。

我也輕輕撥了撥他的頭髮。

世間上所有的父母都是這樣想著的嗎？

想必，你也是吧？

我只是看著頭上那片星空，這晚奇異的比平日還有清晰，還要光亮。

也許，很快很快以後我就可以觸及到那片天空了吧。

就像以往的那樣。

「謝謝你，太感謝你了！對不起，為你添麻煩了。」

「沒什麼，小事而已！」

小男孩也向我揮著手。

「謝謝你，姐姐！」
我也向他投以滿足的笑容，輕輕點頭。

果然，笑才是人的本能呢。

不知道他又會否感到孤獨呢？
又會否感到悲傷呢？

看著那冰冷的手心，像是看到那個感到寂寞的他。

「咩咩」
「我進來了。」
慢慢推開房門，只看到那個男人懶洋洋的倒臥在床上。

細心一看，原來他只是在玩著手機遊戲。
我不禁抓抓頭髮，心裡抱怨著「會關心這種人的我真的是笨蛋」。

算了，始終還是來了。

「唷，怎麼來了，探病時間快完了喔，早點回去吧，滿冷的。」
但他的視線沒有離開過手機。

這是什麼意思嘛。
那我該做的事只有這個了吧。

「喂喂喂！你幹什麼？我還沒有打完呀！」
我一手把他的手機給抽走，聽到他的悲鳴，我卻感到被治癒了。
我也得意的笑了一笑。

「呀...呀...我的戰友，怎麼這樣...咦？你..怎麼穿這樣？」
聽到這我也不禁臉紅起了來..對了，好像是第一次在他面前穿校服以外的衣服...

「怎麼..很..很奇怪嗎？」
但他只是把頭別過去，輕輕的說著。

「不會...還可以吧。」
聽到這裡，我也滿意的笑了。
總算沒有白花錢。

「接住！這給你的！」
我一手把手上的袋子扔到他的床上。

「小心呀！..呃..全是吃的？還有熱牛奶？你知道的吧..怎麼隨便帶食物進來..」
「嗯，所以你得小心點吃，然後在心裡感謝我。」

不然這麼冷的晚上，你又怎樣捱過呢？
但他像是不懂反應一樣，呆住了一樣看住我。

「喔.. 謝謝你..」
他又擦了擦鼻子，低下了頭。
嗯，這樣就好。

始終冰冷的天氣讓人不好開口呢。
眼見身後的醫院燈火通明，想必他應該不會感到寂寞吧。

我也慢慢從紙袋裡取出了那隻樹懶公仔，輕輕的掃過它的毛髮，掐著它的肚子。
那滑稽的樣子不禁讓我笑了。

希望大家都擁有一個溫暖的晚上吧。

第四章 序 膽小鬼的約定

「呐呐...你想知道我的事嗎？」

想，他想知道。
於是許下了成為朋友的承諾。

「每分，每秒都要在一起喔。」

喜歡看書的她，喜愛閱讀的他，自小兩小無猜，沉淪在那在文字中的喜悅。
文字是故事，書頁是世界，像是與她一起的話，不論走到哪他都可以支持下去。

尋求著世界，了解著一切。

時間總是會伴隨著感覺而變化，如果像是他們的話。
不管有多久不夠用呢。

看著她那副透露著在書本獲得喜悅的神情，不禁令他沉淪其中。
就此在這個樂園忘卻一切吧。

總是期待著每天的這個時候。
期待看到她的臉容，想要看到她的表情。

直至她看到了那本書。

「雪絨花」

「是一種怎樣的花呢？」

「只生長在高地嗎...看起來像很珍貴呢...但你看，這花朵，好美麗呀。」

被那朵花吸引著視線的他，偷偷瞄了她一眼。
像是訴說著期待某日的那天，會有哪來為自己找上一朵送贈。

但這樣的視線卻被女孩發現了，正當男孩覺得害羞時，女孩卻只是蓋上書本，輕輕握住他的手，輕聲的說著。

「一天，要送我喔。」

那個笑容，那把聲音，被永遠的刻在男孩的心裡。
女孩還是那樣的愛淘氣，愛捉弄男孩。
但又時常犯糊塗，把自己弄得一身傷。

男孩也總是那樣的溫柔，為著她憂心。
怕著她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把自己弄傷了，於是總是在錢包裡放兩塊創可布。

又時不常怕著她著涼了，總是為累了睡著的她蓋上衣襖。

習慣了有對方的生活，也許現在閱讀只是一個借口。
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那現在他們也許只是享受著那一寸光陰。

可惜他們年紀還小，不懂什麼是作思念，更不懂什麼叫作完結。
只是注視著眼前的你我。

想說出口的時候，又總會播出那令人熟悉的音樂。
告訴著他們，該是時候離開了。

這是如此殘酷，又令人感到傷痛的音樂呢。

直至到了那一天。

女孩進到了那輛白色貨車。
被綁著手腳，流著眼的她，就這樣被活生生拉進了貨車裡面。

連「再見」也來不及說。

而這一切一切都被那個男孩看在眼內。
不知道為何，男孩想要上前，想要救她，腳卻被名為恐懼的情緒控制著。

很簡單，一所地方、一段回憶、一個故事，就這樣消失了。

「你說過的吧，要我送你一朵雪絨花。」

從那天開始，男孩就在心裡許下了承諾。
這是一個膽小鬼的約定。

願這一切只是酒精的錯

許多人總是會說，朋友不需要多，找個知心知己就已經可以一生無憾。此話確實，許多時候認識許多酒肉朋友卻不如找上一個可以談心的友人。兩人可能未必需要常日相見，但大家在需要的時候總會想到對方，也許某天也會打個電話，發個短訊，找他出來暢飲兩杯、大快朵頤，談個通宵，胡胡鬧鬧又過上一晚。

就讓那溶化在體內的酒精操縱你的身體，盡情的放肆一個晚上吧。

雖然這說是沒錯...

但看到彬哥眯成一線的眼睛，無奈的表情，更用著右手支撐那快要撐不下去的腦袋，明顯像是在訴說著自己正在受著苦。

在桌子的另一旁，只看到班長手舞足蹈，臉透紅暈般揮舞著手腳，又時常大喊，又間中拍打著桌子。班長這樣做，使得這間店的視線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但他卻毫不在意，反而彬哥就顯得更加困擾了，於是他連忙將班長的身子按壓下來，想不到他還來一個反擊，一下順水推舟就輕鬆把自己跟彬哥的位置互換，就這樣，彬哥就差點失去平衡，幸好他立即用手支撐著自己，才免得品嚐地板滋味的下場。

「哼...阿..彬哥你這樣..囑..就這樣想打倒我..沒這麼簡單..」
「呀...不是，我沒有想要打倒你呀，你趕快坐下來吧。」
想不到這句勾引了班長的戰意，他突然站上椅子上，又蹲下一手抓住彬哥的衣領。

「呀？彬哥你是說我沒有資格當你的對手嗎？！」
彬哥像是感受到許多奇異的視線，他回頭一看，只看到其他食客用著厭惡的眼神注視著自己，於是他便連忙的搖著頭，又一下把班長推開。

「大哥，你冷靜點好嗎？你還要這麼高調的喝醉了，你知道我們還沒有十八歲嗎？」
彬哥緊合雙手，但班長只是抓住他頭，用自己的額頭緊緊的抵住彬哥的。

「所以說...彬哥你不明白我...」
說過後，班長才一下放身子放鬆，整個人躺在椅子上，邊打著囑邊用半開的眼睛注視著天花。

過了一會，他終於開口說道：
「就個呀...過了這麼久了...我也不知道她想要幹嘛...到底是怎樣嘛，難道要什麼回憶都沒有創造...就這樣結束了嗎？」

「什麼呀，你到底在說什麼？」
「不就那個呀...彬哥你有夠笨...我會說的人只有阿..阿盈而已呀..囑...」

「嘛，如果我看到你這樣在發酒瘋應該也會退卻吧。」
彬哥用那無人能聽見的聲線說出這句話。

「你不是已經整天跟她一起了吧...很自然的說出來就可以吧？」

「就是這樣呀...每天就只有談天而已...我們也只剩下兩個月而已吧...畢業後也不清楚會否就這樣結束...」

看到班長說出這樣感性的話，可能只能等他喝醉以後吧。
彬哥看著他慢慢入睡的樣子，不禁對著他那蠢極的臉容苦笑。

想到班長剛剛說的話，彬哥也開始感到些擔心。
始終，學校是培育自己的溫室吧。

結束了這樣的生活，自己又該何去何從。
說穿了，這是從未被解決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大家的關係會否因為環境的關係被磨滅。
想到這裡，彬哥突然也有點想仿倣班長，借醉把所有話都講出來，那好讓自己好過一點。

好快快快，就得離開這個地方。

那個自己會是什麼模樣的呢？

可能還是沒能令人期待吧。

很快，彬哥就停止了這樣的想像。
使勁一抬，把班長的手搭到自己肩膀上，再用力一站，就把班長給背上了。

「還得勞累我這個剛出院的人...」

雖說彬哥口中在抱怨著，但他還是老實的抬著班長走了。

「麻煩你了...他為你添麻煩了，抱歉。」
班長的父親有著跟外表不相同的談吐，彬哥也點點頭過後就轉身離開。

走到街上，寒風開始吹襲彬哥那沒穿多少的身體，因此他也環抱著身體，打了個冷顫，一個噴嚏就令到自己有點雞皮疙瘩。

看到那遠處在黑暗中格外明亮的寫住「7-11」招牌，那倒不如進去買包熱牛奶暖暖身子吧。

正當他是這樣想的時候，卻有一個熟悉的身影進入了眼簾。

黑色長髮，高挑身型，不會錯的。

想到自從那天開始自己就沒有再見到她的事，彬哥自然感到些不好意思。

「哪有可能這麼簡單忘掉嘛...」

所以一向忠於自己的彬哥打算轉身就走，好巧不巧卻被那個剛好放下雜誌的婷兒看到了自己。

一把熟悉的聲音從後方傳來。
「阿彬！」

「還是被看到了嗎...」

正當彬哥這樣想著的時候，婷兒已經從遠處跑了過來。

當彬哥留意到她的時候，發現她卻是身穿一身學校制服。

「為什麼你穿著制服...」

婷兒像是被說中了痛處一般，向後退了幾步，講話巴巴結結的，彬哥看到這樣的她也只能擺出無奈的表情。

「...你別管我了。」

事實上卻只是婷兒沒有其他服裝而已，但她當然不希望讓人知道這件事。

「嘛，上次那件不是穿得滿好看嗎，晚上穿制服到處走會被學校訓話的。」

婷兒也輕輕的點了點頭，不知道她是認同了還是不懂回應讚賞，只是迴避著這個話題。

剛剛在看潮流雜誌的這件事應該也不能讓彬哥知道吧，這樣的思緒令她感到自己表現得很不自然。

「對了，這麼晚讓不回去嗎？在做什麼？」

「來買晚餐而已，你呢？」

「班長約了我去吃晚飯，剛剛才離開。」

婷兒握了握手上那塑料袋，又苦笑笑了笑。

「喔..還打算跟你去吃點東西，如果吃了就算吧，下次吧。」

但只見彬哥拿出手機看看時間。

「十一時嗎...還可以吧，坐坐陪你吃個飯也可以啦。」

*

看到婷兒不停吸啜那剛到來還冰凍至極的檸檬茶，讓彬哥不禁說出一句。

「你真喜歡檸檬茶呢。」

婷兒點著頭，馬上自豪的回應道：

「嗯，酸酸甜甜的，來到這邊後就一直喜歡上了。」

「來到這邊？你以前在外國念書嗎？」

婷兒馬上察覺到了自己像是說漏了嘴，馬上連忙揮著手示意否認。

「嗯..嗯！以前沒有在這邊，所以喜歡喝這個。」

彬哥的樣子看起來有點半信半疑，但他沒有打算深究。

「是嗎？我覺得應該外國也能夠喝到吧？」

「沒有喔，在我以前的地方...很多東西都沒有遇到過，沒有好吃的東西，沒有檸檬茶，也沒有遇到過這麼多事...」

彬哥聽到婷兒的語氣，像是有點失落，連忙糊混過去。

「好啦，別想這麼多了。」
「阿彬，你以前也遇上了這種事嗎？」
「沒有啦，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

婷兒馬上擺出一個生氣的表情。

「為什麼不告訴我嘛？不是說好了要告訴我嗎？那個晚上不是說好了要跟我講嗎？」

看到婷兒這樣的追問，彬哥擺著腦袋，煩惱的嘆氣了一聲。

「嘛，就以前打羽毛球嘛，然後受傷了，所以也就沒有打下去了。」

「很嚴重嗎？」

「也沒有...但那個時候剛好要比賽嘛，所以也就被換下了正選，然後就沒有打下去了。」

「是這樣喔...但我覺得阿彬不是這麼容易放棄的人喔。要說為什麼的話，因為你...最少也拼命來找我。」

聽到這裡，彬哥不禁臉紅了，也沒辦法吧，人本來就不是一種容易變得坦率的生物。

「好啦，別說這個了。對了，你的小測過了嗎。」

婷兒聽到後的臉色突然變得鐵青，整個人無力的癱軟在桌上，只能從她那低沉的喊叫中推測她還沒有過小測。

「明明這次很有信心的說...」

彬哥也煩惱的抓了抓腦袋。

「嘛，就我說的話，人就是在相信自己的時候才會犯錯。」

「你在講什麼？」

「就是說啦，人太有自信的時候就會犯錯，那個嘛，自我感覺良好。但當你不相信自己的時候，做事會緊慎點，那個時候，說不定就能過了。所以呀，下次再努力點吧。」

但彬哥只是看到呆了的婷兒，雙人的視線對看了幾秒。

「欸，阿彬你剛是在鼓勵我嗎？」

「算是吧...」

婷兒突然大笑了出來。

感覺自己被笑話的彬哥連忙阻止她。

「什麼呀？」

「呀呀...抱歉抱歉，只是想阿彬你這個說法好奇怪喔。」

婷兒擦了擦自己的眼淚，又笑著道：

「不過謝謝你，阿彬。我下次會過的。」

「嗯，那就好。」

不久，婷兒的桌子上就被放上了一客炒飯。

婷兒看著炒飯看得入迷，一下就把飯粒大口大口放進嘴裡，好不滿足。

「喔，這個好好吃，阿彬你要試試嗎？」

彬哥也搖搖頭，看著她那笨極的食相，彬哥也打從心裡覺得飽了。

「呀，對了，阿彬在你沒有上學的這段期間喔，我們決定了一件事。」

彬哥擺出疑惑的表情。

說起來他真的好久沒有上學了，大約兩星期吧？時間不知不覺已經十二月了。

「什麼事？」

「就是說喔，在快要聖誕的這個期間，每個學會都有推廣活動，然後那個嘛，思健學會的那個什麼來找班長了，問他要不要當一下推廣人，於是班長就把我們四個名字交上去了，工作就是這段時間幫助來找幫忙的人。」

看到婷兒那若無其事的說著，彬哥也來不及反應過來。

「呃...你說什麼？你是說？我們四個？你，班長，阿盈，還有誰？」

「不就是你，阿彬呀。」

「。。。」

這個感覺猶像是隱匿青年被逼去參加教會的感覺。

但看到婷兒那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彬哥也只能閉上嘴，苦惱著應該怎樣去混過這兩個星期了。

工作並不是那樣好幹的

就在那邊那一個小操場，像是從未有人站足過一般，枯黃的落葉散得滿地，鋁罐，紙包裝，塑膠盒更是數之不絕。只有那兩個古老得長鏽的籃球架依然站在，但是還是被強風吹得「嗞嗞」作響，那群剛被聚集在一起的葉碎同樣也被吹得散亂。

就這樣，在那群混亂中的人停下了雙手，就讓手上把掃把掉落於地，發出清脆的聲音，在這空曠的地方顯得格外迴響。

這個人別無他人，正是那個懶散的彬哥。

事緣自兩小時前，就在那個部室。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待兩星期了嗎？」彬哥依然找上自己最愛的旋轉椅，一下就坐下了去。

「嗯呀。」班長點點頭，又把目光放回手機上。「不過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吧...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要做，也能混混活動分...就像是在玩輔助一樣，只想來混分。」

「輔助也是玩家呀！還得做視野...補血？」

彬哥想到了自己平日玩的角色，嗯，好像也只有補血而已吧？

看到彬哥的表情，班長也笑著道：

「你看，所以也沒什麼不好的吧？」

「嘛...事實上還可以吧。」

於是眾人就猶如平日一樣，婷兒又是專注於自己的作業上，阿盈依然在閱讀那本潮流雜誌，班長依舊在預習新的課程。

正當彬哥也打算做回平日的自己，讓慾望操縱自己的身體之際，那道門卻不識趣的被敲響了。

他只能在心裡暗嘆：什麼事嘛..難得有睡意了，然後慢慢的走到門口。

「請問這裡是思健學會嗎？」

「呃...是的。」從未聽過如此官腔的彬哥，正當打算生硬應對之際，那名身穿校工服的男人就大力拍了拍彬哥的肩膀，他隨即向後退了幾步。

「痛！」

「那個嘛，我聽老師說了，可以來這邊拜託點事情。」

彬哥看起來相當煩惱，他閉起雙眼，看起來不耐煩的抓了抓髮根，隨意喊道：

「你看看嘛...我們也看起來沒什麼空，所以如果有事拜託的話請晚點再來吧。」

語畢，彬哥正打算一手關上大門之際，卻被抵住了。

「那..那個！請等等，那個，很簡單的事情而已，只是到舊校舍那邊打一打掃，一個人就可以做完！

」

「不就跟你說了沒空嗎，那個啦，這裡是思健學會，不是雜工申請處，請到別處。」

但男人依然沒有死心，繼續出力抵抗著彬哥的力量，兩者毫不退讓，在彼此的眼神中找到了那只屬於強者的銳利。

「同學，你做做好事吧...我的腳不好，走不到那麼遠...」

「對了！」突然男人眼神卻變得柔和，又再道：

「去了的話，我會向你們的老師申請加分喔！」

彬哥抵制力量瞬間減弱了下來，因為他已經被深深給絞住。

「彬哥，他剛剛說了什麼？」

「他說會加分啦...你這是在幹什麼。」

男人顯露出一個滿意的表情，緩緩站直了身姿。

「其實不是什麼苦差，只是普通的掃地而已。嘛，你知道的，快要聖誕節了嘛，派對的那天總不能讓學校在外人前失禮，整潔點還是需要的。只要一個人就可以了喔，你們中有誰比較空閒嗎？」

在這個時候，彬哥聽到這句後突然感到身體傳來一陣戰栗的感覺，轉過頭去，發現班長早已返回自己的座位。

取而代之的是其他三人那不懷好意的視線。

對，那種視線，彬哥一生也不會忘記。

就像是看到自己又得玩輔助的那種感覺一樣。

「P5！玩輔助吧。」「先選。」

那種被看扁了的感覺，沒錯，彬哥最熟悉了。

想到這裡，彬哥就怒得咬牙切齒，用著腳狠狠摧殘著地面，再一腳踢到那把掃把上，好讓它滑到數米之外。

「那個校工！真的以為我什麼都幹，但最可恨的還是那三個人！」

彬哥本想隨心所欲的大喊，但卻怕被聽到又收斂了起來。

真可悲呢，這個男人。

結果還是得拾起掃把來，把那些落葉都好好集合起來，像是把垃圾都集中起來，一次把它們給扔了..

唻，他剛剛想了什麼。

彬哥無力的放鬆了手臂。

「感覺像是自己又婊了自己...」

說過悶話，工作還是得繼續下去。

唻？

突然一陣腳步聲傳過，吸引了彬哥的注意，尤其是在如此安靜的環境下，一切聲音都顯得格外清楚。

彬哥也慢慢摸到那聲音的來源。

「是誰會來這種鬼地方？」

黑色的皮鞋？灰色長褲？
只見一個男生在扭動身體。
再過一點就可以了..。

看到情境後，彬哥馬上紅透了臉，輕聲逃離現場。
全因看到那個男生跟一個女生忘情的在親熱。

那令人心癢的情境難以抹去。

「怎麼了？他在幹嘛？」
班長伸手摸摸彬哥的額頭，阿盈搭嘴道：
「不知道呢，他回來後就一直這樣。」

回過神來的彬哥馬上搖了搖頭，回應道：
「沒...沒什麼事啦。」

但卻被遠處的婷兒打斷了話，只見她用鄙視的眼神看著自己。
「肯定是想到什麼下流的事情了！」

「你...你別亂說。」
「都寫在你的臉上了，別狡辯！」

彬哥對婷兒的直覺從來也沒有方法對應，彬哥也只好閉嘴，別過頭去。

「咩咩」

那道木門又被敲響了，彬哥只能苦苦嘆氣，死著心去打開那道門。

站在眼前的是一個看起來跟阿盈差不多高度的女孩子。
頂著一頭明顯較鮮艷的髮色，雖說個子不高，但明顯跟阿盈一樣是一個熱愛打扮的女孩子。

「那個...請問這裡是思健學會嗎？」

難得看到這四個人竟然一同平排坐，而且眼前的更是他們口中的「求助者」。
他們用著非常認真的神情打量著眼前的這位小女孩。
當然因為她是事主，但也有些少是關於人類的本能。
因為她的樣子絕對不差。

「呼」的一聲，痛覺跟聽覺都刺激著班長跟彬哥，回過神來才發現自己的腳掌被狠狠踩住。
花了好久，四人才能重新回到話題上。
於是班長咳了幾聲，再生硬的道：

「那..那個...請問應該怎樣稱呼你呢？」
「我叫慧琪。朋友都叫我阿慧，這樣叫我就可以了。」女孩毫不猶豫的回應：

「呀！」

阿盈突然大喊，再顫抖的指著阿慧。

「難怪這麼臉熟...你..你不就是那個下星期要開在禮堂開表演的...」

阿慧靦腆的笑了，又用巧手小小掩住自己嘴巴，舉止看起來相當優雅。

「嗯，我的興趣是玩魔術，下星期剛好有幸被學校邀請表演，請大家也務必觀看。」
班長看到如此有禮的人，也慢慢放下戒心。

「對了，我們還沒有介紹自己吧，我旁邊的這位是阿盈，然後我是...」

「我知道。」阿慧卻打斷了班長的話。「你是陳同學，然後那位是婷兒前輩對吧，你們的表演我有看喔，很厲害呢。」

但當阿慧的眼神落到了在彬哥身上時，阿慧卻擠不出半句話。
班長見狀，馬上懂趣的把話接了下去。

「喔，他是阿彬。」

其實那天彬哥也在台上呢，但已經無人察覺到彬哥的淚水已經沾滿了他的心房，那個無人知曉的角落。

而婷兒只是拍了拍彬哥的肩膀，向他投以一個憐憫的眼神。
別這樣，彬哥快到忍不住了。

「好了，那請問我們有什麼能幫助你的嗎？」
阿慧也收起笑容，慢慢從手袋裡取出一封信件。

那是一封看起來普通至極的信件，上面什麼字都沒有被寫上。
然後阿慧從裡面抽出一張極為簡陋的卡紙。

不能說是方形了，已經是一張快到蝕爛的卡紙。

而上面只是簡單的寫著：

「警告你，不要去表演。不然後果自負。」

應該以歡迎來作開場白吧

「慢著...這是恐嚇吧。」

阿盈把卡紙拿了起來，仔細的看了看，只見她眉頭深鎖，慾言又止，但她還是開了口。

「阿慧，你還是跟老師說吧...這樣子感覺不會是什麼好事，怎麼會有人恐嚇中學生...」

但阿慧只是閉起了眼，輕輕嘆了口氣，無力的托著那沉重的頭殼。

「不能這樣做。」她那失落的眼神像是訴說自己的無助，又再道：「如果我跟老師說了，表演一定會被中止，我不希望這樣做。」

「你在講什麼呀？表演還有機會但安全較重要..」

「沒有機會了。」

「欸？」

「我畢業過後就會出國，大概永遠也不會再有機會回來學校表演...我不能放棄這個機會，所以...請各位協助我，讓我能夠順利舉辦這場表演。」

阿盈聽到阿慧這樣的話，她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只好坐回原位。

彬哥見狀，他也決定打破沉默。

「嘛，你要這樣做我是理解，但你希望我們能怎樣幫助你呢...這裡只是思健學會。」

「對不起，可能這請求有點無理，我不希望找出犯人...」

我只是想拜託你們保護我，讓我完成這個表演。」

「嘛...但只有這點東西，談不上是線索呀...我們也沒有辦法去調查。說不定是個惡作劇吧...」

「不可能是惡作劇！」

阿慧突然激動的說著，眾人沒能擠出半句話。

她自己也察覺到自身不禮貌的行為，連忙道歉。

儘使如此，大家依然未能放下心來。

「那樣吧，阿慧，你先告訴我們一些其他的線索，好讓我們了解更多。」

阿慧聽到班長的建議，也順勢點了點頭，一手把筆記本從袋子裡抽了出來。

「嗯，首先你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發現這玩意的？」

她托著頭苦思著一切線索，然後又執起筆來，在筆記本上不斷揮動著筆杆。

「嗯，大約是吃完飯然後打算去儲物櫃取書的時候裡發現的。」

「那代表早上的時候還未收到這封信了吧。」

阿慧點了點頭，然後思考了一會，再道：「那個，比起那些東西，我更想說的是，可否讓我加入這個學會，好讓我掩人耳目，直至表演開始..？請各位為我排除其他影響到我們表演的情況...拜託大家了。」

彬哥聽到這裡，不禁開口問了：

「那個... 我覺得我們能幫忙的東西不太多...還是找朋友比較好吧？」

「嗯，我也有拜託我班上的另一位朋友，他也答應我會幫忙了。」

「嘛，能幫別人的忙，又能讓這邊熱鬧點，為什麼不行呢？」

講話的是看起來滿臉期待的婷兒，阿慧看到婷兒的反應後也滿意的展現微笑。

「呀！」

阿慧像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連忙把話搶過來。

「當然，不會讓各位白幹的，我會向老師們申請讓各位在課外活動部份加分。」

聽到這裡，除了彬哥以外的人都向阿慧投以期待的眼神。

氣氛也慢慢的回歸輕鬆。

「對了，阿慧你是魔術師吧，可以...可以讓我們看看嗎？」

婷兒突然向阿慧提出如此的要求，雖然大家多多少少也猜到婷兒的行為，但也沒有想到她真的問了。

於是彬哥也連忙掩住她的嘴巴，阻止她那失禮的言行。

「對..對不起，別放心上，她開玩笑的。」

「可以喔，就在這邊玩一下吧。」

想不到阿慧竟然如此爽快的答應了，彬哥也慢慢放開了他那左手。

接著阿慧就從那裙袋裡取出一副撲克，熟練的在手上把玩一番。

看到五十二張紙牌在阿慧手中像是一把緊密連結的扇，時而分開，時而結合，看得眾人目不轉睛。

「好...好厲害！」

聽到阿盈一句感嘆的感想，阿慧不禁笑了。

「我還沒有開始呢。」

接著阿慧把撲克推開，完整的展現在眾人眼前，她又從裡面抽出四張黑色的牌，放到自己手上。

然後又再抽出四張紅色的牌，隨意的反轉插在牌堆上，然後直接把牌堆分散為大量四份，每份上面都插著一張紅色牌，再把牌分配給眾人。

「好了，那現在我手上拿的是四張黑色牌，你們的是四張紅色牌吧。」

只見阿慧手心一合，對住自己的那雙巧手一吹氣，再用那雙妖魅的雙眼看著所有人。

「好了，各位可以把牌推開，看看裡面的牌是什麼？」

結果他們一推開，本應是紅色的牌，現在卻竟被染上黑色。

眾人還沒有回過神來的時候，阿慧已經又再把他們的注意力拉回眼前。

「那麼到底紅色的牌到哪了呢？」

毫問疑問，大家都視線都集中了在了阿慧的手中。

「答案是...」

阿慧一手開牌翻開，手中緊握的明顯就是剛剛彬哥他們手中的紅色牌。

「怎樣？」

阿慧緩緩放下雙手，但明顯眾人不懂給予反應，這樣的結果反而害阿慧感到好緊張。

過了好幾秒，婷兒總算回過神來。

「好...好厲害！那個是怎樣做的？教我好嗎？」

阿慧只是得意的笑笑，然後說了一句：「魔術被知道秘密後就不再神奇了喔，因為事實總不是像你看的那樣。」

「喔...」

婷兒看起來像是不太理解阿慧講的話，但她馬上就要求看另一個魔術表情。

阿慧也皺了皺眉頭，擺出一副「真沒辦法」的樣子，握握手上的牌又打算再表演。

「咩咩」

推開門的是一個看起來相當清秀的男生。

「不好意思，我聽說阿慧在這裡。」

阿慧馬上跑到門的那方，一手把男生拉進課室。

「各位，他就是我剛剛說我的好朋友，阿峰喔。」

男生也禮貌的點了點頭，接著說。

「阿慧，不是說好要跟老師談活動詳情嗎...難不成你想爽約？」

阿慧馬上擺出一副吃驚的表情，連忙揮動著雙手邊說「不是這樣的！」。

「好了，接下來也拜託各位了。」

結果阿慧跟阿峰就這樣離開了課室了。

「她對住熟人活潑許多呢。」

班長這樣說著，結果又換來阿盈的一腳重擊。

待他們離開後，彬哥才發現自己手上還握著些什麼。

才回想起原來剛剛自己忘了把牌還給她。

「恐嚇信嗎...？」

在彬哥腦中徘徊不去的不是其他，正是剛剛的那副信。

還有阿慧那堅決否認是惡作劇的態度，都不禁讓彬哥感到不尋常。

但現在也只能好好的歡迎這位新部員吧，彬哥這樣想著。

那是晚了的雨天

「乖點喔，老實點的話就讓你吃飯。」

好黑。

「為什麼錢還不拿來呀？」

好冷。

「我數到三，閉嘴。」

好痛。

「三。」

為什麼..?

「二。」

為什麼是我？

「一。」

你在哪？

那是一個清閒的下午，女孩小腿上的傷口慢慢從乾淨肉色被染上鮮血，身旁的腳踏車還沒有停轉，就那樣倒在了地上。她好痛，但她還是忍了下來。

「哈哈，我好笨，竟然翻車了。」

「你幹嘛？」

女孩聽到男孩突如其來的責罵，明顯被嚇到了，加上剛剛痛楚的影響，她忍不住了，清淚一行行流下。

想不到張開眼來，只見男孩連忙撕開膠布，小心翼翼的把傷口給包裹起來。

「阿風。」

女孩不禁伸手去摸摸男孩的頭髮，回過神來，眼前卻只是一個殘破的膠盒。

隨著那關門的聲音傳來，房間也變得全黑。

到底她在這房間待了多久呢？

到底實際的時間有多久？

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空間，到底經過了多久呢？

「你們在哪？」

「 - 別關我在這裡呀！」

一聲慘叫，一闕悲鳴，好讓自己從那個世界離開。

不是說過不會再害怕了嗎？

為什麼，那為什麼自己的手還是那樣的顫抖呢？

「那是誰？」

那一閃即逝的名字到底是誰？

久違的一撫那把早已癒合的傷痕，那個故事，是真的。

也讓她回想了那個久違，陌生的名字。

「阿風。」

-

「阿慧阿慧！再來，剛剛那個怎樣做的呀？」

看到婷兒與阿盈已經坐在那個角落沉醉於魔術表演之中，班長跟彬哥能做的只有看著他們悠閒的下午。

不過他們也明白，正正是這樣的時光才能讓他們享受其中。
畢竟，看著他人的笑臉也是一種感受幸福的方式。

因為只是不希望再看到那種事情發生。

「吶，彬哥，彬哥！」

走了神的彬哥像是驚醒一樣，轉頭一看，原來是等得不耐煩的班長。

「怎麼啦。」

「最近有空嗎？」

彬哥聽到班長的這句話，無疑是聯想到約會一事上了，於是他連忙推開班長，結果班長又一手把他給拉近。

「不是那樣！你別誰想。」班長又隨意整理一下衣領，又再開口道：「那個嘛，快要聖誕了，我也想買點東西給阿盈。」

「喔...所以你就不能自己去買嗎？」

「最少也需要點建議吧，就一起去去而已，反正你也沒什麼約吧。難不成是約阿婷了？」

聽到這裡彬哥一下就紅透了臉，轉過頭去觀察女孩子們的動向，看到她們完全沒有注意到這邊，他才放下心來。

「你別亂說，拜託！」

看到班長露出滿意的笑容，彬哥也只好點頭作為自己的回應。

「時間日子，我再告訴你喔。」

「對了。」

彬哥一看時鐘，發現時針已經搭到四字上，像是想起什麼似的，隨便向班長揮個手就離開課室。

彬哥一邊走，一邊回想起「恐嚇信」的事情。
因為怎樣想也不尋常。

到底會有誰向中學生投寄恐嚇信？
更重要的是，阿慧為什麼不希望找出犯人？

「她那個時候也不像開玩笑...。」

為什麼她會斷定這不是玩笑？

想著想著，彬哥已經走到中五的班房。

想到自己做著這樣不適合自己風格的事，他就不禁揉揉眉頭，嘆口氣，為這個多管閒事的自己感到一點羞恥。

但他知道如果一切屬實，那哭泣的就不止阿慧一個人了。

「可惡，那個表情算什麼嘛。」

「阿彬你在幹嘛？」

身後傳來的一陣熟悉的聲音，這把聲音就算化了灰彬哥也不可能認不出，轉身一看，果然是婷兒。

「我才應該問你，你不是跟阿慧一起嗎？」

「她說想買點東西，自己先走了，倒是你，怎麼自己鬼鬼祟祟跑到這邊來了？」

看到婷兒那不解的表情，彬哥只是心想著「一切都瞞不過你」，然後傳來的感覺卻是困擾。

「嘛...阿慧她說不想查明白事情嘛，但我又很在意，於是就自己偷偷來問問看，像是那個什麼啦，保險。」

想不到換來的卻來婷兒呆了的臉孔，像是不懂回答似的。

「...幹嘛啦。」

「嘛，沒想到你這麼簡單就告訴我，還以為你會一直繞圈子呢。」

未幾，他們已經看到那個男生慢慢走近。

彬哥也點了點頭作為打招呼的禮貌。

「阿峰，你好。」

對於阿慧來說，也無法料到下雨的來臨來那樣的突然。

幸好她早已把備用傘放到手袋裡，這樣的機智不禁令她感到沾沾自喜。

但雨勢看起來並沒有打算在短期內減弱的樣子，但她也只好硬著頭皮跑過馬路。

「訂了的書到了，當然要快要去取！」

這樣的想法驅動著她的腳步，因此阿慧從小早已是一個愛閱讀的女孩子。

在這樣的路途上，那視線盡頭的那個電話亭內，像是一個人影佔據著一般。

接近一看，才發現那是一個男學生，只見他無助的看著外面的雨勢。

阿慧也慢慢走到那電話亭外，伸手慢慢打開那道門。

「那個，請問你需要幫忙嗎？」

多管閒事的人

剛進課室，阿峰連忙將椅桌拉得整齊，又準備了些少茶水，工工整整的放到了彬哥跟婷兒的眼前。

一杯熱得冒煙的綠茶就被置在桌上，看著這樣的他，彬哥跟婷兒都感到不可思議。

「現在的中五生都這樣有禮貌的嗎？」

如此的細語反而令他們更為緊張。

那個啦，在優秀的人面前總會有許些緊張。

「你好，前輩們，所以今天想問些什麼呢？」

阿峰擺出一副自然的笑容，像是一個充滿魅力的領袖一般，輕鬆的談吐著。

「呃...那個，想請教一下阿慧的事情。」

想不到這句就換來了婷兒的不滿，在某個沒人看見的角落，婷兒狠狠的踩住彬哥的腳掌。

彬哥用盡全力才忍住沒叫出來。

「你這是在幹什麼啦，自然點好嗎？」

「就算你這樣說...我也...」

「阿慧前輩嗎？嗯，我是跟她認識了很久的同學，前輩你們也不用這麼緊張啦，阿哈哈。」

阿峰很自然的就把話題給延伸了下去，不用說也能明白到他的好意。

真能幹呢，這個男生。

看到阿峰的笑臉，彬哥也稍稍安心了下來，雖然他也多少察覺到是被同情了。但一次又一次質疑別人的好意卻並不是什麼禮貌的行為。

於是他小小的喝了一口綠茶，緩緩道著：

「那個，阿慧也有拜訪你吧，希望你幫忙讓表演完滿落幕。」

「的確是有這回事，那你們想知道的是什麼呢？」

「那個...你也知道吧，我們不可能知道恐嚇阿慧的人想幹些什麼，這樣下去事情不會解決的。」

阿鋒突然收了起那副從容的表情，接著慢慢的站了起來，走到了那個窗旁。

看著那道漸黃的光線照到阿鋒那身純白的襯衣上，往上看就是他那副心事重重的表情。

「我認識阿慧很久了，從以前一直就認識她。」

他像是有點不知道怎樣講話似的，開了半口，又把話給吞了回去。

「她是那種很怕事的，從以前開始就是這樣，大概她也不想染上什麼麻煩的事吧。」

「不，我是這裡不就是想跟你談談這是不可能的...」

「前輩。」

彬哥被他的話給打斷了話，愣住看著他那認真的眼神。

像是說這「我不會退讓」一般的話。

「阿慧也為這個表演付出了多少，努力了多久，我是最清楚的人，但是請必須考慮她的感受，她有些原因令她不敢面對這種事情，所以才來找你們幫忙的。拜託，別做多餘的事了，別讓她想太多，好好完成我們的工作吧，就是讓她快快樂樂的完成表演，而不是玩奇怪的偵探遊戲。」

接著他又伸出手來，像是有口難言的樣子，輕輕擦過眼角的淚點。

到底他跟阿慧的過去是怎樣的一回事？

彬哥也不敢再問下去，只是伸出手來，輕輕握著阿鋒的手掌。

也許黃昏總是彬哥跟婷兒最熟悉的光景。
他們就看著阿鋒從他們的視野中消失。

「真少見呢，竟然會向那個方向離開，那邊不是很少人去的嗎。」彬哥道。

「嗯呀，應該只有你會到那種地方清潔。」
彬哥聽到後明顯有些不悅，輕輕敲了敲婷兒那腦門，她也用回眼神反擊。

「但是他不是說不要做這種事了嗎，那我們為什麼還要像是跟蹤狂一樣...」
「嗯，但我還是在意，但看來也沒有什麼令人在意的地方。」

「她有些原因令她不敢面對這種事情，所以才來找你們幫忙的。」

這樣的話徘徊於彬哥的思緒中，久久未能忘卻。

「這樣的話，阿鋒絕對是了解她的人了吧，不可能讓她暴露於危險之下。」
婷兒卻擺出奇怪的表情。
「我覺得不能這樣決定吧，始終...我們知道的事還太少了。」

彬哥看到婷兒又擺出這樣的表情，他本能的伸出了手，但又像是什麼制止了他似的。
但婷兒卻突然站了起來，輕輕向彬哥的額頭一彈。

「痛！你幹什麼呀。」
婷兒卻得意的說：「無論如何，表演一定會成功的，對吧。」
彬哥卻愣住了，接著是一陣苦笑。

也順勢的回應了一句「嗯」。

冷清的電話亭

那個電話亭看似從未有人來訪過。
它只是普通的豎立在那個不顯眼的邊緣。
但是總有人會察覺到這個小亭房。
稍稍地打開了那道冰冷的鐵門。
稍微的鏽跡沾到了那女孩的指上，但她只是看著那個在小亭裡的男孩。

然後一如以往的道出親切的問句。

漸大的雨點一滴滴從帆布上流下。

「那個，外面雨很大吧，需要借你雨傘嗎？」
接著阿慧就微微把雨傘向前傾，示意著叫男孩進到這裡面。

但男孩卻像是不懂回應的樣子，打算後退，但身後只是一道膠屏。
而他只是敢低下頭來，逃避著她的眼神。
「呃...那個...」

卻一陣突如其來的力量，一下就被拉出了那個電話亭。
他只能笨拙向前踏了幾步。

往上一看，才看到阿慧那副因雨水而沾濕的臉孔。

「別待在那種地方了，會生病的喔。」阿慧稍稍撥開髮尖，又再道：「你要到哪？我送你吧。」

男孩明顯像是與阿慧刻意保留著距離，他握著拳，又不時拉開跟她的距離。
是為什麼呢？明明只是不認識的兩人。

阿慧卻會找到這個神秘的電話亭，看到男孩如此的反應，阿慧不但不覺得害怕，而且還覺得很有趣。

可能是因為魔術師的本性吧，總愛尋找著一此感興趣的事。

「書...書店，帶我到書店就好。」
男孩用那把無人能聽到的細語說著自己的去向，但阿慧卻回應了他的期待，一手就緊握他手，奔馳於這佈滿雨點的世界。

那毫無猶豫的腳步，從那天起就不曾變改。

總使那是已經變得成熟的阿慧也好，但始終她的本性也從未改變。

映入她眼簾的，只有目標，因為她總是向前踏著步。

可惜與書本總是不和的水卻因此沾滿了他們的衣物。
他們也只好坐在座園的長椅上，耐心等待著。

諷刺的是，這樣的兩個人剛才還是舉著雨傘的。

男孩連忙整理著自己的衣服，苦苦皺著眉頭。

「那你舉傘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啦？」

轉過頭去，阿慧只是愣住了神，然後愉快的笑了。

「還以為你會是個更沉默的人，原來你也滿有趣的呢。」

說到這樣，男孩不禁感到些許害羞，只好轉過頭去。

誰料阿慧直接捧住男孩的臉頰，直接擋住了他的逃脫。

看到阿慧那副狡好的臉容，男孩馬上紅透了臉，連忙推開阿慧。

看到他的反應，阿慧也輕抓抓自己髮絲，又不好意思的把視線投放到別的地方。

「抱歉...你討厭這樣嗎？」

「不...」男孩可能覺得這樣說下去會有點尷尬，於是又把話續下去。

「只是...覺得你比我想像中還要活潑一點。」

阿慧聽到這樣的話，不禁問道：

「你..認識我嗎？」

「當然呀，你可是全校都認識的魔術師，怎會不認識你。」

阿慧也低下頭來苦笑著，但她流露的卻不是困擾，而是一種懷念的心情。

「嗯，是這樣呢。可能覺得你很有趣吧，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抱歉...有點得意忘形了。」

男孩卻不斷揮著手，急忙的否認著，看到這樣笨拙的舉動，阿慧卻忍不住笑意，不小心竊出了幾句明顯的笑聲。

「你..你真的好有趣。」

阿慧邊擦著自己的眼淚邊說著。

「對了，那你叫什麼名字？」

男孩卻不知怎樣去回應這道簡單的問題。

「阿雪。」

「什麼？」

「叫我阿雪，就好。」

阿慧聽到令自己滿足的答案，也伸出手去，輕輕握了握他那溫暖的掌心。

「多多指教，阿雪。」

又有誰會到這種地方

回憶總是一種被創造的東西。

儘管苦短，也許只會在腦海閃過，但每次回味，它總是帶來一陣甜。

不管是好的，壞的，那總會是生活中的一絲調劑。

因為回憶總是美好。

也許因為這種原因吧，這樣的習慣也令到阿雪的態度開始軟化。

每天總是被硬著拉到書店看書，慢慢開始，他也會跟阿慧談起各種類的書起來。

說到最近最火熱的小說，阿雪就顯得興奮，說到哲理的書，阿慧又會開始談起各種道理起來。

很快，每天到那個電話亭碰頭已經成為了他們的習慣。

每天自己又像是一份新的禮物一般，等待著，那個女孩來開啟。

她也毫不介意而這個只認識幾天的人分享一切。

談天說地，跟他一起就好像連另一個世界也能到達。

這感覺是什麼？是陌生的感覺嗎？但，這卻不令我討厭。

阿慧這樣思索著。

結果時間慢慢過去，阿慧出席思健學會的次數也漸漸少了下來。

但不一樣的是，阿峰卻比平時出現得更頻密了。

「請你們認真點工作呀！不然會趕不上進度的。」

聽到阿峰一如以往的催促，平日懶惰的彬哥也只能順著他的意做事。

剛剛手放下一份文件，轉頭又要做些手工藝。

剪紙，畫畫，塗顏色等工作實在不是這兩個男生的強悍，於是他們只是到處搬搬抬抬，邊看著另外兩個女生愉快的作藝術。

「什麼時候我們變成了表演的工作人員呀...」

聽到彬哥這句無力的抱怨，平日充滿正能量的班長卻一反常態，像是身心俱疲般輕輕拍打著彬哥的肩膀，像是立下無聲的控訴一般。

彬哥見狀，也只好繼續工作。

看到手上那隨便一數都超過一萬字的同意書，已經感到頭暈眩目。

「原來邀請表演嘉賓也有這麼多煩瑣的事務呢...」

看到紙上各種不一樣的程序，不旦要先邀請表演嘉賓，還得經過三次會議，提出要求，向校方申請資助，而且還不止一組表演嘉賓，於是彬哥也忍不住發出慨嘆，一邊是佩服著處理一切的阿峰，一邊是對於自己的無能感到悲哀。

「吶，班長，你知道嗎，原來邀請嘉賓還得經過三次會議，還要確認一堆有的沒的，我們開放日那次

原來也幹了這麼麻煩的事呀...」

班長隨手取來一份文件，仔細的打量著上面的條文，也不禁的感慨著。

「以前不會這麼麻煩呢...可能是上次的表演嘉賓放鴿子了，所以這次也比較嚴格吧。」

彬哥像是感到困惑一般，邊抓抓頭，又無力的癱倒在椅子上。

「嘛，聽說還有校外的人要來看表演，慎重點還是需要的吧。」

看著那愈走愈慢的時鐘，這看似悠閒的生活卻充滿了苦悶。

「果然做事還是不太適合我呢。」

「吶，阿彬。你看，好像還會邀請樂隊呢，名字是...」
手指順著拉下一找，又翻過幾頁，終於找到那個名字。

「先生樂隊。」

「這什麼名字？抄襲回來的嗎？」

彬哥看到如此滑稽的名字，不禁發出難聽的笑聲。

班長則一手壓在彬哥的頭頂。

「彬哥你這樣很失禮喔，說不定他們是原創的樂隊。」

也許有時候原創跟抄襲只是在時間上的分別，說不定研發出時光機就能變得富有了呢。

「好，有天我也要研發出時光機來！」彬哥這樣想著。

儘使有著很多的煩惱和工作，但有著時間讓自己發個白日夢。
其實事情也沒多壞嘛。

但時間明顯的在慢慢磨滅。

「還有兩星期嗎？」

想到這樣，彬哥就拍了拍班長的手臂。

「喂，班長，你不是要去買東西嗎？給我個時間吧。」

「欸，怎麼突然這麼積極...嘛，也好，就這個星期六吧，我再給你時間。」
沒人注意到班長已經在心裡的角落偷笑著。

那也難怪呢，會令彬哥買東西的人也只有一個而已。

結果卻不小心把眼光瞄到了阿盈的身上。
但傳來的心情卻不是別的，而是一種失落感。

對，只剩下兩個月而已。

也許這樣說吧。

正正是如此的一個地方，才會讓人有一直來的價值。
說到底，會有誰來這種地方呢？
也許只有清潔工而已吧。
因此總會有一對熱戀中的情侶到訪。
兩人總是深情對望，然後就忘情的激吻。

對，反正不會有人知道。

然後很快，在那個天色已暗的天空下，那個慢慢郁動的黑影，卻向某個地方前進著。
他只是提著一封信。

慢慢，慢慢，找到他想找的儲物箱。

而上面寫著的名字就只是普通的寫著李慧琪。

黑影轉身就走，而信也消失沒暗夜之中。

男孩子挑選的禮物會有意義嗎？

假日的車站，總是那樣的擠擁。
有時候也不禁在腦裡想著，「放假在家休息不好嗎」。
這樣的問題也許永不會得到解答，因為自己也正正是這群人的其中一分子。
儘使天氣早已轉涼了點，但如此的環境下也令彬哥流得滿身是汗。
轉身偷偷一摸后背，濕漉漉的手感令彬哥感到好不舒服。
這樣的他不斷在心裡咒罵著那個遲到的班長。

對呢，世上總有些人明明先提出外出的提議，卻總是遲到。
對了，那是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我們去燒烤吧！」
這樣慶高采烈喊著如此的話，好讓彬哥在心裡留下了一絲絲的期待。
翌日書包裡放滿了勞工手套，蜜糖，炭精，就連睡夢也滲滿了那香脆的口感。
總是背包沉重，雙肩顯得吃力非常，但男子漢為了與兄弟共樂，嚐些小苦也只是享受而已。

於是彬哥就背上背包，高高興興的以小碎步回校。

帶著期待回校的彬哥，卻是一成不變的課室。

對，那刻彬哥是不會忘記的。
「你在說什麼傻話呀？學校旅行早就過了喔。」
「那是開玩笑的啦！」

而那份同學臉上顯露的笑容，比一切都要無瑕純潔。
對，他真的是開玩笑的。

想到這裡，彬哥馬上把班長的臉容跟那位同學的臉進行了比對。
「我再也不會相信人了...」彬哥這樣想著，他瞳孔中反映著的，是那無力的自己，那憔悴的倒影。

在此之冚，那這一切盡收眼底的卻是從遠處慢慢走來的班長。
「你在這幹什麼...」
聽到班長的聲音，彬哥像是嚇到了一般，不自然的向後退了幾步。
「你...你怎麼遲到？」
「麻煩你看看時間好嗎？我這是叫準時耶，是你太早到了。」
「沒有辦法嘛...要遷就時間。」
看到如此說話的彬哥，班長也只能呆著看著他。

看著那興奮而情緒高漲通紅的臉。
「什麼嘛，你不是很期待嗎？」
班長這樣心裡想著，然後一把手就把彬哥給拉走。

走到旺角的街頭，人潮比起車站更甚，他們只能於人群間穿插。
好不容易，他們才能擠身到那佈滿紅白藍膠袋的街頭。
喧嘩的叫賣，琳瑯滿目的小鋪，充滿了陣陣的地道味道。

「嗯...阿盈會喜歡些什麼呢？」

「嘛，買點衣服的什麼吧？」

「所以說，彬哥你真不懂女人心。」

彬哥不解的望著班長，他卻擺出一副充滿自信的表情。

「買衣服的話早晚她也要扔到洗衣機裡面去，所以我們得買一件永遠在她身上的禮物才行！衣服太實用了。」

「喔！換言之買完全不實用的禮物就對嗎？」

彬哥像是了解到些什麼，好奇地問著班長。

「可以這樣說吧？」

說著說著，他們就走到了一間看起來沒有太大特色的地舖，但裡面裡個小盒子都放滿了小膠珠，又或者是不一樣的繩結。

「這是...要自己造的吧？材料舖？」

說著說著，彬哥就隨手取起了一顆膠珠，仔細打量打量，發現其質量還算相當不錯，不仔細看其實也不太看得出是一顆膠珠。

轉眼一看，卻是認真瞄著材料的班長。

彬哥先是訝異看到如此認真的班長，接著是一記微笑。

「你這不是很認真嗎？要努力喔。」

彬哥這樣想著，看到班長如此認真的為著自己喜歡的女孩子買禮物，總感到心頭裡流進了一股溫暖的感覺。

走著走著，卻有另一件禮物吸引了彬哥的眼光。

那是一對天使的翅膀，是陶瓷造的，造工不算精緻，但造型卻非常不錯。可惜上面有些髒了，稍稍用布料一擦，看起來又像是新的一樣了。

看著手上這小玩意，彬哥腦海裡像著的卻是另一個人。

「對了，她上次也買我零食了，要不也買份什麼禮物給她吧？」

想到婷兒，彬哥久違的動了消費慾，隨手就把禮物送到收銀處。

不久，班長也走到彬哥身處，手上拿著一條看起來相當不錯的項鍊。

是一條不像是一個男孩子親手造出來的首鍊，有著繽紛的彩色，卻不會俗氣，更甚一條精緻的手織繩。

「曄，這是你做的喔？」

「嗯，希望她會喜歡吧？」

就這樣禮物們都被放到那個小小的紙袋裡，但裡面裝著的卻是不一樣的感謝之情。

「吶，班長喔。」

「怎了？」

「說起來，我們也快要畢業了吧？」

班長只是點點頭，他們依然並著肩而行。

「如果我問你，中學完結你會有什麼感覺，會很奇怪嗎？」

班長只是低下頭一笑，然後開口回答。

「不會吧？我從很久以前就知道彬哥你最愛這個地方了喔。」

彬哥聽到了連忙揮著手拒絕。

「你別亂說話好嘛！」

「我知道的喔，現在的你跟以往的你有很大的分別，現在的你願意去為別人做些什麼。」

彬哥想起了陳老師那一番同樣的話。

這是一件好事嗎？

彬哥這樣想著，然後繼續前行。

畢竟，不久前的他只是一個會被鎖進學校的男生呢。

「吶，那邊那個男孩子是...」

班長突然喊停了彬哥，彬哥也隨即向班長手指的方向看去。

不會錯的，是阿峰。

「想不到阿峰也會來逛旺角呢？」

「嘛，放假出來買些什麼東西也很正常吧。」

彬哥點了點頭，手握著那份禮物，繼續深思著那個永不完結的答案。

離開溫室的自己，到底，會是什麼模樣呢？

同一首歌，兩種意義 (updated)

「文學少女？你喜歡這套書嗎？」

阿慧指指阿雪手上緊緊握住的文庫本，看起來像是已經有段時間了。
但不變的是那舊黃的紙頁上依舊留下動人的字句。

阿雪卻看得入神，阿慧看到他那笨極的模樣竟沒有生氣，反而是淘氣的一記粉拳把阿雪從那名為「書」的世界中拉扯出來。

「不好意思...剛剛太入神了，抱歉，你說什麼？」
阿雪難為情的回答著。

「沒啦，只是覺得有點好奇，你竟然會喜歡這種小說呢。」

說罷，阿雪即擺出一臉期待的樣子，一手把書合上，開始說著：
「文學少女可是一套很完整的作品呀，它會從以往的一些名著作為藍本，再與當中的作者進行劇情的發展，故事真的很令人入勝...」

阿雪看起來像是變了個人似的，比起平日的他，現在他竟然滔滔不絕的講述著這套小說的劇情。

「你真的很喜歡這套書呢。」

阿雪好像感覺到自己說太多了，於是立即低下頭來，害怕令阿慧留下不好的印像。

「話說回來，真佩服你能找到這個地方呢。」
「嗯...這裡是一所我很喜歡的舊書店，小時候的時候我...無意中就發現了這個地方，就一直來這邊看書了。」

看著那殘舊的風電扇，發黃的書架，竟卻發出陣陣古舊書香，總算是一種古色古香，反而更令沉醉於書的世界。

「是嗎？你小時候家附近沒有圖書館嗎？」
阿慧打趣的問著。

「...嗯。」

「那真是可惜呢，小時候我很喜歡去圖書館喔。」

「嗯。」

「嘛，長大了也該轉換一下地方啦！」阿慧對住阿雪愉快的擺出了笑容，阿雪也以微笑作為回答。

在她那瞳孔中反映出的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看書的男孩子嗎？

阿雪這樣想著。

「也對...長大了也該轉換一下地方，也不應該總是待在以前的地方。」

「嘛，反正這邊看書也滿放鬆，對吧？」

阿雪滿意的點了點頭。

「雪絨花。」

突如其來的名字，好像嚇到了阿雪的樣子，他吞了吞口水，像是害怕著甚麼的樣子。

「有聽過這種花嗎？」阿慧道。

「犧牲的愛。」

比起腦袋，阿雪的嘴巴已經先動起來了。

正當阿雪在擔心自己說了些奇怪的話時，阿慧卻露出了那從未顯露過的笑容，想必那必定只有她親近的人才想看到的吧。

「我很喜歡這種花喔，你知道嗎，從前的男孩都會去採這種花給喜歡的人，代表著自己的勇敢...還有那種敢願犧牲的思念。」

「犧牲的思念...喜歡...？」

阿慧好像意識到自己說了些莫明奇妙的話，立即用書本掩住了臉容，連忙道歉著。

「對不起！說了些奇怪的話...」

「沒有啦，沒關係。」

阿雪也識趣的回答著。

「為什麼會突然提起這種花呢？」

他好像在無意識中嘗試著試探著甚麼。

「覺得...跟你講話的時候很親切，讓我回想了起那段回不去的童年。」

阿慧那通透的瞳孔，像是注視著往日那令人感嘆的過去。

「小時候呢，我有一個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他笨拙，整天弄東倒西；他害羞，整天低著頭；他更溫柔，經常幫我這個常受傷的笨蛋包紮。」

說著說著，阿慧把自己的右手伸出黎，指過前臂一個顯然是比較淺色的部分。

「以前我被流浪狗給追趕，他還替我趕走那頭狗呢！想起來，他還真勇敢！」

「不是的。」

阿雪口中喃了幾句，但阿慧看起來沒有聽到。

「現在...現在還有跟他有聯絡嗎？」

阿慧只是苦笑。

「沒有啦...然後家裡發生了點事，我就沒有再看到過他了，可能他已經忘記了我吧。」

「怎麼可能！」

阿雪打斷了阿慧的話，阿慧卻不解的看著他。

「不是...我是說對他這樣重要的人，他不可能會忘記的。」

聽著聽著，阿慧愣了一下，然後又忍不住大笑。

那是毫無儀態的大笑，那個校園魔術師竟然在自己眼前顯露出如此拙態，好讓人哭笑不得。但對阿雪來說那卻是失落許久的親切感。

「所以我們成了朋友了嗎？」阿雪不禁這樣心想著。

阿慧雖然是學校的明日之星，但她其實也只是個如此普通的女孩。

喜歡閱讀，沉迷思考，就跟你與我沒甚麼分別而已。

但她不一樣的卻是總是流露著那不願向前看的眼神。

也許阿雪自己也沒有料到，自己會做出如此的舉動。

「這是我的電話號碼，有空就...請找我聊聊天！」隨即而來的是一張填了號碼的白紙。阿慧看到像是不懂回應似的，只見她緩緩的伸出手去，把紙收到自己的口袋。

然後送了阿雪一個至今他看過最美的笑容。

隨即，一陣音樂剛悄悄傳來，不過一會兒已經佈滿了整個書店。

他們看起來就像是被這音樂吸引了住的，只懂呆坐在原地，入神的細心品嚐著這音樂。

每一種音色，每一下節拍，每一下弦音也深深滲透到了他們的腦海當中，尋找著那名過過去的回憶。

「這首歌...很熟悉很熟悉...。」

阿慧很自然的說出了這句話，眼睛卻是看著別的地方，像是看著那遙遠的過去。阿雪也看到了她那眼神。

「這首歌...很普通吧？只是一些舊歌而已。」

「是什麼歌？」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對，對她來說，可能這是一首充滿回憶的歌，但對他來說，這，也許不止只是一首舊歌而已。

就這樣，一個普通的下午就隨著音樂渡過。

一男一女，只是閒暇的讀著手上的書，想著別人的故事，渡過自己的生活。

好像有話要說，但壓下來的卻是自己。

所以說到底，這首歌對阿雪來說只是一種普普通通的舊歌。

一首毫無特別的舊歌。

「She knows it's too late as we're walking on by」

剛好拒絕的期許

兩人背對背而去，她也許期待著挽留，他也許期待著離開。
但他們卻不約而同拒絕了自己的期望。

阿雪向她的背影望去，阿慧也只是普通的走了。

「你還有在聽嗎？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天氣漸冷，時針只是剛好走到七時，天空看起來已是一片黑了。
只有絲微的街燈映照著阿慧的臉頰，緩緩的走過與她只身之影有著強比的街道。

她扭開門把，本應進到室內身體該得變和暖的，但阿慧卻沒半點變化。

「小慧，你回來了嗎？我做了你喜歡吃的喔！先去洗手等著吧。」
說話是的阿慧的媽媽，她興奮的說著，像是等不及想送出自己的關懷。

阿慧隨便回應了幾句就回到房間，又從口袋出取出一大串鎖匙，總算是把門給打開。
「我這樣，是交到了朋友了嗎？」
她不禁這樣自問。

「阿慧你好棒喔！」「你是爸爸最乖最好的女兒！」「前輩好厲害！」

這麼多年來，阿慧比當初的自己努力了許多，想把自己打造得更好。

為了追趕和逃避以往的事。
「我得變得更出色，更多人認識我才行，這樣我才能...面對新的自己，及忘記過去的事。」
所有的所有，來自那一個傍晚。

「集團企業家女兒慘遭綁架」
十三年前，她被帶到了一個地方，一個小孩子無法應付的地方。

69天，1656個小時，是她被綁走到獲救的時間，那段期間，她甚至開始可以感受到秒的流逝。

人總是說，時間能治療一切。
但這十三年間，不斷折磨著阿慧的卻是那從未消散的記憶。

在那整齊的書櫃裡，有一個角落卻像是經歷過重重歲月的洗禮。
上面的書本明顯開始汎黃，灰塵堆積得厚如山。

阿慧卻突然心血來潮的想取出其中幾本來讀一下。

隨手取出的花的圖鑑，上面有著向種醜陋的字體，錯漏百出的文句，但她卻看得好不入迷，上面的花卻不像其書外表般，所有上面的內容都停留了在十三年前的那個空間。

直至她看到了「雪絨花」的那一票。

阿慧像是凝住了似的，隨即而來的是一行行清淚。
「我好想你，阿風。」

阿慧突然想起了剛剛阿雪給自己的紙片，想了好久又好久，把手機取出又放下。
最終她深深吸了回氣，按下了綠色的按鈕。

阿慧緊張得滿面通紅，想著等下要對他講些甚麼。

「果然...還是謝謝他吧。」

但伴隨而來的幾聲電流聲，明顯是短路的跡象，隨即房間被漆黑掠過。

「咻」物品倒塌到一地的巨響傳滿屋。

「嗚...呀...呀！」

「小慧，小慧，你怎麼了？」

她到底在看著甚麼？

「不要...我...我害怕黑色...救我...」

女人立即翻開家中所有抽屜。

「不是說有改善，不用吃藥了嗎？天呀...」
女人著急的把家中最後的藥片塞到阿慧的口中。

只見阿慧滿眼紅絲，頭髮散亂，女人立即將她擁到懷中。

「沒事的，沒事的...」

手機傳來的震動把在仍在車上熟睡的阿雪給吵醒。
「6859 5163」如此陌生的號碼，想必阿雪也從未見過。
而阿雪也沒有放在心上，只是轉向望著車外的景色。

「雪絨花嗎...」

有時候，他也會這樣問著自己。

---仲唔入黎傾下計？---

雖然我知道我篇故事一直都唔算好多人睇，但係我覺得都係一種交代黎既，因為我相信其實有人睇緊嫁（希望係）

如果你有睇既話記得係下面留下言比我，我100%會回嫁

其實前排潛左好耐水，但係我一直都無諗過爛尾，但係有動搖過點寫既，依家真係好認真要埋尾啦!!

好希望如果之前一直有睇既讀者原諒我!!我唔會比佢爛尾!!

(雖然速度不敢保證...)

其實睇返一開始寫果D野，有好多好多都好唔得

講起其實呢篇野都已經好耐歷史...不過話曬都係小弟第一次認真諗住寫一個故事，所以小弟都會努力寫埋佢嫁

再講記得留言比我!! 多謝讀者們~

久田未來